

电影剧本

作者：曹禺

曹禺全集

曹禺全集

电影剧本

曹禺 著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00K00.com.cn 和/或 www.B00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00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00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00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 Inc. 的商标。

艳阳天

一九四八年

人物表

阴兆时律师——即“阴魂不散”。

阴堇修——他的侄女，新闻记者。

阴太太——阴兆时的妻。

魏卓平——惠仁孤儿院院长。

马弼卿——即“马屁精”。

周秉望——就医生，阴堇修的朋友。

金焕吾——富商。

杨 大——金焕吾的亲信。

姚“三错”——阴家楼上的妇人。

“员外”——姚三错的丈夫。

翘 翘——孤儿，女，五岁。

小牛牛——孤儿，男，五岁。

小眼睛——孤儿，女，六岁。

老 熊——三轮车夫。

胡驼子——金焕吾的保镖。

保姆。

杨大的同伙们。

三轮车夫们。

孤儿们。

殡仪馆的人们。

送纸钱孝衣的人们。

第 一 本

“ 律师就管到我头上来啦！”

秋天的深夜，某大城住宅区一条寂静的马路，路旁树叶未脱，交织着黑黝黝的树影，稀疏街灯的灯光冷漠地洒在路中，两旁的楼房多半都隐翳在黑暗里。这时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从昏濛濛的路口拐出一辆三轮车，车子空空的没有乘客，也看不见踏车的人，在这冷落僻静的路上像一个荒诞的魅影诡怪地向前移动。缓缓地在靠近一座铁门前的街灯下，车子紧贴人行道停住，车夫老熊（一个憨厚老实而有血性的年青人）坐在脚踏板上，车座上放着两小捆木柴。他勾着头向车下探望了一下，站起身把围在脖子上的旧毛衣扔在车上，蹲着收拾脱落了的车链。

他很快地就把链条搭好，刚要站起来，忽然一只粗大的手掌拍在他的肩上，他惊恐地回头。看见戴着黑毡帽的胡驼子（富商金焕吾的保镖）向他狰狞地盯视。

胡（伸出手几乎碰着老熊的脸，奸笑）巧啦！

熊（想不到，望望道旁铁门）驼子，你住这儿？

胡（没搭理他）钱呢？

熊（从腰带上打开一个旧皮包给他看，空空的。）

胡（抓住熊的肩）那一半你还不给！（伸手要摸家伙。）

熊（也迅速从车上抽出一根木柴，气势汹汹瞪着他。）一个苍

哑的声音（低促地）驼子别吵！

胡（回头望）

〔树叶遮住路灯，昏暗的铁栏门口巴着一张丑老头的脸。丑老头（森严地）别吵！老爷还在这儿会客呢。

胡（转过头，对老熊）滚，明天早晨说，（使劲推了一把车子）推走！

熊（咬紧牙，放回柴棍，骑上车踏走。）

〔树影下，胡驼子在铁门前的人行道上来回巡行，他抬头向上望，停住脚步。

〔铁门里的大楼也黑漆漆的，只有二楼角落上的一扇窗子由窗帘缝射出一道灯光。

〔二楼角上这间屋子，是富商金焕吾接见熟朋友和亲信的小客厅，陈设相当考究，深色暗花墙壁，厚重的丝绒窗帘低垂着，除了屋中间一套皮沙发，靠窗放的书桌，以及几把椅子之外，都是些红木紫檀家具，雕花的半圆桌，条台矮桌等。近门旁一个大落地收音机，靠收音机的墙上挂着一个大时钟。长沙发后面立着一个红木镶彩色寿山石楼台人物的屏风。地毯几乎铺满了全屋，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声音，壁炉架上放着几件铜器，其他台子上也都放着一些古董和花瓶。墙上挂着的也是和屏风的花色一样的红木挂屏。屋子当中的电灯没有捻开，只有站灯台灯和门边的壁灯开着，放出不耀眼的光，因此，上半截屋顶和角落都是暗暗的。

〔沙发前矮案上有香烟烟具和三杯盖碗茶。〕

〔金焕吾——一个富商，曾经在敌伪时期任过要职，胜利后就隐姓埋名做着大规模的囤货生意，手下还有一些当年的亲信爪牙，那邪恶的潜势力多少还有一部分存在，不过改变了方式，依然时常施展他们的余威。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中等身材，有点胖，厚厚的眼皮下垂着，形成一对三角眼，掩藏着冷峻的目光。穿长袍西装裤，脚上尖头皮鞋擦得光可鉴人。他靠在单人沙发里，两只脚架在一只棉凳上。〕

〔杨大——金焕吾的亲信，根底粗野，不学无术，生性暴戾冷酷，配合着他的武断和狠辣，显出办某些事务既能干又迅速，因此得到金焕吾的赏识与信任。瘦高个儿，长脸。黑黑的细眉毛，压着一双突出的金鱼眼，看起来又呆板，态度骄横。穿长袍。他坐在暗处一张椅子上。〕

〔马弼卿——外号“马屁精”三十二三岁一个穷书生出身，为人苛薄狭小，没有品格，贫困潦倒更驱使他走上无聊卑下的道路。善拍捧，各处攒混，最近由杨大介绍给金焕吾办事。天生一副俏薄瘦小的外形，黄黄的眼珠时常是飘浮不定的，他穿着一件有些败色的绸夹袍，孤零零地正襟危坐在那张大皮沙发当中，显得渺小萎缩。〕

〔收音机正放着苏州弹词，声音很低。〕

金（金焕吾简称，从沙发上坐直，清了清嗓子，两脚从棉凳放到地上，移一移姿势像要说话的样子。）

马（马弼卿简称，注视着金，欠起身来，又望望杨大。）

杨（杨大简称，端坐不动，绷着脸，向前直望着。）

马（又坐正。）

金（望望收音机，有点不耐烦）。关上。

马（立刻要站起过去关。）

杨（同时，慢腾腾地走过去关上。）

马（见杨去关，自己又坐下，望望金。）

〔钟声滴达，马和杨大沉着地望着金焕吾。

〔电话铃声。

〔随着电话铃声，我们看见一间铅皮顶破敞的货棚里，层层叠叠堆放了一捆一捆的纱包和木货箱，棚顶木架上压着两盏铁罩电灯，只开着一盏。灯光昏黄，在货与货之间空隙的墙壁上安着一架老式的电话，电话下靠墙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张货单和一支铅笔。

〔棚中站着两个衣着考究，商人模样，带点流氓气的男人，一个

穿着式样时髦笔挺的西装，一个穿中装，皮鞋。

〔穿中装的男人正站在小桌前，两手支在桌沿上看着货单。穿西装的男人在打电话。中装男人看着西装男人打电话。西装男人（恭谨地）是金先生吗？是，货都弄妥了，这个地方恐怕是不能久搁，最好早——哦——哦——就等您找着放货的地方。——

〔小客厅里。

金（站在写字台边接电话））是啊，嗯，正在讲，就在这几天，
嗯，

（挂上电话坐回沙发上向杨）杨大！那孤儿院确实地点好？

杨（站在收音机前）不惹眼，四周围都是些小家小户的。

马（热衷地）并且靠码头又近。

金（很快地瞥了马一眼，又对杨）那么我们无论如何把这孤儿
院买下来，（低沉地）用什么方法都成。

杨 是。（决断地）能在三天以内最好。

马（谄媚）是。那院长倒是好说话。

杨（冷酷地）他不好说话也得成。

马 是啊！不好说话也得成，（殷勤地）您放心，这事好办，
（又看看杨）就是那个姓阴的捣蛋，专门多管闲事。

金（抬身拿烟）哪个姓阴的？

马（连忙过来从身上摸出洋火。）

金（已经拿过几上的自来火，点着了烟。）

马 他是个律师。

金（不经意地擦亮了自来火，又弄熄丢在几上）律师就管到我
头上来啦。

马（赔笑）就是啊！

〔钟敲一下。

马杨（同时回头望钟。）

金（打一个呵欠。）

杨（望马一眼，马回望一下）金先生，我们走了吧？

金（点点头）好，你们走吧。

〔马拿起身边沙发上的帽子，抢在杨前，向金鞠躬。

〔金微微欠身，他们转身走了两步，马不觉回头向金深深鞠躬，金点点头，他回身向门走。

金（欠起身来）啊！马先生，还没有请教你台甫。

马（赶过来）马，马弼卿，（又弯腰）金先生您多栽培。（向后退，杨立门前开门，二人望金。）

金（皱眉沉思。）

〔马退，杨随在后面轻轻把门关上。

〔他们退出客厅门外，马弼卿满脸感激知遇的表情，杨大冷冷地望着他，摆首示意下楼。

马（对杨低声赞叹）真是个人物啊！

杨（低声轻蔑地）走吧。

马（还沉浸在方才的情景里。走了两步忽然回身）哎呀。

杨（低声）什么？

马（急急）帽子，我的帽子。

杨（从马手上抢过帽子给他盖在头上。）

马（赧然）谢谢，谢谢。

杨（睨视，由身上掏出皮包，取出一张本票，递给马），喏，这是金先生给你的。

马（喜出望外，犹疑着接下来）啊！我的祖宗爹！两千——

杨（倨傲地）万！

马（将本票珍重地收在怀里。）

〔马杨二人下楼走到院中，黑幽幽的只有铁门外的路灯隔着树叶投进一点光影。〕

杨（低沉地）马屁精，明天到孤儿院谈房子，别又叫“阴魂不散”给坏了事。

马（得意忘形）“阴魂不散？”哼，瞧我的。

〔丑老头锵朗一声拉开铁门上的小门，马先逡巡走出，杨大随后。〕

第 二 本

“跟咱们这位青年学学。”

我们逐渐望见一幅一幅的远景：——

清晨，秋高气爽，晴空如洗，耀目的阳光照在一片犬齿交错的街道上。栉次鳞比的矮屋顶，像海滩上的贝壳散乱地排列着。又是一条卑陋的街巷，老旧的屋子，纷乱破烂，旁边散布着歪歪倒倒的棚户居处。

一家棚户的门前，三个三轮车夫围着胡驼子，谛听他说话。胡驼子提着一块猪肉和一只装满钞票的线网。他们面上显出焦灼而紧张，身后放着三辆空三轮车，老熊坐在三轮车座上，盯视胡驼子，身边站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胡（狞恶地瞥了老熊一眼，转向其他的三轮车夫）你们的牌照都有了，老子不是白替你们跑路的，别人的牌照钱都早给了，（指指）现在就剩下你们这四个不漂亮。

三轮车夫甲（鬓角斑白，望望身边的车夫，温和地）不，不是不给，我们实在是……

胡（逼近伸手）拿钱吧。

三轮车夫甲（又望了他们一眼，踌躇一下，掏出一束钞票，笑着说）少交一点成不成。

胡（没有理他，一手抢过来钞票，转向三轮车夫乙）你呢？（匆匆一数，把钞票放在线袋内。）

三轮车夫乙（从身后取来一搭钞票，递给他，恶声恶气）点点数。

胡（点着数，同时对三轮车夫丙追讨）嗯？

三轮车夫丙（由三轮车椅垫下摸出一叠钞票）看清楚，三十万。

〔胡驼子接下钱，放入线网，走向老熊。老熊端坐不动，等待他走来，抱着孩子的妇人不安地紧紧靠近老熊。〕

胡（对熊）怎么样？

熊（倏地立起）怎么样？

胡（挺起胸）你说怎么样吧？

〔熊正要和他争论，那妇人连忙插在他们中间。〕

妇人（把钱塞在胡的手里）胡大爷，您老人家走吧？

熊（棱了妇人一眼，愤愤不语。）

胡（把钱一数，放在线袋内）妈的，尽些烂票子。（回头，一条野狗伸出舌头，贪婪地望着他手上的猪肉）你也想吃老子的肉。（一脚踢开野狗，那狗嗥的一声跑走。他回首狞望着老熊他们笑说）下次有买卖再来找我。

〔胡洋洋自得地走开，他们围拢来，望着胡的背影，脸上罩满了疑虑。〕

三轮车夫甲（喟叹）钱算给清了。

三轮车夫乙（詈骂）戳娘的。

三轮车夫丙 得了，拉生意去吧。

〔乙丙二人骑上车愤愤然踏走。

熊（不理他们，对甲）我看不大对。咱们找位先生家问问，别再上他的当，走，张大伯。

三轮车夫甲 找谁呀？

熊（指着）不远，就在前面，阴律师家！

〔他们的视线越过一片矮屋顶远远望见一根竖着的旗杆，杆上国旗在微风里飘扬。

〔渐近，仰望飘扬的国旗衬着清晨晴朗的天空和一片白云，我们听见一声儿童嘻笑奔跑的喧哗声。镜头下移，旗杆柱石的周围是一片操场，孩子们正在高兴地游戏。

〔大门边有一个“惠仁孤儿院”的木牌，进门是一条石板路，向左一拐便是操场，操场后是一所简单而整洁的二层楼房，一个工友摇着铃走出，又由台阶下来，转进侧面小道，向屋后走去。

〔翘翘——一个活泼可爱的五岁的小女孩，头顶翘着两条小辫，她正对着稀疏的竹篱孔眼向隔壁的庭院好奇地窥视。

〔竹篱只有半人高，那面是一家小小的庭院，院中有两三棵洋槐树，栽着一点疏落的花草，穿过竹篱还可以望见那屋子的半个走廊。

〔从庭院这边望见翘翘的小圆脸巴在竹篱上，乌黑的眼珠一溜一溜地闪烁着欣喜和顽皮，她要忍而又忍不住地迸出断续吃吃的低笑，脸上是高兴又怕被人看见的神气。

〔由她的视线望过去，我们看见：

〔律师阴兆时——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外表似瘦弱实际很结实，一副和善而有点幽默的脸。他轻财仗义，专好为人打抱不平，对穷苦无告的人们尽力加以援助，对不合理的事尽可能地加以阻拦，因此多少人感激他，也有更多的人厌恶他恨他。这些人总是称他为“阴魂不散”的。他乐天达观，也有一点玩世不恭，落拓不羁。他做律师的收入很少，甚至于有时不够温饱，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尽义务，所以多年来一直是穷困，日常生活是非常俭朴的。

〔他不修边幅，不注意整洁，对一切琐事都漫不经心，最喜欢孩子和朋友。现在他穿着旧法兰绒西装裤，厚布短夹袄，蹲在院中练太极拳。

〔他慢悠悠地运着气，两只手臂划着舒展的圆圈，垂着眼皮，眼归心，心归太极，玩味着清晨的气息。

〔阳光照着他的脸，煞有介事地把垂着的眼皮渐渐闭起，专心地打着拳。

〔竹篱那边传来了一阵悦耳的钟声。

〔他睁开眼，眼中闪着乐天的神采，习惯地停止了动作，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用黑丝线捻成绳子系着的旧怀表，斜着眼向上谛听悠扬的钟声。

〔孤儿院操场里，钟架上的小钟在摇摆着。

〔他慢条斯理地打开表盖，对准时间放回口袋。又缓缓地伸出

双臂，左右转动，轻松得近于舞蹈起来。

〔近耳处，听见一串孩子的咯咯的笑声，他依然继续他的动作。

〔笑声更响亮了，他眼珠一转，由眼角望出去，不自觉地停留在一种天女散花的姿态。

〔从竹篱隙孔里望见翘翘，分开两条小腿，握着两个小拳头向前伸着，也在一本正经地学打太极拳。她后面一群孤儿们正向课室奔跑。

〔阴兆时不动声色地瞟了她一眼，还是沉心静气，很“优美”地打他那“阴”式的太极拳。一个金鸡独立，再放下脚缓缓地蹲下，两手向天一举，眼随手掌，双手落地；一个鸭子扑水，又慢腾腾地站起来，结束了他的太极。他转过身，一只手慢慢伸入口袋里掏出一个月饼，眨着眼，故意做出一副捉弄人的神气，慢腾腾地向前探，像老鹰预备扑食。

〔翘翘望见他的模样，忘记了学太极拳，只张着一双小手臂，又惊又笑地向后退。

〔我们听见小狗吠叫。

〔翘翘张大了小嘴，断断续续地咯儿咯儿地笑，她弯腰拾起小石头做出要打的样子。

〔小狗忽然咆哮起来。

〔翘翘吓得几乎要扔下石头，但还是笑着。

〔近竹篱，阴伏在地上猥猥然装着小狗跳跃，忽然狂吠一声，

他扑上去。

〔翘翘大叫，扔下石头就跑。〕

阴（阴兆时简称，立刻站直，摇着月饼笑嚷）翘翘月饼，吃月饼。

（见翘翘已经跑了，就把月饼向嘴里放。）

一个少女的声音（笑责地）叔叔。

阴（回头，把月饼从嘴边放下。）

〔阴堇修——阴兆时的侄女，做新闻记者还不久，今年刚满廿岁，简单，纯真，聪颖，自负，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知后悔，四五岁时父母相继故去，就跟了叔叔婶婶，他们爱她像自己女儿，珍视她，娇纵她，把她当男孩子教养。从来没受过委屈，受不得委屈，甚至看见别人受委屈她都不好过。天性淳厚，和蔼亲人，豪爽处颇像她叔叔。她健康活泼，生得不顶漂亮，但是一双黑而伶俐的大眼睛含蕴着天真、勇敢、任性和逗人喜爱的稚气——轻盈地跑下台阶。〕

堇（阴堇修简称，笑嘻嘻地伸手）月饼给我！

阴（顺从地笑嘻嘻把月饼递给她。）

堇（接下，靠着竹篱向那边叫）翘翘！翘翘！

〔翘翘羞涩地咬着指头，踟躇一下，蹑蹑着走近竹篱。〕

堇（伏在竹篱上，递出月饼。）拿着，翘翘！

〔翘翘憨望着，不好意思接。〕

董（探身，把翘翘放在嘴上的手指轻轻移下来，月饼塞在她小手掌里）乖孩子，快上班去，待会我从报馆回来带糖糖给你吃。

翘（忘记了不好意思举起月饼）阴姑姑，分不分给小眼睛跟小牛牛他们吃呀？

董（粲然）对，乖翘翘！

阴（霎霎眼，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月饼。）

董（没料到）叔叔！

阴（有点忸怩地傻笑，探身把月饼放在翘翘另一只手上，指点着）这块你一个人吃，这块给小眼睛跟小牛牛分。（拍拍她的小屁股）走喽。

〔翘翘高兴地跑了。〕

一个老人的声音（慈蔼地）慢点跑，摔着！

〔阴、董，抬头望。〕

翘（止步）院长。（两只小手举着月饼，匆匆点头式的鞠了一躬，依然地跑着进了课室。）

〔魏卓平——五十多岁，惠仁孤儿院院长，饱经风霜的老人，瘦小，面貌生得慈祥，清俊，但较实际年龄还显得苍老，透过远视镜，一双昏翳的老眼看来微感凄苍怅惘而又很温柔。是一个古道心肠的好好先生，没有足够的坚强，遇事主张委曲求全。经历了人生的千山万水使他对一切更萎缩冷漠。他和阴兆时各方面都显然绝对地不同，但他们都是多少年来最知己的好朋友。他穿着半旧而整洁

的中山装，站在课室外走廊上，举着一个葫芦瓢，笑咪咪地望着翘翘。

魏（魏卓平简称——点点头，爱怜地）慢点，翘翘；（自语）这孩子，（回头对阴和董开玩笑地）你们爷儿俩真会惯我的孩子们。

〔隔着竹篱、阴、董二人站在那里。〕

董（亲热地）魏伯伯，他们真好玩！

魏（笑嘻嘻）那我都送给你好不？我正愁着没办法呢。

阴（扶着竹篱）别愁啦！世上没有走不通的路。你花浇完啦？

魏 哎！（放下瓢）浇完啦！（搓搓手掌）你拳打过啦？（从瓢里捧出水洗洗手。）

阴 打过喽！（摸摸肚子）过来陪我喝碗稀饭吧！

魏（撩起衣下襟擦擦手）今天早晨不来喽！

阴 那就晚上见。

魏 晚上见。

阴（手不在意地伸进口袋）咦！又一块。

董（瞪着月饼！）您……

阴（掰了一半给她，自己留半块，向嘴里放。）

董（莫奈他何）哎呀！您还没有漱口呢。

阴 吃了再漱，保存元气。（月饼一下进了嘴。）

董（笑）叔叔！

阴（吃着月饼）干嘛？

董（忽然想起，顺势）叔叔，又有一件事我……

阴（早已猜到）你又给我惹上事啦！是吧？（故作严重）今天早上你婶婶可还在唠叨你好管闲事来着！

董（伶俐地）这次可不是我，人家都知道您好——（眼珠一转）好打抱不平。

阴（翻翻眼）谁说的？我没那么大气性。

董 这一带三轮车夫，昨天报馆派我去访问过他们。（有点畏怯，又似乎是惯例）叔叔，我可又叫他们来了啊！

阴（有点没料到）你这孩子！（虚张声势）你婶婶要是知道喽——（忽然）你婶儿呢？

董 婶婶买菜去啦！大概还没回来吧。（不觉朝屋后望望。）

阴（敏捷地）走！快到后门去拦住他们，别又叫你婶儿看见他们进来。（抬头。）

〔阴太太——阴兆时的妻子，三十多岁，有一点平庸的胖胖的妇人，胆子小，没有主意，但是她有一副好心肠好脾气和爽直性情，勤俭吃苦，终年为这个简单的家忙碌着，这时她正站在窗前。太（阴太太简称，笑着）你们还不进来吃稀饭？

〔阴迅速地做了一个鬼脸，叔侄二人都没料到，互递一下眼色，笑着进屋。

〔阴家书房与卧室连着的一大间，里头毗连卧室的是阴兆时的书房，走廊头的落地玻璃门关断了，挂上帘子，前面放着书桌，桌

前一把转椅，桌上挤满了书报杂志笔墨砚。沿墙放着书架，书柜，窗洞上端架起隔板摆着书籍杂物和一叠叠用绳子扎好的书报纸，书架前有小方桌，靠背椅，日本式蓝坳炭盆里插着一些纸卷，画轴和油纸雨伞。壁炉架上摆着阴兆时平时搜集的各种瓶儿罐儿小泥人等。墙角有一米缸和两个泡菜坛，满屋拥挤却收拾得很整齐。外头算是客厅和吃饭的地方，摆着旧的长沙发，圆桌，帆布躺椅，矮桌等，前面两个落地玻璃门通走廊，旁一门通过道，后面一门通厨房。

阴（一跨进门）太太，今天早上好啊！

堇（跟着乖觉地）婶婶，您今天起来得真早呀！

太 你们爷儿俩今天哪来这么多礼貌？

阴（预备漱口）你菜买回来啦？

太 买回来了。（莫奈何地）一进厨房，你的主顾们都来啦！

堇（色喜，天真地）那一定是老熊，叔叔！那个三轮车夫，我昨天访问过他。

阴（意含申斥）堇修！（对太太体贴地）太太，我去叫他们走！

堇（热心忽略了一切）请他们到书房来。

太 我的小姐，你叫我收拾收拾这屋子吧，你们这叔侄两个呀！……

〔阴微笑着走向厨房。〕

〔厨房里老熊和三轮车夫甲站在通后院门口，三轮车夫甲靠门框站着，老熊背朝里，脸对院子。〕

〔一位穿破旧衣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低着头坐在灶边小板凳上。

〔一个穿粗蓝布对襟短衣裤，满头满身锯末灰，跛了一只脚，十一二岁模样的小学徒，站在门后近墙角处。

〔四个人都沉默地等待着。

〔小学徒叹了一口气，侧身低着头倚在墙壁上。

〔阴兆时进来站在门口石阶上。阴(口气中有请他们走的意思)
对不起你们诸位。——

熊 (返身。)

三轮车夫甲 (转身注视阴。)

老妇人 (抬起头用手掌擦抹一下模糊的老眼。)

小学徒 (站直，又退到墙角。)

熊 (上前) 阴律师。

老妇人 (老态龙钟地站起来) 救苦救难的阴律师。

小学徒 (委屈地哭起来。)

阴 (再也鼓不起勇气请他们走路) 你，你们说吧。

〔书房里面董修和阴太太在收拾屋子。

董 (匆匆擦一下桌子，丢下抹布就要向厨房走) 我去看看去。

太 (弯腰把灰扫在簸箕里，站直) 董修！

董 (站住望着阴太太。)

太 不是我好唠叨，做好事我哪有不愿意的，你叔叔好帮人忙，

我看着也高兴（向厨房走）就是现在这个年月，好人真做不起了。

董（一面听着一面从阴太太手中拿过簸箕。）

〔二人走到书房门前，阴太太推开门。

太董（惊讶）咦？

〔厨房里空空地不见人影，后门开着，灶上的水壶滚开了，壶盖被热气顶着一掀一掀的。

〔马路旁一家小木匠铺门前围着十几个人看热闹。

〔阴向木匠铺掌柜的呵责。掌柜的是个大身量，平头，一对小眼睛，大酒糟鼻子，小学徒胆怯地挤在老熊和三轮车夫甲中间。老妇人也站在一旁同情地望着小学徒。

阴（指着掌柜的鼻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学徒不是能随便打的，你以后再要拿皮鞭子抽他，一两天不给他饭吃。——

掌柜（小毡帽拿在手上，惶恐地抵赖）阴，阴先生，我，我实在没有，我实在是……

阴（狠狠地）我就不饶你！（回头对小学徒）以后他再对你怎么样，尽管找我。（对掌柜）你也听着。（掌柜眨着小眼睛望着他向后一闪。他返身对老熊），走，咱们。（排开围观的众人。）

〔众人笑。

〔一家破烂的木头房子，门前用旧木料拼凑着搭出一节屋檐。屋檐底下堆着一个单薄的行李卷，小破箱子，竹架床，小板凳，四周乱七八糟地扔了一地的缺口粗碗竹筷子，香烟筒，洋铁罐等碎东

西，老妇人在地上一边擦泪一边捡着，向一只破篮子里放。老熊和三轮车夫甲背影站在屋檐前，屋门半掩着。

〔阴兆时一下子推开半掩的门，拉着二房东出来。二房东瘦小个子，穿着长衫，是个小生意人。〕

二房东（甩开阴，一脸乖张的怪样）不成，不成，说什么也不成！（手一叉腰，厌恶地望着老妇人。）

〔老妇人停住，畏惧地望望他。〕

阴（抑压着）你看看这老太太孤苦伶仃多可怜。

二房东（刻薄地）可怜的人多啦！

阴（发怒）你放明白，按照现在的法律，不经过法院你就这样赶房客是犯法的。（指挥老熊，坚决地）搬进去！

〔老熊和三轮车夫甲搬起东西。〕

二房东（拦门一站）两个月房钱。

老妇人（站起）阴律师！

阴（摸口袋，掏出钱）拿去！（一伸手扔给二房东。）

〔二房东急急忙忙贪婪地数钱。〕

〔三轮车夫甲搬东西进屋。〕

阴（对老妇人）他以后要再这样赶你，找我来。

老妇人（感激，涕零）你积德，真谢谢，真谢谢！

阴（摸出表看）哟！（对老熊）你们的事明天我再替你们办。

〔阴家厨房里董修和阴太太站在桌前摘豆芽。〕

太(叹口气)他的脾气是改不了的 ,嘴上说不管闲事不管闲事 ,
你看他哪次肯不管过。

堇(微笑)像叔叔这样的人才难得呢。

太(也笑着)是难得呀 ,所以叫我碰上啦。

〔阴悄悄地跨进门来 ,看见太太背向着他 ,就垫起脚想溜进书房。

堇(管不住小声)叔叔 !

太(回过头笑着)咦 ! 回来啦。

阴(故作闲适地向书房走)嗯 ! 出去溜达溜达 , 吸吸新鲜空气。
(一溜进了书房。)

〔孤儿院。

〔杨大和马屁精在孤儿院屋前四面张望。

马(步上走廊 , 得意地指点)你看 , 这是不是摆货的好地方 ?

杨(冷冷地点点头)不错。

校役(从屋中走出)院长不在家。

杨(愣他一眼)不在家我们等他回来。

〔阴家书房里。

〔阴太太把茶壶放在桌上同时递给阴一把热手巾。

阴(擦着脸)嗯 !

〔阴太太看看他们走开。

魏(考虑)你说怎么办。

阴（热手巾擦在后面脖子上的感觉舒服地）嗯？啊！

魏 我是卖呢？还是不卖呢？

阴（把毛巾放在桌上）随便你。（顺手在小方桌上拿起一把剪子剪着指甲。）

董（站在窗前望着孤儿院）奇怪，马屁精也跟着那个姓杨的来了。

魏（不安）所以我觉得奇怪呀！老弟这件事应该仔细地斟酌斟酌。杨大这帮人不要真是看中了我这所房子，存心一定要买，而我呢，又必须顾虑到，顾虑到——

阴 这些没父没母的孩子。

魏（连连应声）是啊！是啊！卖了呢，这些孤儿送到哪里去？不卖给他们呢……（忧虑地）你说这些人会不会跟我倒麻烦，惹出什么别的事情来，同时，现在孤儿院的经费也实在是困难。——

董（爽快地）魏伯伯，孤儿院是您一个人辛辛苦苦创办的。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经费，卖不卖是您自己的主权，由不得他们。（走过去添稀饭）天下没有逼人卖房子的道理。

阴（丢下筷子）对呀！魏大哥听听，跟咱们这位青年学学。

魏（又连连答应）是呀！是呀！可是不卖呢……（满怀犹疑）我就怕得罪了他们。（赧然）你知道，我一生就怕得罪人。我怕上次你替我写的那封回掉他们的信已经得罪了他们。（皱着眉为难地）这件事，我总觉得应该三思而行，嗯，三思。

阴（微笑）老大哥，我跟你讲，一思而不再思的是个草包，再思过了，还三思四思的，就是个废物。（兴高采烈灌下一口凉茶）来，老大哥，咱们吃早饭吧。肚子饿喽！（走到饭桌前。）

〔董修为他添一碗稀饭。〕

阴（眇视碟中几粒黄豆和眼前那碗清汤淡水的稀饭，由不得自己奚落起来）这个饭是个“心理学”，吃了它不饱，不吃又饿的慌。（端起稀饭对魏）来碗吧。

魏（坐下摇摇头。）

董（又端了一碗稀饭，放在魏的面前。）

阴（在碗内挑了挑，放下筷子。）

董 怎么？

阴（摇摇头）这个稀饭得罪了我，我吃它不下。（一摸口袋，掏出一把铁蚕豆，顺手一粒扔进了嘴。）

魏（一肚皮心思）你说，杨大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

阴 我怎么知道？（忽然把蚕豆递出去）来一颗铁蚕豆吧！

魏（苦笑）我咬它不动。（依然哭丧着脸，怯生生地）那么，对他们……对他们怎么交涉呢？

董（有些不耐）哎呀，我的魏伯伯，您真是——

阴（扔下蚕豆，立起，站在魏的面前，也有点不耐烦）你要卖，老大哥，你就见他们，自己去。不卖，我替你请他们走路。

魏（沉思半晌，点点头）嗯，不卖。

堇（兴奋地走过去推着阴）叔叔去。

阴（欣然拍拍魏肩）这才对啦。（立刻转身走出。）

魏（忽又立起）哎，（赶到门前见阴已去，回头见堇对他笑着，他只得也勉强地笑了笑。）

〔移时，在惠仁孤儿院院长办公室里。〕

〔阴兆时坐在办公桌前，马屁精和杨大坐在前面两张椅子上。〕

马 说了这半天，怎么样，我的阴大哥？

阴（望着窗外孩子们玩，把稳地）还是那句话。（顺手拿起铅笔在桌上乱画着。）

马（从旁吹嘘）价钱不算少？

杨（急欲促成其事）再高也可以商量。

马（紧逼）说成就订合同。

阴（皱皱眉摇头）还是那句话。

马（随口）孤儿院以后的房子——

杨（会意，百般将就地）我们可以替你找。

阴（依然低头乱画）用不着，还是那句话。

杨（极力忍耐，故作轻松地）哎，你帮帮忙，这笔办事费我不会少的。

阴（勃然拍桌）什么？（一顿，又不在意地）还是那句话。

马（料到，没奈何盯着他）还是不卖？

阴 嗯。

杨（改容）你说不卖不卖你凭的什么？

阴（平和而肯定地）孤儿院法律顾问。

杨（暴躁）那么我找院长。

阴 院长不在家。

杨 我找管事的。

阴 没有。

杨（气极，不屑地）这件事我没那么大工夫跟你谈。（对马）走！我们找院长。

阴 没用，我全权代表。

杨（不理他，拉马）走！

阴（突然站起拦他）慢着，杨先生。

杨（以为有望，也猛然停住）啊！

马（也觉得有苗头了，望着阴谗笑）嘿！……

阴 我们的孩子们正愁没饭吃。杨大爷，你是有钱人，我很想……（掸掸他身上的灰尘，从呢大衣上拈了一根细毛毛）拔你一毛，救救我们这些没父没母的孩子，哎，何如呢？（把笔递在他面前）你捐多少？

杨（料不到，暴发）我捐，我捐个屁！

阴（把笔一丢，严正地）那么就请你以后少来，别再打我们这些穷孩子的主意，请。

〔阴推他们出门。

〔杨想反身进门毆辱阴。

马（劝阻）得了，得了！

杨 妈的，他是什么东西，大爷这辈子没受过这种气。

〔阴望见自己书房窗前站着董修和魏院长，欢快地挥挥手。

〔董修在那边压着嗓子问：“怎么样叔叔？”

阴（做一个太极拳的姿势得意地）推出去了。

〔杨又推开门进来，马抢站在他前面劝阻，有些尴尬。

杨（指着）阴魂不散，你小心，别当你杨大爷好惹的，咱们早晚见！

阴（淡漠）寒舍就在隔壁，随时恭候。（从容地）鄙人要回府了，（灵

机一动，一脚跨上窗棂）再见。

杨（气极语塞，切齿地瞪着他。）

马（扳杨转身，劝解）杨大爷，杨大爷，（挤弄一下眼色）忍着，忍着。

〔杨被推出门。

马（匆匆走近阴，低头）阴大哥，对不起。（小声鄙夷地）这个人没读过书，粗人，大人不见小人怪。（一面遑遑回头向门口望）今天晚上在你楼上员外家，小弟陪你搓搓麻将消消气。（匆遽地一比）十六圈。

阴（十分开怀）二十四圈。

马（耸肩谗笑）好，三十二圈。（迫不及待窜出门去。）

阴（调侃）那么来吧，你个马屁精。

〔他一脚迈出去，不留神踩个空，从窗台上摔下来，几只空花盆也落下摔碎。〕

董（立在窗前笑）叔叔！

魏（迈到窗前，惊笑）兆时！

〔阴家楼上窗外。〕

〔员外——阴家楼上的男主人，四十多岁，家中有点产业，自己过去也做过一阵子生意，规规矩矩地弄了点钱，现在就像老太爷一般养老了，一个无才无能的好人，胆小，怕老婆，“员外”这个外号已经成为他正式的名称。小个子，秃顶，平时总是笑眯眯地一脸和气。这时他正从楼窗上探出头来。〕

员（员外简称，慢腾腾地从窗子探出他那光亮的秃头，大嚷）
阴三爷！

阴（爬起来，好兴致地也大声嚷）哎，员外！

〔姚三错——员外的太太，三十多岁，一个头脑简单胸无点墨的妇人，心直口快，粗俗而俏皮，生得不算难看，因此特别喜欢修饰，对丈夫管得严，骂得凶，但夫妻二人却是很恩爱的。错（姚三错简称——先闻声后见人，扑到员外半个背上，挤开他，探出头来大惊小怪地）怎么啦！〕

阴（摸着屁股）三错，今天晚上你阴三爷可要赢你的金条啦。

错（心花怒放，嫣然一笑。）

第 三 本

“人们不去争是非，是非就没有了。”

一家老旧而讲究的酒馆——下午一时左右。马屁精和杨大对坐在一张靠角落的桌边。酒馆内稀稀落落只有一两桌酒客。

杨（杯酒下肚，兜地把酒杯向桌上重重一掼，拍桌子）吹吹，你他妈的就会吹，房子呢？（摸起一个腌鸭蛋）我恨不得一下子——（一把捏碎，泄愤地）把你捏成个稀巴烂，给你“走个样”，（眉眼悍横，站起来），姓马的！

马（汗流浹背，小心翼翼地跟着站起来）杨大爷，别急别急，有办法，那院长——

杨 那院长怎么样？

马（侧过脸略略犹疑。）

杨（厉声）说呀。（坐下。）

马（心一横转过来，慢慢坐下！）嗯！我说我说——（杨棱着眼全神贯注地听着。）

〔移时，杨大脸上怒气已经消逝，逐渐露出喜色，呷了一大口酒，放下酒杯。〕

杨（狞笑，兴味无穷地）嗯！院长那个老家伙从前还有这么一段。（又拍一下桌子，打了一个饱嗝，身子向后一仰，粗鲁地）不，

马屁精你有点苗头。

马（受宠得意，乖黠地）我说完，您去办。您替金先生买这个房子，您是买主，您做那黑脸的。

杨（翻脸）你做那白脸？——不成，你去把他叫来。

马（难色）我？——不大好吧？

杨（霍地站起）马屁精，你现在还他妈的清高？

马（不觉跟着站起）不，不，我去，我去。

杨 去，我在金先生家里等着你。

〔二小时后，在金焕吾的小客厅里魏院长孤零无依地坐在大沙发上，杨大坐在书桌边椅上，马屁精站在一旁。〕

杨（横眉恶目，对魏）你还有什么话说？

魏（出神）我，我没想到，我一辈子没做错过什么。

杨 你还没有做错什么！你在敌伪时期做过事，当过保长，听清楚，那你就是——

马（低声，笑咪咪地）汉奸！（从背后递出证据。）

杨（举起）证据都在这儿，（逼上前）要活着，要体面，就照我说的办，不然魏院长——

马 别气，别气，杨大哥，（对魏）天地良心，杨先生给您的买价真不少，并且孤儿院以后的房子——

杨（眼一棱）我保替你找到。

马 您看，这样里外见光，都好说话。您在敌伪时期那段事鬼

也没个知道，连老阴都不晓得，他就是想多事他也——

杨（啐了一口）呸！那个姓阴的，你少跟他来往。

马（摇唇鼓舌，一旁助着声势）对，根本就别来往。（魏立起向前走两步。）

杨（厉声呵斥）听见了没有？

〔魏畏缩着，望了他们发愣。〕

马（忤视）杨先生问你听见没有？

魏（惊惧不安颤抖地）听见了。

杨（蓦然一句）好，限你三天。

魏（昏惑）三天？

杨 你大后天搬家。

魏 搬家？

马（扬声）搬家。

〔魏院长又颓然坐下。〕

马 大大后天杨先生就接房子。

杨（从桌上拿起草约）那么，现在签字。

马（取笔）一切其他的手续，杨先生以后给你办好。

杨（敲着桌子不耐）怎么样？喂？

马（把笔塞在魏的手里，拍拍他的肩）哎！魏院长！

杨（阴沉沉地）喂？

魏（哑默。）

杨（悲怒，低声）你难道要我们真对你过不去？

马（冷森森）院长不签，那就算了。

杨（悻悻然）也好。（把魏手中的笔一抽夺过去。）

魏（瞿然立起，痛苦地）我签，我签。

〔移时，在客厅门边，马替院长拿着呢帽。魏依然笼罩在痛苦的情境里，余悸未定，神情恍惚，踌躇不安地立于门侧，杨大开门送他。〕

杨 好了，请回去吧。跟我们你吃不了亏。（冷语逼人）记着，你要是翻了，没有你的日子过。

〔院长屏息窘蹙地走出门。〕

〔马送院长到楼梯边。〕

马（假情假意）魏大哥，对不起，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故作慨叹）哎，我们读书人——

魏（饮愤。低首不语。）

〔院长与马走至楼梯拐弯处，金焕吾转上楼梯，三人相遇。〕

马（立刻恭谨地深深鞠躬，谦卑地）金先生！

金（冷冷望他一眼，低头走过。）

魏（不期然抬头，匆遽间望金一眼，容色愀然一震。）

〔当晚九时，在阴家楼上姚三错房中，纱罩的电灯拉低。刺目的灯光下，阴兆时，马屁精，员外和姚三错，四个人正在打麻将，桌角两端各放一茶几，上放茶杯，香烟和一点糖果瓜子。错（熟练

地摆着自己的牌，抽了一张打出。)

员(颤抖着腿)吃。(停止颠腿，拿进牌，两腿一张一合，改颤抖为摇摆。)

阴(摸一张牌，要打下)马屁精，给你一个吃。(啪一声把牌打出。)

马(口中咂的一声)来得个好，阴大哥总是你照应我。(打出一张。)谁要。

员 碰。(打出一张。)

错(嗑着瓜子，吐出瓜子皮拍手)碰！阴魂不散，你瞧还是我们家员外好。(高兴，不假思索抽了一张打出。)

马(一手抢过那张牌)你可来了，我的爹！(举着牌在人眼前一晃！)碰！(沾沾自喜地摊下了牌。)

阴 慢着，(慢吞吞地把马面前那张牌取过来)我也碰。(把自己一副十几翻的大牌摊了下来。)

〔三人愕然。〕

员(睁大了眼，看阴放下的牌)好家伙！(慢腾腾放下香烟，一副一副数点着)平平般般，断断缺缺，连副连副，独听嵌五，无字无花无百搭。(环视一笑。)

马(掏出手帕擦汗，看了一眼阴的牌，对三错)又打错啦，三错。人家三副筒子落了地，(探头看三错牌指点着)你留这么一副滥对子不拆，把个五筒打出去。全中国哪有你这样打牌的。

错（推开牌，哗啦地把牌乱洗一阵）我要这样打，你管，你管！

员 算了，算了，这是阴三爷打的好，知道我们奶奶扣不住牌，算准了这张五筒要出来的。（喜孜孜地两腿摇得更起劲。）

错（笑啐）去你的！

阴（洗牌，一面望着他们。）

马（甜嘴蜜舌）阴大哥，我就佩服你，说聪明有聪明，说学问有学问，什么都有个研究，连打牌都打得神出鬼没。

错（指他，有意味地）马屁精！

阴 少恭维几句吧。

错（给钱）给你，阴魂不散。

阴（满腹牢骚）对了，阴魂不散，讲文，文不能“等因奉此”；讲武，武不能向右看齐。这辈子这点冤气就化成了我这阴魂不散。（把“庄子”递给马。）哼，陪你们打牌！

错 赢糊涂啦，你连庄！（把“庄子”从马手上夺回交给他。）

〔董修推门进。〕

董 叔叔，魏伯伯来了。

阴（不介意地）告诉他我在打牌。

董 他说他有事。

阴 等我打完了下去。

董（走近阴，附耳低语。）

阴（睁大眼。忽对马狠狠地看一眼，站起）对不起，我不打啦。

错 阴三爷。

马（立起）阴大哥！

〔阴没理，夺门而出。〕

错 那么大小姐替你叔叔打吧。

堇 我不会。

马（赶到堇修面前）大小姐。

堇（厌恶地瞥了马一眼，匆匆出门。）

员错（面面相觑。）

马（不安）怪！院长这时候来干什么？（略一沉吟轻轻跟出。）

〔阴家院中，阴魏二人对坐在两把旧藤椅上，靠近走廊。阴太太站在走廊上，石台上摆了一个很小的石磨，她在推着大米粉和芝麻，时而快，时而慢，时而停下休息听他们谈话。〔堇修站在阴的旁边，倚着走廊的木栏，注意听着他们，不断地望着魏。〕

阴（对魏，略含责难的口气）老魏，你这是怎么回事？

魏（沉吟）我——我想了半天，我——我还是卖给他们了。

阴（愣了半晌，冷冷地）好！房子反正是你的，我管也是多余的，不过——

魏（羞惭，窘困地）我，我是特意来告诉你，我也是没法子。

阴（忍不住，忽然愤愤地连问）你怎么会没法子，没法子，难道马屁精那个混帐东西他对你……

魏（心惊地）他——

〔马出房门悄悄向他们走来。〕

马（趋步上前，先声夺人，故做从容之态）魏院长！

阴（憎恶，依然对魏追问）嗯，他怎么样？

魏（见马，错愕遑遑）没什么。

董（眄睨马，故意）马先生，院长的孤儿院卖给姓杨的啦？

马（惊讶之色）真的吗？好快呀。

阴（悻悻）哼！

马 奇怪，连我都不告诉。

董（蔑视地）你真不知道？

马（诡辩）我可以对天赌咒。（望魏）魏院长在面前，这件事有没有我的份儿？

董 真的没有？

马（夸张）大小姐，活天冤枉。（威吓）魏院长，你凭良心说。

——
魏（愬息旁视。）

阴（轻蔑）马屁精少表白吧。（望魏，平静而严肃）大哥，如果你真是上了当，告诉我，别害怕，我替你争过来。我先问你一下，（指马）他真不在内？

马（满脸委屈，对魏，语意双关）您得说老实话，我可顾交情的。

董 魏伯伯！

魏（拘忌，望着董修似乎回答她一个人）她是不在内。

马（松口气。）

阴（疑信参半）那么那个姓杨的？

魏（戒惧）他，就是他买了我的房子，我卖了。

董（休戚相关）那些孩子们怎么办？

魏 杨先生说可以替我们找新房子给孩子们住，（渐露舒展之色）说是比这个地方还讲究。（有点欣忤地对阴）老弟，明天你陪我一同去看成么？

阴（淡淡地）我明天有事。

董（不悦）叔叔。

魏（畏怯地）去吧。

阴（不置可否）嗯。

董（爽朗）魏伯伯，我陪您去。

魏（走到阴前，昏惫而惭沮地）老弟，一错再错，也由着我错吧。（依依然）董修，大后天我们要搬啦。

董（没料到这样快）啊！

阴（悄然，站起来）什么，连这些孩子们也就要——

魏（隐侧）只好搬走啦。

董（情急）那么翘翘。

魏 我可以随时送她来看你们。

〔孤儿院钟声，他们不约而同都朝竹篱那面望。

〔孤儿院楼上，几个窗口射出来的灯光渐次熄灭，钟声。〕

〔孤儿们的一间宿舍里一排简单的小铁床，孩子们已经都睡下，有的侧身，有的平卧。屋中两盏电灯熄了一盏，一半暗下来。〕

〔在靠墙头的两张床上，一张睡着小牛牛和小眼睛，一张睡着翘翘。小牛牛小眼睛已经闭上眼，钟声慢下来。〕

〔钟声慢悠悠的，翘翘在被窝里屈着腿，弓着背，摇来摇去，脸斜贴在枕头上，笑咪咪地细声唱着：“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啊，我的小宝宝，妈妈坐在摇篮边……”忽然眼睛转向房门方向，望见什么，赶快顽皮地把身子向下一扑，爬睡下去，闭上眼睛，眼皮一翕一翕的，脚尖对脚尖，两个小脚心露在被外。钟声只剩下余音，灯熄了，房中暗下来。〕

〔在阴家院子里。〕

魏（听着钟声停止了）不早啦，我回去啦。

阴 好吧。（站起来。）

〔大家望着魏，他点点头俯首走出。〕

〔大门口巷子里停着一个馄饨担子，担子一头的柴火正烧得啪嗒地响，卖馄饨的人敲着梆子来回走着。〕

马（双手插在袖内冷冷站在一旁看魏出去，走上前笑着）阴大哥，再来两圈吧。

阴 滚，我不打啦。

〔楼上三错房。〕

〔三错站在牌桌边，员外坐着，无聊地拿牌摆着玩。〕

错（望着牌，忿忿然）以后我再也不找阴魂不散打牌啦。碰见了鬼，刚刚把我的牌瘾勾起来，他又发开疯啦。

员（心不在焉地摆着牌）怪谁呀。

错（顺手把桌上一个空洋火盒使劲胡撸到地上。）怪你？今天是你拉的他，不是我。

员（把站成一队的牌一拨，都顺序地倒下去，很满意地）可以后三缺一，你可别再叫我找他。

错（用腿把屁股后的凳子一推，气愤地）不找他！不找他！（一手叉腰）员外你个死鬼，你还气我呢。（迁怒）我真是生错了地方，嫁错了人，——

员（猜测地摸一张牌，兜地一翻，涎皮涎脸）还打错了牌。

错（又气又无可奈何）员外，你个死东西，你个死鬼，（抓把牌向员外扔。）

员（笑着用手挡）别吵，别吵！你听阴魂不散！（侧耳向下听。）

〔二人倾听，三错怒容已消。〕

〔下面阴家书房里。〕

阴（快快不乐，一直合着眼空空地拍着渔鼓。）

太（给阴倒茶，温和地）喝杯茶吧，兆时，别生气啦。

阴（瞟了她一眼，又拍着渔鼓。）

太（坐在一旁，拿起针线）人家不把你当朋友，你又何苦强拉

着人家做朋友啊。

阴(有点嫌她絮叨,故意放开喉咙大唱)是非只为多开口……”

太(停下针线)对呀!

阴“烦恼皆因强出头。”(又轻轻拍渔鼓。)

太(开始絮聒)就是说啦,一个人还是少管闲事好。多管闲事,就是烦恼。这个世界哪个不“各人自扫门前雪”?谁管过“他家的瓦上霜”啊!——

阴(蓦然停止,瞪眼望她)妇人之见!你是妇人之见,我对你没话说。我的夫人(拍了一下渔鼓,)我的太太。(又拍一下渔鼓。忽然心血来潮,大叫)董修!

太(低声)别叫她,周先生来了。

阴(不顾)董修!

太 别叫她,叫你别叫她,他们俩在院子坐着呢。

〔院子里。

〔周秉望——一个年轻的医生,老成持重,有点书呆子气,在冷静的外表下隐藏着热情——和董修二人在院子里谈话,董修坐在走廊边石阶上,周站在她面前,一脚放在走廊石台上。

阴的声音 董修。

董(应声)啊!(回头)什么呀?

周(微笑着)你进去看看。

董(站起来对周)等会儿,我就来。

阴的声音 堇修。

〔堇修走进书房。

堇 什么事叔叔？

阴（十分严重似地）我要问问你，（略顿）我知道你会说什么。

（忽然向外又嚷）喂，周先生。

堇（纳闷）什么事呀，您叫他？（望望婶婶。）

阴（依然很严正地）我要问问他。

太 你要问他什么？兆时，你在发疯是吧？

阴（绷着脸）你请他进来！

堇（浅笑）他，他不好意思的。

阴（一本正经）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堇 他说这么晚还到这儿来（有点含羞）看我。

太（体贴）人家周先生难得从医院偷出这么点工夫，晚上跑来看看堇修，你问人家什么呀！

堇（有点尴尬地望着阴。）

阴（看看堇修，走到门前对院中）周先生，请你进来。

〔周秉望进来。

阴 周先生。

周（腼腆地）阴先生。

阴（还是绷着脸）好，我问你一句，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是非没有？

周（老老实实地）按照我们学科学的人看来，看事简单，我们觉得（讷讷然）是有是非的。

阴（连连拍周肩，高兴）对呀，这个世界是有是非的。（严正地）可是是非不是轻易有的。（着重）人们不去争个是非，是非就没有了！（突然完结。他若无事然）对不起周先生，我，我就要问你这句话。

太（啼笑皆非）你真神经。

阴（点点头）那么你们两位可以——（有点不好意思）在外面……看看月亮。

董（爽朗地欣然微笑）不，叔叔，我们看够了。

阴（忽然兴高采烈）那么你们两位听我来一段道情如何？（拿起渔鼓就拍）这是我在四川学来的。（心旷神怡）我是个乐天派，我爱个吃，爱个唱，（顽皮地瞟了太太一眼）爱管个闲事，（顾盼自得）我爱看一对青年人在我眼前快快活活的。你们听（韵味无穷地唱起来）“常言道千里姻缘一线牵，英雄自古美人怜”，（轻快地拍渔鼓，非常自我欣赏）“且忘却了忧愁忘却那苦，看那青山点点，艳阳晴天，风和日暖，双燕儿也在蹁跹。”（高兴地乱拍一阵，修然停止，望着董修）唱的不错呀！（对周）怎么样？

董（衷心地）好。（望周。）

周（憨直地点点头）嗯！还好。

阴（睁大了眼）还好？（摇摇头）我真是对科学家弹琴。（弯

身放渔鼓)夫人,今儿这段真是点艺术吧,(转头)我的知音(发现太太不在,目询堇修)咦?

堇(笑着)婶婶到厨房去了。

〔阴太太端着大锅热腾腾的烫饭,跨出厨房门。

阴(一见烫饭就又开心了)夫人,我的烫饭,来,来,来。

堇(对周)秉望,这是我们家的老规矩,到晚上总是一锅烫饭。

阴(对他们)来,吃。嗯,好吃得很,科学家你尝尝。

周(搓搓手,也发生兴趣)我今天夜班,正饿了。

太(笑呵呵地)好,饿了就吃。

堇(接过放在桌上)来,大家围着吃,快点。

阴 来,(推周近桌,掀开锅盖,深深一闻)嗯!我的贤妻!

第 四 本

“我大概是有点多管闲事。”

阴家的庭院里，早上，满院的好阳光，晾衣绳上晒了几床棉被，阴太太正用藤拍在拍打着。

竹篱那边传来孤儿院孩子们嬉戏欢叫的声音。阴兆时手中拿着帽子和手杖正预备出门，听见孩子们的欢叫，禁不住走到竹篱边去望，望着望着他也好心情地跟着小声哼唱起来。

钟声响了，孩子们开始跳跳蹦蹦一窝蜂向课室跑。

太（举着藤拍）兆时。

阴（正望着跑远了的孩子们助兴地大叫）跑跑跑，跳跳跳，（听见太太叫回头，口中仍数着）一二一。——

太（也笑着）你多咱才老啊。

阴（走过来一面笑着）嘿嘿，（戴上帽子接着又取下来朝太太一挥）回头见，太太。（向大门走。）

〔董修从书房里叫着跑出，一面穿着大衣。

董 叔叔，叔叔，等我。

阴（站住）干什么，要到报馆去？

董（跑到阴面前）咦！您都忘了？

阴（恍然记起）哦，陪魏伯伯去看房子。

董（故意地）我知道您是不管的。

阴（一愣）我？（忽然）你魏伯伯真糊涂，自然我要管！

太（翻晒着被，喟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阴（指指太太）你呀，最好少管闲事。（摇着手杖就走。）

太（不由得一愣）我少管闲事？

〔移时一条安静的马路上，阴和魏二人俯首默默地走路。〕

阴（忽然停住又是气恼又是疑虑的神色，凝视着魏）你这么吞吞吐吐地究竟是怎么回事？

魏（又低下头，无精打采，绝望地）你叫我说什么好呢。

阴（不耐地）那么你——（抑压下去又慢慢地走，默望着前面，半晌）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难道你不相信我喜欢交个真朋友？

魏（赅赅地跟着）我知道。（伺望着他的眼色。）

阴（一直是望着前面，突然情急，愤慨地）我是个要朋友的人，除了贪官污吏我不交，囤货的强盗我不交。——

魏（也有些激动，插入）别急，我说。

阴（一鼓作气）卖国的汉奸，——（顿然停步转身）好，你说吧。

魏（惭沮）我！

阴（追问）什么。

魏（窘蹙）没有什么，我就是想卖房子。

阴（不相信地）这是实话？

魏（低声）嗯！

阴 卖给姓杨的那个流氓。

魏（痛苦）嗯，有钱就卖。

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半晌，绝望而感慨地）我大概是有点多管闲事。

魏（难过，畏怯地抬头）再见吧，我还有事呢。

阴（惨然微笑，点点头。）

〔阴，魏二人默默地分手。

〔阴面色沉郁，缓缓走过铁栏旁，他用力把手杖向铁栏上一击，手杖截然两断。

第 五 本

“再见孩子们。”

阴卧室。

阴兆时坐在方桌前藤椅里，戴着老光眼镜，两手捧了一本厚书，两脚交叠着放在桌上。他沉静地阅读，翻过一页，身子移动一下，又接下去看。

同时，在董修卧室里，床边椅子上放着一个掀开盖的箱子，董修正收拾东西，阴太太坐在床沿上帮着向里放。

太（泪汪汪地用手指抹抹眼，向箱子里放东西）我还是旧脑筋，一个女孩子家最好别做事，做事也不要出门在外的。

董（望望婶婶，依依地）报馆派我去有什么法子。

太（感叹）哎！扶养孩子真没意思，说走就走。

董（安慰着）婶婶您真是！我去也不过三个月。（一件东西落在地上，顺手拾起看看，丢在箱子里。）

太 三个月你还觉得短呢？你五岁就跟着我什么时候离开过。（索性不收拾了，掉下泪来。）

董（也有些凄然，丢下东西，走到阴太太身边，笑着）哎呀婶婶，您看您，我又不是出嫁呢。

太（破涕为笑）出嫁我倒喜欢喽。（笑着）出嫁，出嫁，嘴上就说，现在这些姑娘家可还有点分寸喽。（一半逼着她）去吧，去

吧，快给你周先生打电话去叫他跟医院告个假，好送你上车。

董（笑着从床上拿起一件衣服，转身向箱里放）你别操心，他跟我一道去。

太（出乎意料）他也去？

董 他去找朋友。

太（莫名其妙）找朋友？（一顿，恍然明了，霎霎眼，笑咪咪地）哦，好，好，好，那倒好，那就有人照应啦。

董（看看表）我看叔叔去。（放下东西。）

〔董修出去。

太（站起，关上箱盖，忽然想起嚷着）董修，你钱够吗？

董的声音（在门外）够，婶婶！

〔阴太太在口袋里掏出一叠钱，用一个小手帕包好，打开箱盖放在衣服底下。

〔卧室里阴还在看书未动。

〔董修入。

董（轻轻走到阴背后）叔叔。

阴（从书上移开眼睛，没回头）嗯？

董（站到他旁边）还在看书？

阴 嗯。

董（温和地）我要上车啦叔叔。

阴（取下眼镜，把书合上，低下头）你非去不可吗？

堇（悄悄望着他，惜别地）嗯！三个月以后我就回来，叔叔！

阴（抬头把书放在桌上，站起，怅然）走吧，你们都走吧。（走到窗前。）

堇（深挚）叔叔。（跟过去。）

阴（转头）啊？（又回头望着窗外。）

〔他望着竹篱那边孤儿院操场上堆了一堆行李，课室用具，以及孩子们的小铁床等什物。〕

堇（站在阴旁边，也望着窗外，仿佛哄孩子一般，勉强做着高兴的口气）叔叔，他们的新房子我看见过，挺好，挺舒服，比现在的房子还讲究的多呢。

阴（淡淡地）哦。

堇（亲切地）今天早晨翘翘带着小牛牛跟小眼睛来啦，您看见没有？

阴 看见了。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

堇 收拾好啦。（拉着他）叔叔咱们出去看看这些孩子们，送他们走。

阴（索然望着窗外）不，你一个人去吧。

堇（忧虑，关切地）怎么，叔叔，干嘛叔叔？

阴（摇摇头）我不想去。（返身。）

〔阴太太一手拉着小牛牛和小眼睛。翘翘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保姆，从过道门进，走到书房。〕

太（站在卧室门口好兴致地）兆时，你还不出来！你看他们来给你辞行来啦。

〔堇修立刻跑出来要抱翘翘。

翘（向着卧室兴冲冲，亲热地）我们就要上车了，阴爷爷！

〔阴也快步走出。

小牛牛（甩开阴太太手，上前跟着说）阴爷爷，上车啦。

小眼睛（也甩开手，抢着说又不好意思地）阴爷爷，小牛牛说，小翘翘说——

小牛牛（自告奋勇，要说，也不好意思起来）不，小眼睛说，小翘翘说——

阴（莫名其妙地注视着他们。）

太（喜爱地）说，说什么呀？

〔两个孩子望着翘翘。

翘翘（仰望着阴）阴爷爷，是他们说，小牛牛说，小眼睛说——（怕羞地低下头，左右摇动着身子。）

太（笑）他们想跟你要月饼吃！

〔三个孩子腼腆地一齐把脸贴到保姆身上，扯着保姆的衣裳。

保姆（笑着推着孩子）你们哪！叫阴爷爷惯的比有爹有妈的孩子还没规矩。

阴（完全忘记方才不悦的心情，和大家一齐大笑，忽然绷起脸，一派正经地两手伸入口袋里摸。）

〔小牛牛、小眼睛怯怯地把脸转过来，不知不觉先后把食指放在嘴上，翘翘还扯着保姆的衣裳也不觉期待地望着阴。

阴（对望着瞪了大眼的孩子们，自己也感觉失望似的，慢慢抽出两只空手，很惭愧地不忍举示，偷偷耷拉下来，忽然兴高采烈）走，咱们去买，咱们今天一个人一盒！

堇（高兴地）走！

孩子们（欢叫）阴爷爷，阴爷爷，阴爷爷！（围上去。）

太（也高兴地附和着）走！

〔阴抱着翘翘，阴太太抱着小眼睛，堇修抱着小牛牛，保姆跟在后面，大家都笑嘻嘻地先后走出。

〔一刻钟后在离孤儿院大门不远的路上。

〔阴兆时，阴太太，堇修，周秉望四人向孩子们招手。一大卡车孩子们正开走，一个保姆在车上照顾着。

孩子们（招着手大声）再见，再见，再见！

〔阴家大门前，约莫十分钟以后。夕阳欲下。

〔堇修和周秉望坐在三轮车上向家门招手。

〔阴和太太站在大门前，太太擦着泪，阴不停地挥手。

阴（扶着太太肩）进去吧，回家吧。

第 六 本

“四十而不惑。”

两个多月后，黄昏，在老熊住的棚户前。十几个三轮车夫有的穿着破棉袄，有的穿破西装上身，或破毛衣，有的披着车上的旧毛毯，散落坐立。远远望见老熊走来。大家围着老熊询问。

三轮车夫甲乙（先后发问，其余的人都期待地望着老熊）找着没有？

熊（摇头，快快地）还是没找着。

〔大家失望地低下头，叹气与诟骂声四起。

乙（气愤愤地）胡驼子这黑心东西躲到哪儿去了。

熊（挥挥手）大伙儿先别吵！（大家止声），你们车上的照会全是假的？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是啊？可不都是假的。

熊 你们也都交给胡驼子钱啦？

大家（愤愤地乱点着头）嗯。——给了！——他拿去了。

熊（沉着）好，这两天大家分头找。（扬扬手）你们过来！

〔大家围拢上来，老熊对他们低声谈话。

〔这时胡驼子就在隔邻棚户的后门口；一个一脸粗劣脂粉的女人偷偷地送他出门。他向前街窥听。

〔三轮车夫们群情激昂的声音：“打死胡驼子！打死那个狗杂

种！”

〔胡驼子偷偷溜走。

〔阴家庭院中。

〔天色灰濛濛的，树上叶子脱尽，只剩下枯枝，西北风吹过，带来初冬的寒意。枯黄的树叶伴着一阵阵的风落到地上，懒洋洋地打着旋滚停留在阶前，一次又一次的，阶前积满了许多落叶。垃圾箱上半张破报纸也乘风扑跌到铁丝网上，挂在上面。一扇旧百叶窗“砰”地关上了，再吹开，又关上。

〔阴兆时穿着粗毛呢西裤，薄棉袄，围着围巾，仍在原来的地方打着太极拳。

〔他神情悄然，面容略显憔悴，闭着眼，懒慢地运动着手臂。一个弹腿，迎面一阵冷风扑到身上，侵人的寒气使他微微打了一个冷噤。他睁开眼，把围巾围紧，不经心地仰头一望。

〔黯淡的灰云笼罩着天空，树干的枯枝急剧地摇摆。

〔两个月前低矮的竹篱如今改为密匝匝的铁丝网，原来操场上并排的秋千，一架上面的绳板拖在地上，一架就剩下两根长短不齐的绳子空吊着。压板只留一个空架子呆呆地站着，旁边斜倾着两个残破的装货用的空木箱。靠近滑梯边一大堆碎砖，一个空的大油桶触目地横在地上。操场成了一片烂泥地，绕着一圈圈大卡车的轮印。

〔空的钟架还竖在那里，架上靠着几根木料。

〔他忧郁地望望，似乎不愿意再看，又低下头，慢慢打下去。

忽然他仿佛听见了什么，又仿佛看见钟影依稀在他眼前摇来摆去，轻快的钟声那样辽远，若有若无地在空中隐约震荡。他有点迷惘地不觉掏出怀表，但又若有所失地把怀表放回袋内，又接着打拳。两臂只划了半个圈子就颓然垂下。又一阵风扑来，他挺起胸，两手插入裤袋，迎风屹立，望着操场出神。右手在裤袋里心不在焉地玩弄着。

阴（忽然摸出一把钥匙）太太！（走了两步，笑着嚷）！太太！钥匙找着啦，在我裤子口袋里。（举着钥匙向屋走）太太！太太！

（屋中没有反应）夫人，贤妻！（无人应声，他一面嚷着推开书房门，走进，打起兴致高兴地）家里的！老婆！孩子妈！（还是没有反应，更大声，用上海口音）阴家嫂嫂！（忽然一愣，低声）太太！

〔阴太太在米缸旁边小板凳上坐着，不动，也不出声。〕

阴（关切，疑虑地）太太！你——

〔阴太太望着米缸，叹了口气，立起。〕

〔阴顺手掀开米缸的盖子望了一下，又轻轻盖上。〕

太太（苦笑）想得到吗？住这么大的房子，会愁没米吃，（俯首走进卧室）

〔阴忽然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翻找。〕

阴（翻了一阵，回头）我抽屉里的钱呢？

太太声（埋怨地）你忘了，昨天晚上你不是送给老熊啦。

阴（嗒然）哦。（双手摸摸口袋，又抽出来）今天什么日子？

太太声（硬板板地）我不知道。

阴（有点怫然）你还不把钥匙拿去。

〔在卧室里太太坐在床边补着袜子。

太太（勉强答应）干什么？

阴的声音（烦躁地）开柜看看。

太太（丢下袜子，啜泣）里面哪里还有钱？噯，这是什么日子，（忿愤）什么日子！（倒在床上。）

〔书房里。

阴（靠在书桌头沙发上，烦闷地翻着一本旧黄历，翻完合上）什么日子，弥陀佛过生的日子。

太太的声音（仿佛突然从床上坐起。）什么日子？

阴（站起来，把黄历丢在书桌上。）阿弥陀佛过生的日子。

太太声音（欣然叫）兆时！兆时！

阴（回头望望卧房）什么呀？

〔阴太太由卧室门进。

太 兆时，今天是你的生日呀。

阴（没想到）啊？

太 你忘了？你怎么得了啊，你的生日跟弥陀佛的生日是一天！

阴（不屑）哼，生日。

太（望着他，一面心里在计算，突然）啊呀，今天是你四十岁的整寿啊！

阴（一惊）四十，我四十啦？

〔数小时后，中午十二时许，书房外间饭桌上摆着两碟小菜，半瓶酒和两碗阳春面。

〔阴太太在斟酒，阴站在走廊门前向外漠望。

太（回头望望，放下酒瓶）兆时！（走向阴）干嘛呀！

阴（沉默地）嗯？

〔风吹着几片黄叶打在玻璃门上。

〔阴太太也悄然沉默下来，二人一同向窗外望着。

阴（怅怅地）四十岁的人喽！

太（望着外面凝神）现在还有谁来，帮了这么许多人，我们没有一个朋友。

阴（听若无闻）嗯。

太 连魏院长都不来啦。

阴（感叹万端）哼，“四十而不惑”，从今天起我该不惑了吧，可是在这个世界呀，（摇摇头，苦笑）我“疑惑”得很。（望着前面，清泪盈眶，不觉把手放在太太肩上。）

〔我们从窗外望进去，太太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满脸惊喜的神色，又仿佛不大相信地问着阴，阴也惊疑地探望注视。两个人的目光在大门前停住，太太猛然叫起来，推开阴，开门跑出。

太（站在走廊上，惊喜交集））堇修！

阴（喜极，木立在开了的门前。）

〔堇修推开大门，手里提着一些小包裹奔进。

〔周秉望提着行李也快步跟进来。

〔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

堇（欢愉地叫着）婶婶！我们居然赶上给叔叔拜生啦。（抬头望见阴，喜悦而亲热地）叔叔！

〔阴走出门。

阴（泪光滢滢）我的孩子，你回家来了！

〔从走廊的玻璃门外望进去，阴很舒适地靠在一个旧沙发上，前面有个小矮桌，桌上放着堇修带回的土产粮食。旁边燃着一个小炭炉。他容光焕发，堇修站在他面前，兴高采烈，指指划划地说着。周秉望坐在旁边的小凳上，微笑地望着堇修。阴太太弯着腰正从小炭炉上提起开水壶向小方桌上的茶壶里一面沏茶，一面听着笑。

〔屋内——他们结束了谈笑，大家脸上还带着笑容。

堇（忽然看看表）啊呀，不早啦，我得到报馆报到去啦。

周（站起）对了，我也该回医院看看，我们顺路。

阴（站起伸个懒腰）待会到我这儿来吃晚饭。

周 好。我先雇三轮车去。

〔周提着他的箱子走出。

太（赶到门前向外叫）回头早点来啊。

堇（穿上大衣，走到门前。）

太（拉拉她的大衣）扣好！你也早点回来。

堇 嗯，（忽然返身）最近魏伯伯常来吧？

阴 你走以后——

太 一直没来。

堇（望着阴，懂事地）哦。（又想起）对了，待会我会走孤儿院过，我进去看看。

太（望了阴一眼，对堇）干什么？

堇 看看翘翘她们。

阴（向卧室走，感叹）哎，谁知道这些孩子们又怎么样了。

堇（望望阴，一面迈出门）我走了啊。（走出去了。）

〔我们依次看见以下的画面。〕

〔当初孤儿院的屋子，现在的货栈。一只大手把货栈的门“砰”地关上，接着修地贴上一张封条。〕

〔一辆六轮大卡车的车轮在泥路上急驶而过。〕

〔车轮拐了一个弯，水泥四溅，戛然而止。〕

〔人行道上杨大猛然惊惶地抬头。〕

一个人厉声 下来！

〔杨大脸色大变，惶遽地扭头便走。〕

〔卡车后身下半截，吊着小梯，一双穿着警装长统皮靴的脚，一步迈进我们的眼帘。〕

一个人的声音 下来！

〔一双穿着西装裤的腿由小梯上迟疑地步下，接着另一双穿长袍的腿抖擞地伸出，……。

〔在金焕吾的小客厅里。

〔金焕吾的背影。

金（突然返身，骂声）你这办的是什么事情？

杨（惶恐地低下头。）

金（愤愤急语）货查封了，人抓去了，世上居然有你们这种废物！

（立起徘徊，取下帽子扔在桌上。）

〔同时在客厅门外。

〔马屁精窃立门外，屏息觑听。

金的声音 那个姓马的说，说孤儿院僻静僻静，不会惹眼……

〔马惶惶然。

金的声音 才买下这屋子。（叱咤呵斥）真是一群饭桶糊涂蛋。

〔小客厅内。

金（背着手走了两步，又立定，侧面对杨）究竟是谁露的风声，谁告的密。那个马，马。——

杨（悄悄松一口气，抬头望着金，赶快提醒）马屁精。

〔小客厅门外。

〔马神色一震，瞪着两眼，惴息注听。

金的声音 他靠得住吗？

〔马益发惶恐，紧张。〕

杨的声音 我，我现在不敢说。

〔马愣了一下，皱着眉，心里打起主意。〕

〔小客厅内。〕

金（怒气难遏）真是混蛋！（坐到沙发里）他在哪里？

杨（站起）我带他来了——

〔小客厅门外。〕

杨的声音向门而来 在楼下。

〔马惶遽地蹑手蹑足，转身要向楼下走。〕

金的声音 叫他上来

〔马快步跑下。〕

〔二十分钟以后，仍旧在小客厅里。〕

〔金焕吾坐在沙发里，马屁精卑躬局促地坐在椅子上，杨大站在一旁。〕

金（对马，冷冷地）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

马（巧言诋毁）您想，一来他跟杨大爷有仇，怀恨在心，二来卖孤儿院他没落着佣钱，三来他现在穷的要喝稀饭，告密就有一票奖金——

杨（插嘴）金先生，我看是像他。

马（得意）并且我今天到过他家里，他跟我说，他说他要搬家，

顶个好房子阔一下啦。您想——

〔电话铃响。

金（接电话，紧张地）哦？哦？哦！我，——哦，我就来。（放下电话，不动。）

马（殷勤，走过来，侍立金旁，沾沾自喜，丑表功地）您想，他哪来这笔钱？

杨（浮嚣，逼上一步）对呀！他哪来的这笔钱？

金（拿起帽子，望望他们，一半是自语，愤愤地）哼！这个人真是阴魂不散！（向门走。）

第七本

“我发现了一个真理。”

阴兆时潜心伏在窗前小书桌上办稿。

董修坐在方桌边椅子上。

董（大衣还未脱，两手插在口袋里，望着阴，恳求着）叔叔，您听听可不可以？

阴（没有抬头，随意地）你讲下去吧，我在听呢。

董 我到孤儿院的新房子去，没找着他们，也没有看见魏伯伯。

阴（有一点不耐烦，淡漠地）知道，你说过了。

董（不在意，依然说下去）我问看房子的人，他说孤儿院早搬了。

阴（一面思忖着文稿，一面不经心地）嗯，嗯。

董（站起取下围巾扔在椅子上，走到书桌边着急）您听呀！

阴 我是在听哪。（稍稍抬一抬头。）

董 后来我就问他搬到什么地方，他说——

〔阴不觉又伏下写稿。〕

董 他说，（看阴又写，更急）您在写什么呀？（凑上去看。）

阴 我写状子。

董 别写了。（一手蒙住稿子，想拿过去。）

阴（推开她的手，正色）不，董修，（沉重地）今天我忽然觉

得有好收入的案子也该接一两个办办了，替有钱人打打官司，也不算罪过。

董（有点奇怪）叔叔，您怎么啦，您现在怎么会忽然的——

阴（无可奈何，把笔放下，向椅背一靠）好，你说吧。

董（依然有些奇怪）叔叔您——

阴（打断她的追问）那么后来呢？

董（惊异之色渐消）后来，（慢慢回到原题）后来我就照着他说的地方找去，我一进门。——（以下是无声的画面。）

画面——杂在贫民窟中一个破败狭窄的小院子。院内杂

草青苔，碎砖烂瓦，荒芜零落。一部分土墙颓倒，缺口处望见隔壁穷苦人家的大杂院。墙四周围也都是些棚户破板屋。贴墙两间简陋的瓦房，长方的正房和小小的厢房。正房破落的屋檐前，小细柱子上贴着一张写着“惠仁孤儿院”的纸条，上面一道道被雨淋过的痕迹。院中凄惨阴暗，不见阳光，董修窥探着走进院门，疑惑地四面张望。

董修的声音（凄切地）那个地方真惨，又脏又破，挤在一家小院子里，四周都是些最苦的人家，我找院长，院长不在，——

〔卧室内——阴立起，走到床边坐下，斜身靠在一叠被上。

董（跟上一步）叔叔，您听啊！

阴（两手压在脑后）你说吧。

董（面对床，倚在桌沿上，说下去）听说院长病了，我找到他

住的屋子。——（以下又是无声画面。）

画面——厢房里，房间小，光线昏暗，破纸窗上嵌着一块小小的玻璃，露进一点光，窗侧是一架简单的双层木架床，下层被褥散乱，上层堆着行李卷和几只皮箱，窗前一张小小的旧书桌，桌上有茶壶，热水瓶，笔砚，书籍等。靠桌一张小茶几，放着脸盆，漱口盅，肥皂盒，手巾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桌前一把破藤椅，床头一张旧藤躺椅，魏卓平拥被躺在上面，面容黄瘦，憔悴不堪。他正拿着一碗药在喝。董修轻轻推开门，呆立在门前，愕然望着他。魏抬头看见她，惊喜交集。董修快步上前怜悯地望着，他拉着董修的手落下泪来。

董修的声音 推开门进去，他靠在躺椅上正在喝药。他看见我很高兴，拉着我的手，眼泪都流下来了。

〔卧室内。〕

董（满眼的同情）他说今天是您的生日，早上就想来，可是实在没有力气。他说晚上一定要来的。

阴（侧过脸去。）

董 后来我就问他怎么会搬到这个地方？他告诉我那个好房子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叫杨大他们逼着搬到这个破地方。钱没有，保姆们走光，因为卖房子的钱杨大到今天还不给。

阴（眼望着屋顶）哦，那些孩子们呢？

董（侧隐地）孩子们是走不了的，我看见了他们。进了门，一

股子臭气，那些孩子们我都不认识了！……（以下又是无声画面。）

画面——一间长方形的屋子，墙上只开着两个小窗，窗纸有些脱落了，风一阵阵吹进。靠墙摆着两张破铁床。潮湿的地上有几堆用稻草铺着的地铺。光线更阴暗，看不清什么，隐约感到孩子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悄悄地一声不响。屋尽头的墙角，稻草铺上，靠墙坐着一个孩子。董修痛苦惊异地呆在房中间注视，忽然快步走向墙头处，扑到地铺上摇着孩子，口中仿佛叫着翘翘，低下头哀哀饮泣。董修的声音（情见乎辞）他们望着我，我望着他们，翘翘找不着，也看不见小牛牛，小眼睛。好容易在墙角上看见一个孩子像是翘翘，我走近一看（顿了一下，忽然呜咽）翘翘，翘翘，——

〔卧室内。

董（流下泪）翘翘瞎啦！（用手背擦泪。）

阴（惊愕）啊！（坐起。）

董（擦着泪）不知为什么，魏伯伯那么怕杨大跟马屁精。马屁精进了孤儿院克扣着钱，不给孩子们吃喝。（气愤）孩子们得了麻疹，两个多月没有医生看，翘翘第一个就瞎了。

阴（霍地站起，一声不响，走到窗前。）

董（焦灼地）现在孩子们一个招一个，我叫秉望去看，秉望说还有三个，眼睛也靠不住了。

阴（又踱到桌边。）

董（低着头目光随着阴的脚步。）其余的有的在床上，有的睡

在地上，没有一个还有一点从前的样子。

〔阴屹立沉思。

〔周秉望进屋站在门前。

周 堇修，翘翘我抱回来了，在书房里。

〔阴立刻返身跑出。

〔阴家书房。

〔翘翘孤零零地坐在屋子当中门框边凳子上。

阴（由卧室跑出突然停住）翘翘！

翘（两眼包扎着，听见声音立刻亲热地）阴爷爷！（两手伸出，高兴地要跳下凳子，一脚踩空，摔在地上。）

阴（赶紧跑去，扶着翘翘，声音有些呜咽）翘翘，我的好孩子！

〔周秉望和堇修围着翘翘。

翘（小手摸着刚才摔着的后脑勺，噘着小嘴）我又来了，阴爷爷。

〔阴立起，堇修蹲下紧紧抱着翘翘，眼泪禁不住簌簌落下。

〔阴家书房外过道里的电话旁边。

〔阴在打电话，堇修手上拿着自己和阴的大衣。

〔阴太太站在旁边很担心地望着阴。

阴 好，我马上就来。（放下耳机。）

堇 杨大怎么说？

阴（不屑地笑）哼！他说他正在欢迎我去呢。走，咱们。（从

董修手腕上取过自己的大衣，对太太点点头。)

〔阴，董修二人走出。

〔半小时后，金焕吾小客厅——胡驼子和两个大汉站在靠门旁边，马、杨二人站立屋中。

马（对杨）金先生回公馆去啦，这个事你没有问问他，（顿了顿）不大好吧！

杨（刚愎自用，指挥两人藏在屏风后）你甭管。（对胡驼子）驼子，叫他进来。

〔胡驼子下。

马（畏惧地）你，你要怎么样？

杨（面色深沉）没什么，给他点威风瞧瞧！（朝屏风）喂，派人到阴家去啦？

汉子—（从屏风探出身子，点点头，谛听）像是来啦！（又缩到屏风后。

马（胆怯）我觉得我还是不见他的好——（说着就向另一门溜出。）

杨（冷冷地）随便你。

〔阴推门进。

阴（点点头，淡淡地）杨先生好久不见。

杨（逆目而视）你认识我吗？

阴（鄙夷地）当然认识。

杨（骄横）好，我叫你认识认识！（一口吐沫啐在他脸上。）

阴（愤极，要还手。）

〔屏风微动。

〔阴回头。

〔两个汉子从屏风后面昂然走出，侧目视阴。

阴（抑压下去，从容不迫地从口袋里摸出手帕，擦着脸，笑着说）你预备的真周到。

杨 还有周到的呢。（向阴脸上狠狠地打了一下耳光。）

阴（气极）你！（要上前。）

〔两个汉子一步逼上来拉着阴的两臂。

杨（切齿地）我看你阴魂散不散！（又是噼啪两个耳光打在阴脸上，对汉子）送他出门。

〔两个汉子盯视阴。

〔阴压下一腔愤怒走向门，两个汉子跟在后面。

〔金家铁门外，天色渐见昏暗，大铁门紧紧地关着，气象森然。

〔董修焦虑不安地在门前徘徊。

〔傍晚的冷风一阵阵吹着，她把大衣裹紧，理着吹乱了的头发，站在门前向里探望，她仿佛看见了里面有人走出，定睛注视。

〔铁门里阴兆时沉着脸向门前走，身后随着两个汉子。走到门前，两个汉子打开门，盯了阴一眼，阴走出，铁门沉缓地拉严，重甸甸地关紧，门上铁门。

〔 堇修忧形于色，不宁地望着他。〕

〔 阴面色铁青，一声不响立在门前。〕

堇（朝铁门望了望，回头对阴疑虑地）叔叔！

阴（咬紧嘴唇，望着前面不答。）

堇（焦灼）怎么回事，叔叔？

阴（不语，转身就走。）

堇（跟上去追问）叔叔，他们怎么样？

阴（望他一眼，微微顿一下。）

堇（感到严重）他们对您怎么啦？

〔 阴忽然又加紧脚步，埋头向前疾走，堇修也沉默地紧随在他身后。〕

〔 阴家门前小巷里阴和堇修两人依然同样的步伐走到门前。〕

〔 堇修更不安地望着阴轻轻推开大门。〕

堇（惊叫）啊！——

〔 庭院里许多杂物扔在地上，被褥枕头沾了污泥，断了腿的茶几，拆了扶手的转椅，扯烂了的藤椅，摔碎了的热水瓶，茶壶等散布阶前。庭中间书籍纸张、报纸，紊乱不堪地摊着，风吹纸片四处移动飞舞，书页也吹得乱翻。〕

〔 阴太太坐在扣在地下的木盆上低泣。〕

〔 阴和堇修站在门里呆望。〕

太（回头看见，立刻站起，走向他们）兆时！兆时！（又忍不

住抽咽。)

堇(阴走近太太身边,扶着她)婶婶,这是怎么啦?

阴(已明白了一半。)

太(对堇修)你看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啊!——

堇(望望阴。)

阴(走到书籍前,愤满地望望,抬头对太太)是怎么回事?

太(噎咽着)是,是,是叫人砸了。

〔阴和堇修望着阴太太。〕

太 你们一走就来了人,说找阴律师。我说你不在家,他们把我一推,就一哄进来,见东西就砸。我嚷谁,谁不应,等我报了警察,他们已经走了。(望堇修)你看这怎么办。(对阴)这怎么办?

堇(听完,半晌,忽然)我去打听去!(气愤)看看这是谁!(返身。)

阴(回头)不用了。

太(疲惫地坐到一块石头上又歔歔起来)你看,得罪人有什么好处啊!(用袖子擦泪)有什么好处!

堇(靠近阴太太身边安慰)婶婶,婶婶,别——

阴(烦恼,忍不住大声)不要哭了!——

太(吃一惊,停止抽咽,放下袖子愣住。)

阴(又望望地上的东西,拍拍阴太太肩默默进屋。)

〔暮色中阴太太坐着不动,堇修站在她背后,两人疑惑的目光

望着阴进屋。

〔阴推开门进屋。屋中寂静，薄暮昏暗中，一片零乱。一面回头四顾，向里走，他弯下腰，把挡在脚边的镜框拾起，放在饭桌上，又一举步，碰着桌腿边地上横着的渔鼓，简板压在底下。他拾起渔鼓和简板，用手拂拭一下，缓步走到书桌前。他漫不经心地坐到桌沿上，随手打了两下简板，沉思着轻轻抱起渔鼓，忽然地他眼睛射出愤怒的光。〕

〔庭院中董修和阴太太两人走近阶前。〕

太（忧虑）他是怎么回事？

董（低声）我不知道，问他他不谈。

〔骤然从屋内传出激昂的渔鼓声，充满了深沉的愤懑。〕

〔董修和阴太太二人惊愕地相望走上台阶，悄悄推开门进去。〕

〔昏暗里，阴兆时高踞在书桌上，急雨似地拍着渔鼓。〕

〔阴太太开了灯，屋中顿显明亮。〕

〔阴紧闭着嘴凛然望着前面。〕

〔两个女人站在房中望着阴。〕

〔渔鼓越发急促高亢，声震屋宇，塞满了空间。〕

〔两个女人迟疑着走近阴，屏息望着他，他修地停住，把渔鼓和简板顺手放在桌上，低下头，不自觉地摸了摸感觉火辣辣的面颊。〕

〔阴太太望着他的脸注视，才看出他脸上的掌痕。〕

太（望着他）兆时！（痛惜）你挨了打了！

阴（依然望着前面不语。）

堇 啊！（上前近看也痛惜地）叔叔，是谁？

太（情急）谁？

阴（不动声色）他们。

太（料到）杨大？（愣住。——半晌。）

堇（激动）这是什么世界，好人还有活路没有！当好人有什么好处？我们一辈子当好人，管闲事，帮人忙，什么苦都吃过，可是今天，（语不成声）……今天，……（忽然愤慨）好人就是无能，懦弱，羞耻！羞耻！羞耻！（饮泣。）

〔阴端坐不动，听着，慢慢立起，沉重地走到堇修面前。〕

阴（也激动地）当好人不是羞耻，是好人受了压迫才是羞耻！（走了两步，又返身）嗯，好人受了压迫也不是羞耻，是一次再次地受压迫，自己还不感觉是受了压迫才是羞耻！（快步走开，更兴奋，又停住）不对，不对，这都不算是羞耻，是我们这群好人一次再次地受了压迫，（转身对堇修，目光如炬）还不起来争个是非，跟这群王八蛋争个你死我活。（断然加重语气）才是羞耻！

（他昂然望着她们。）

〔阴太太和堇修想不到他这样激奋起来，睁大了眼望着他。〕

阴（忽然露出笑容。）

堇（也不觉染上笑意）您笑什么？

阴（微笑）我发现了一个真理。

堇（眼中闪着泪光，仰望着阴，充满了赞美和崇敬。）

阴（故意揶揄地拉长了腔调）太太，这个闲事咱们不管了吧？

太（出人意外地瞪着眼，握着胖拳头，迸出）什么？这个仇我们非报不可！

〔有人敲门声。

堇（不觉紧张）叔叔！

太（担心）别是他们又来了。

堇（机警地）我从后门出去，报告警察。

阴（镇静地）用不着，（指指外面）开门。

堇（疑问）开门？

太（望着阴）开？

阴（点点头。）

魏的声音（在院子里）在家吗？

太（望望他们，低声）谁呀！

〔魏卓平推门进来，手上提着一包生日礼物。

魏 堇修，你们大门没关上，我就一直进来了！（看见屋中景象，吃一惊，对阴太太）这是怎么了？

阴（走过来，亲切地）老魏。

魏（望着阴有些惭作）

阴（伸出手）老魏。

魏（走近他）兆时！（握着阴的手，落下泪来）居然我又见着你。

〔董修感动地望着他们。

太（也有点凄然）魏大哥。

魏（放开手）大嫂（四顾，讶异）兆时，这是怎么，出了什么事了？

董 是杨大，——

太 他们把我们的家都砸了。

魏（怒形于色，管不住地）他们是汉奸！

太（一惊）什么？

董（同时）汉奸？

太 汉奸？

魏（一鼓作气地说下去）后面是金焕吾隐名埋姓做着囤货的生意。我受够了他们的欺侮。

阴（容光焕发，抓住魏）汉奸？你说这后面就是金焕吾？敌伪时期那个金焕吾？

魏（被阴的神情摄服住，迷惘地望着他）就，就是他。

阴（狂喜，忘情地抱了太太）我的太太，好！好！好！

〔同时，在金焕吾的小客厅里似乎正是阴兆时嚷“好！好！好！”的回声一般，我们跟着听见：

金（对杨大咆哮）混蛋！混蛋！混蛋！我告诉过你，现在不是

当初，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能用这一手。

杨（阴惊的面色，强辩）我看他也不敢。——

金（怒极，顺手抓起一把茶壶，用力朝杨摔去。）

〔激紧有力的音响随着茶壶摔碎声骤起。

〔乐声倏然静止。

〔阴家书房里，深夜一时许。

〔房中静悄悄的。阴兆时伏在桌上专心书写。风从破了半块的玻璃窗吹进来，他把手举到嘴边呵着暖。

〔在他背后卧房门慢慢打开。太太双手拿着一件旧皮大衣。董修一手拿着一个有盖子的大洋瓷碗，装满开水，一手拿着半盒糖食。二人悄悄走到他身后。

〔阴太太把大衣轻轻地盖在他背上。董修将糖食盒放在桌上，一碗开水放在他手边。

〔阴抬头，和蔼地看着董修，又望望阴太太。

〔她们对他微微一笑。

太 你真地要告金焕吾？

阴 嗯。

董 什么时候？

阴 状子写好了，明天。（又低下头写。）

〔他又低下头写。

〔董修和阴太太走出房门。

〔阴停笔读着，一面伸手拿起大洋瓷碗，焐了焐手，掀开盖子，一片热腾腾的白气冒上来，漫遮了他的脸。

〔清晨六时许董修和阴太太二人和衣横睡在床上，下半身盖着一床被，她们是太疲乏了。

〔屋子里还有些晦暗，晨光曦微，渐渐浸入窗棂。

〔阴慢慢推开房门，手里拿着一束稿纸，看见她们睡了，蹑足走到床前，拉过一床毯子给她们轻轻盖上，仔细塞好被角，爱惜地看看她们，又悄悄走出。

〔他轻轻关好卧室的门，脚步轻快地走到书桌前面，翻看着他一夜的成绩。一阵晨风由破窗吹进来，他打了一个寒噤，抬头探望窗外。

〔枯树梢浴在朝阳里，一只小雀吱吱地叫着在枯枝上跳跃。

〔他把稿子丢在桌上，满怀喜悦，走过去打开走廊的玻璃门。一道和煦的阳光斜射在天花板上。他迎着晨光，站在门前，愉快地吸着清冽的气息。

第 八 本

“我们胜诉了！”

〔十天以后，晚九时许，阴家大门前小巷里。四周冷清清的，隐约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半晌，一片寂静。

〔在街灯暗影下悄悄露出胡驼子狰狞可怖的脸。他转头向阴家大门里张望。

〔阴家院子里黑漆漆的，楼上员外家的两个窗口灯光通亮。下面阴家屋子的门窗上掩着帘帷，从帘缝里露出一一点灯光。

〔胡驼子回身挥挥手，从黑暗里跟着走出两个人影。他们趋步荡过阴家大门。

〔阴家楼上员外家，此时房中电灯明光，牌桌已经摆好，姚三错站在桌边，手里捧着牌盒子。

〔员外靠在沙发上，无可奈何地望着她。

错（打开盒盖，把牌倒在桌上，侧首向身后示意）你还不去叫他？

员（绵羊似地望她一眼，顺手把旁边的小人书拿起翻着。）

错（空牌盒向桌上重重地一掼，回过头，不耐烦地）去呀你。

员（埋头看小人书）我不想去，（一页页更翻的起劲。）

错（到他面前，一把抢过小人书）你把我的小人书放下，你去找阴魂不散去。

员（莫奈她何）奶奶！人家前几天家才叫人砸啦。

错（理直气壮）那牌不能不打呀。

员（懒洋洋地）平时三缺一，今天四缺二，就是找上来也是白搭。

错（一扭身走开，任性）我不管，反正你给我拉人来。

员（哭丧着脸）我的奶奶，我不舒服！

错 你不舒服？（转身）我还不舒服呢。（逼到他面前）员外，我跟你说，我真是嫁……

员（笑嘻嘻地）嫁错了人。

错（一赌气，跑到床上，拉床被，蒙头便睡。）

员（望望她，束手无策）好，好，好，我去，我去。（走出。）

〔员外站在楼梯旁，扶着扶手，迟疑着不想下楼。半晌，他抬头向房门望望，苦着脸，死阳活气地，双手插入袖筒里唏唏缩缩，一步一步向下走。

〔他走下最后一层楼梯，又踉跄了一下，悄悄走到阴家书房门前，轻轻叩一下门。里面没有声音。他皱皱眉，才又举起手，刚要再敲，……

〔过道门开，周秉望推门匆匆走入，手上拿着一卷报纸。

〔员外向周秉望勉强一笑，点点头。周也随意招呼一下，走向董修房，敲敲门。

董修的声音 进来。

〔房中董修伏在桌上写东西。〕

周（推门入）董修。

董（回头笑笑）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周（走到桌边）你还在写文章？

董 嗯。

周（把报纸递给她）你看，今天晚报又登出详细的消息。

董（一面接下报，抬头望着他）怎么样？

周（点头称赞）好。

董（得意）我写的。

周（喜爱地）是吗？真好！（指指报，兴趣盎然）你看还有一篇社评。

董（没想到）哦？（站起）走，咱们给叔叔看去。

〔房门有人轻轻叩了两下。〕

董（望着门）谁呀？

〔门慢慢的开了一小半，员外勾着腰探进头。〕

员（眯着小眼睛，讷讷地）阴家大小姐，你打，打牌不打？

董（望着他，有点啼笑皆非）我？

周（瞪他一眼，直腔直调）对不起。（大手放在他的秃头上，毫不在意，机械地把他塞出门外。）

〔员外就顺势乖乖地缩回。周打开门，让出董修，自己随后走出。〕

〔员外呆磕磕地望着发愣。〕

〔卧室里，阴兆时坐在椅子上洗脚。他脸上神气很严肃，戴着眼镜在看报纸。阴太太提着水壶，向地下的盆子里加热水。〕

阴（看着报，两脚提起）够了，够了。

〔阴太太笑笑走开。〕

〔董修同周秉望穿过书房走进卧室。〕

董（欣然）叔叔您看。（把报纸递给阴。）

阴（向周点点头，把手里的报纸丢在地上，接过董修递过的报纸看。）

太（走过来，十分关心）什么呀，董修？

董（微微弯着腰，在报上指点）这儿，这儿。（回头对阴太太）大报上都登出金焕吾他们全体被捕的消息，并且有了社论提到这件事。（又弯着腰看报）叔叔，叔叔，你看。（又回头对阴太太）现在报上有了叔叔的名字了。

阴（不做声，专心看报。）

太（伏在阴背后看报，高兴地）这下好啦。

阴（看完报，放下，望望他们。）

周（热诚）阴先生，这是您的大胜利。

阴（沉着地）你们慢点欢喜，路还长呢，杨大漏了网。

周董（同时一惊）啊？

阴 我刚从法院探听了回来，杨大走了狗运，逮捕的时候，他

不在。

堇（失望）他跑啦？

〔有人轻轻叩书房门。〕

堇（回头大声）谁呀？

〔阴向门望。〕

〔员外推开卧室半掩的门又探进头。〕

员（一眼瞥见阴，噤嚅着）今天阴律师，您，您打牌不打？我们楼上……

周（走去）对不起。（对着他的秃头，又把大手伸出。）

〔员外头一仰，小眼一翻，乖觉地自动缩回去。周把门关上。〕

阴 明天法院第一次开庭。（穿好袜子套上鞋）我出庭，你魏伯伯也要去做证人的。

〔庭院里魏卓平匆匆由院门入，快步走上台阶，急促地敲门。〕

魏 开门，开门。

太太的声音 谁呀？

魏 我，兆时在家吗？

〔阴太太开门，魏走进，顺手关上门。〕

太（看他那慌张的神气，惊异）魏大哥！他在家。

魏（气咻咻地，取下帽子，对阴太太）我有事跟他商量商量。

阴的声音 哪一位？

太（回头）是魏大哥。

〔阴从卧室走出，后随董修和周。〕

阴（笑着迎上来）欢迎，欢迎，我正要跟你谈谈。

魏（不安地）我，我有点事。

阴（笑着爽快地）说吧。

魏（呐呐）我想我们两人谈谈。（取下帽子。）

阴（望望他）好。（对董修他们）你们先进去。

〔三人也疑惑地望望魏，走进卧室。〕

魏（低声）你已经告了他了？

阴（点点头。）

魏（紧张）法院已经给了我传票，你叫我做证人？

阴（点点头，将他手中帽子取过来放在桌上。）

魏（急煎煎地）我对你说过。不要把这件事情声张出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一帮人。（不觉轻轻跺一下脚）不是好惹的。

阴（镇定地）别急，别急，说清楚你是什么意思。

魏（面有难色）我实在对不起，我（躲闪）我，我实在不能当证人。

阴（望着他。）

魏（从身上掏出一把小手枪和一封信）你看，我刚刚收到的。

阴（看信。）

魏（伺望阴）你看，他们预备跟你跟我大周旋一下。（抖抖索索地）你看这手枪里连子弹都有。（慌张地）我要走了，你要看见

马屁精，千万别说我找过你。（神情恳切）兆时，我觉得你也最好不要出庭。（戴上帽子，匆匆地）我走啦。

阴 别走。

魏（恳求）你让我走吧，我现在确实有点怕。（拔步就走。）

〔魏头也不回，匆匆走出门去。〕

〔移时董修和周站在桌旁。董修拿着手枪仔细看。周走过来董把手枪递给他，他也细看。〕

董（抑压着气愤，平淡地）来吧，我们看看这个世界还有是非没有。

阴（低声）这件事千万别告诉你婶婶，省得她害怕。

董（点点头）我知道。

周（感到情势的紧张，义不容辞，沉肃地）今天我想不回去啦。

董（坦然）为什么，何必呢？

〔魏又在走廊上急急敲书房门。〕

魏的声音（急骤）开门，开门。

〔董修去开门，魏一步迈入。〕

魏（神色惶惶，一面向里走，一面说）外面大门开着，你们还不关上！（看他们都不动，着急）关上，关上。

阴（看见魏惊慌的神气只好对周）请你去关上。

〔周看了魏一眼，走出去。〕

董（拉开一把椅子）坐下，魏伯伯，（倒杯茶递给他）喝点茶。

魏（不坐，紧张地）我，我刚一出门就看见有人。

董（看看阴，不十分相信）不会吧？

魏 是有，他们跟着我，我就回来了。

董（转身向外走）我去看看去。

魏（要拦他）不要看，不要看，小心。

〔董修已出去。

阴（安静地）老大哥，坐下。

魏（忧容满面）今天晚上我住你这儿。

阴 好，正好。明天我们早上一块到法庭。

魏（恳求）不，兆时，今天早上马屁精对我说过，叫我不要去，去不得，我是去不得的。

阴（凝视他）你为什么这么怕他们？

〔董修缓步进屋。

董（沉着）叔叔，是有人。

魏 你看，你看。

阴（依然正色盯着魏）你还没答复我的问题。

魏（心悸）什么？

阴 你为什么这么怕他们？

魏（忐忑）我，我……

〔重重的关大门声。

魏（惊魂不定）啊！

〔半晌。〕

〔周推门走进，一脸愠怒。〕

阴（立起，严肃地）你坐下，我要问你。（正言厉色）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怕他们？你有什么短处在他们手里？你难道不知道我人挨了打，家叫人砸了，惹出这么多事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们孤儿院！为的是那些无父无母的孩子们！为的也就是你。（愤切）你怕，你怕，你现在就知道怕！躲躲藏藏，不知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爆发）今天我要跟（拍桌）你翻了脸，我要你说，你说，你说，我要你说，你过去做了些什么！

魏（窘迫惭愧）兆时，我，我。

阴（沉重）要不然就是你根本没把我当做真朋友，（愤愤不能自持）你从头到尾瞒着我，你跟他们串通在一起……

魏（情急）不，不，不，我，我说。

阴（厉声）你说。

魏（痛苦地）我，我也是个……

董（思过半，惊异地低声）汉奸！

周（没有料到，望魏。）

阴（注视。）

魏（苦笑）所谓的汉奸吧。他们拿住了我这个短，恐吓我，要挟我。

阴（抑压下惊异，沉隐地）卓平，你究竟是怎么一个（略顿，不忍

直说) 汉奸?

魏(面有愧色,低头)我在那时候,当过,当过保长!

阴(微笑)一个保长!

魏(恳切)天地良心,我确实是被逼才做的,我没做过一件亏心的事。可是,马屁精他们就这样的欺侮我!占了我的房子,害了我的孤儿们,(落泪)累了我的朋友,弄得我现在像个孤鬼。兆时,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大哭。)

阴(侧然,正要安慰他。)

〔有人敲门声。

马的声音 阴律师在家吗?

魏(慌张立起)马屁精他来了,兆时,把他支走吧。(急切)把他支走,千万别叫他知道我在此地,我来找你。

马的声音(有点不耐)阴律师在家吗?

阴(高声)在家。(对董修)你去开门。

魏(焦虑)兆时!

〔董修、周二人走出。

阴 我正要见见他。

魏(惊弓之鸟)兆时,他是来找我的,一定又有什么事情啦。我现在看见他就怕。我看我躲一躲,要不,想法把他支到别处去。兆时,你答应我。

阴(沉着脸)好。(向门走。)

魏（拉着他）你小心，别吃他的亏，他是个笑面虎，（管不住）你挨打是他害的你，他那天喝醉了，得起意来，跟我说的。

阴（沉默地点点头，走出。）

〔过道里，马屁精衣着考究，不见往日的寒伧，眉宇间有点骄傲。〕

马（笑着）大小姐，好久没见啦。（四处用眼一扫）还是那个老样儿，真是到老朋友这儿就像到了家似的。（随意地）魏伯伯在这儿吗？

周（瞪着他。）

董（冷冷地）不在。

马（还是随意地）咦！他刚才跟我说他要到这儿来的吗。（拔步就向书房门走。）

〔董修刚要上前拦，阴走出来。〕

阴（端立门前。）

马（亲昵地）阴三爷！

〔员外从楼上咚咚地跑下来。〕

员（兴匆匆地）马屁精，我听着就是你，稀客，稀客，来得正好，来得正好！四缺一，我们二奶奶正等着你们二位打牌呢。

马（望望阴的郁暗的脸，强笑着）好，好，好，怎么样，阴大哥？（若无事然）嘿！嘿！我是进门就打牌。

阴（盯着他。）

员 来吧，阴三爷。

阴（决定）好。

〔三人上楼。

〔书房里董修在窗前窥望，魏站在她身后。

魏（忧容满面，拿询问的目光对着董修。）

董（看看魏，又向窗外望。）

〔大门前，二三人影拖长在地上，一个个缓缓踱过去。

〔胡驼子又从黑暗中返立路灯下，凶恶的目光闪闪对着阴家窗子。

董（回过头）没有走，像是又多了几个人。

魏（颓然坐下，忽又站起来，拿起帽子向厨房走。）

周（从厨房走入）您不用去啦，后面也有人。

〔楼上员外家阴兆时，马屁精，姚三错，员外，四个人正围桌打牌。

〔员外拥在一床花格毛毯里，打着哆嗦。

〔三错一脸懊恼，输多了钱，正没好气。

错（对员外）抓牌呀你。

员（哆哆嗦嗦摸了一张牌。）

错（望望马，望望阴，又瞪了员外一眼，忽然感慨地）没法子，我呀一辈子就爱打个牌，我们员外呀，就爱打个摆子。

马（正偷偷瞟着阴，听见三错的话，笑了一声，一面带笑咳嗽。）

阴（敲着牌，目不转睛地望着马，随意打出一张牌。）

错（望了阴一眼）阴魂不散，钱都叫你赢去啦，你怎么还绷着脸像阎王爷似的。

阴 你没看见我头上有一股子冤气？

马（谄笑）您还冤？我们三个人都是送款委员，今儿个小弟我专心给您阴大哥开心来的。碰。

阴（瞪着他）你发了财了吧？

马（莫知所以）没有，没有，我哪儿来的财气呀。

阴（冷冷地望着他）看你这个脸可像。你看你这眉毛多清多淡，像把没毛的刷子，送到当铺里押，起码是五根金条。再加上你这根鼻子，一共就是十根。（使劲打出一张牌。）

马（赧然）您多夸奖，多夸奖。吃。

阴（抓一张牌）可你眼前就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灾星。

马（变色）啊。

阴（盯着他不放松）杨大的事犯了案啦。

马（开始惊慌失措，却故作镇静）我知道，我知道。（摸牌。）

错 这儿，这儿，你摸错了牌啦。

阴（对马，一直是用平稳的声调）你最近没看见他？

马（连忙）没有，没有，（鄙夷地）我怎么跟他来往。

阴 我倒是跟他来往过。

员（毛毯包得更紧，咬着牙，莫名其妙地呆望他们。）

错（大声）开杠！

阴 前两天我去找他。

错（高兴地拍掌）又开杠！

阴 进门我就挨了两个耳光。

〔三错与员外也感到奇怪了，停牌不打，员外益发抖得厉害。

马（躲避阴的眼光强笑）那怎么会！

阴（仿佛很和蔼地）你知道是谁打的我？

马（畏怯，低声）杨大？

阴（摇摇头）不是，还有比杨大更可恶的东西！（拿起筹码向马脸上一扔，立起，接着噼啪两个耳光打在马脸上。）

马（猛地没有提防，昏惑）阴大哥！

〔此时在阴家大门前小巷里。老熊刚收车路过这儿，他闲闲搭搭地坐在脚踏车上懒洋洋地踏过来，忽然若有所见，下车站定注视。

〔昏暗的街灯下，胡驼子把脸缩在大衣领子里，露出一对凶恶的眼睛，身后隐约伺立几个汉子。

〔老熊倏地跳上车，折回来路，急踏而去。

〔马屁精拖着围巾和大衣从楼梯上一面回头，一面向下跑。

〔三错在楼梯上边大声劝着，员外也裹着毛毯惊慌地站在三错身后，哆哆嗦嗦扶着她的肩膀。

三员（同声）得啦！得啦！阴大爷！算啦！算啦！

阴（跟下，气咻咻地）我就打你，打你，打你这个王八蛋！

马（一言不发，打开门跑出。）

〔阴太太，董修和周从书房匆匆走出，魏在里面很快地把门关上，留了一条缝向外张望。〕

太（惊惶）兆时，兆时你又怎么了，你发疯啦！

阴（微笑）没怎么，我打一条狗。

〔董修和周二人得意地相望一眼。〕

阴（走到门前，一手推开门兴奋地）别再躲着啦，明天我们一同到法院。

魏（惊惑）法院？

〔次日晨八时许，法院里旁听席上陆陆续续坐满了人，辩护律师和记者们都已就席，法官们还未升庭。旁听的人群中大都在谈着今天要审的案子。〕

〔同时，阴家庭院里，阴兆时，董修，魏卓平三人步下走廊站在院中。〕

董 已经不早了，快走吧。（正欲开大门。）

阴（忽然想起）哦，手枪没带。（要返身进屋。）

董 这儿呢。（从大衣袋内掏出手枪递给阴）子弹也在里头。

魏（愕然）这是干什么？

阴 这是给法官看他们恐吓你的证据。（向大门走，对魏）你看！

〔他们望出去。〕

〔一个八九岁的小学生，提着书包从门前经过，一边高兴地唱着“我是一个小鼓手……”〕

阴（轻快）大太阳下面，这还有什么事情？别怕，走吧。

〔他们出了大门。〕

堇（看看腕上的表）又去了五分钟，快走。

〔堇修与魏走在前面，阴随后。〕

〔胡驼子正在墙边窥伺着，看见他们，就向另外两个流氓招手跟上去。〕

堇（感到后面有人，低声）人来了。

〔魏胆怯回头。〕

阴（对堇修）慢点走。

〔魏意欲走开。〕

堇（拉着他的衣袖，急促地）别再想回去了。

〔魏低头急走，堇修放慢脚步靠近阴。〕

〔此时法院正在开庭，五位法官入座。正中是审判长，衣蓝边黑袍，左右是两位陪审推事，公案两端是衣紫边黑袍的首席检察官，和衣黑边黑袍的书记官。人声顿时停止。法官嚷着“起立”，大家站起，坐下。全庭只听见起坐时的声音，空气肃静庄严。〕

〔同时，小街上，阴，堇修和魏，三人仍埋头急走，胡驼子等尾随在后。一条小石子路横在前面，沿路一带污水河沟。阴等走到小街尽头墙角处正欲拐弯，河沟边电线杆下站着几个流氓迎上他

们，阻住去路。他们返身走，胡驼子与流氓等会合紧紧跟上，走了不几步。

胡（上前寻衅地拉着董修的围巾。）

董（猛地返身厉声）干什么？

〔阴抢上护住董修，被胡驼子一拳打倒。

董（气极，冲到胡面前）你们讲理不讲理？

阴（爬起来，拉过董修）走，讲理不在此地。

〔镜头，闪入法庭，人们注视法官。

审判长 提被告金焕吾。

〔庭后角一小门被打开，金焕吾低头走出，大家回顾。

〔镜头闪入路上。我们只看见阴，董修和魏三人急走的脚步。

胡驼子与众流氓的脚步跟随着。

董的声音（小声）不早了。

阴的声音（急促地）快，还赶的上。

〔三人脚步加快。

流氓甲的声音（脚步稍落后，低声）驼子，该动手了吧？

胡的声音 别急，到地方动手。

〔镜头闪入法庭。金焕吾垂着双臂站在被告栏里，满脸阴霾。

〔镜头闪入路上，阴，董修和魏经过一条满是破落门户的小街，快到与大路衔接处。

阴（望望前面）到了大路了。

〔流氓等慢慢跟在后面，一个个窥视着他们。〕

胡（环视身边流氓）是地方了，来吧。

流氓甲（一步窜上，在魏肩上重重一拍）喂，滚开。

魏（回头，大吃一惊）兆时，兆时！

董（情急）叔叔，手枪。（手伸入袋内。）

阴（厉声）别动这个，动这个就不用到法院了。

〔他们赶忙走，但左右去路都被另一批流氓所阻挡。他们正要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胡（大嚷）动手吧。

〔忽然由马路右方传来一片喧嚷声，大家不由得都回头望。〕

〔远远大批三轮车向他们急踏而来。〕

董（看清楚，喜极大嚷）是老熊！

胡（听见一愣。）

〔镜头闪入法庭。庭上有人不时回头朝入口的门望。〕

审判长 请检察官陈述起诉意旨。

检察官（立起）被告金焕吾……

〔镜头闪入路上。我们看见大批三轮车的车轮飞快地滚过。〕

〔三轮车由远而近。〕

熊（越过其余的车子大嚷）胡驼子，我们找你来了。

胡（惊慌中回顾众流氓，示意向阴动手）打，快打！

〔流氓等一拥而上，流氓甲乙将董修和魏推开，二人被推踉跄

跌入人行道上。

〔老熊跳下车冲进去解救阴。〕

〔流氓乙举起一根木棍要向阴打，阴已跌倒地上。〕

董（惊叫）叔叔！（欲上前，魏拉住她。）

〔三轮车夫们骑着车子冲上去。〕

熊（混乱中打倒胡驼子，一把拉起阴）你们快走吧。

〔镜头闪入法庭。〕

审判长（高声）传原告阴兆时，证人魏卓平。

〔原告栏与证人栏都空着。〕

〔镜头闪入路上。一边是阴，董修和魏向前跑。魏渐落后，董修拉着他同跑。〕

〔一边是众流氓急奔，老熊等追赶。〕

〔镜头闪入法庭，原告栏，证人栏依然空着，人们焦灼地等待着。〕

〔镜头闪入路上。我们先只见阴，董修和魏三人的脚步跑着，镜头渐向上移看到全身。愤急交迫使得他们木然没有一点表情。〕

〔另一边，在十字路口上，众流氓纷纷散去，只剩下胡驼子慌张而吃力地拐弯跑上人行道。三轮车夫们弃车徒步追，老熊冲上人行道，与胡驼子二人距离已近。〕

〔镜头闪入法庭。审判长见阴与魏久候不到，转头与推事商量，他们抬头看钟。〕

〔时钟正指八点五十九分。

〔被告栏里，金焕吾双手扶在栏边，望着原告人空栏，脸上闪过一丝微笑。

〔镜头闪入法庭门前路上，阴，魏和董修三人脚步渐渐慢下来。

阴（喘着）到了，怕已经晚了。

〔此时法庭里，人们都显出失望的神色。

审判长 本案告发人同证人没有到，改期再讯。

阴的声音（大声）审判长！

〔人们回头望，阴，董修和魏急急步入。

〔金焕吾看见他们，脸色一沉。

阴（在门前站定）审判长，阴兆时报到。

〔阴，魏二人分别走上原告栏与证人栏。

阴（喘息未定，向审判长鞠躬）审判长，（掏出手绢擦着满脸的汗水，转身对金，正色地）金焕吾先生，法庭以外还有你许多狐

群狗党，法庭之内就有你无数的敌人。（向法官）审判长，我可以用多少事实来证明，过去现在这位金焕吾先生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所做的种种罪恶。我要控诉他们！不，不是我，是眼前在旁听席上多少不曾开口的被害者，大家要凭着法庭的公正和尊严控诉他们！

〔乐声骤起，由低沉森严逐渐转为凄厉洪亮。

〔紧随着乐声闪出以下的画面：

〔画面渐显。我们看见一副粗巨的铁链落在金焕吾面前荡来荡去。金愀然变容睁大了恐怖的眼望着，慢慢低下头。

〔画面叠化入。链在摆动。金焕吾旁边出现了杨大猱狞恼怒的脸。

〔画面渐隐。

〔乐声严肃，沉重而急切。

〔画面渐显。

〔春雨绵绵，天色灰暗，阴兆时撑着一把油纸伞，提起裤脚，走过泥泞的石子路，站在人行道边，向远远的三轮车招手，三轮车走近他。

阴（手一指，匆匆地）到法院。

〔乐声不停。

〔画面叠化入。

〔酷夏烈日蒸人，阴兆时挥着芭蕉扇，站在一个冷饮摊前喝酸梅汤。员外从后面走来，一手拍在他背上，阴回头，员外似乎是问他到哪里去。

阴 到法院！

〔乐声不停。

〔画面叠化入。

〔阴家庭院里，一片黄叶寂静地落在大门前地上，阴兆时穿着夹大衣，轻悄悄地打开门。阴太太赶出来似乎问他到哪里去。

阴（对太太）到法院。

〔乐声不停。

〔画面叠化入。

〔漫天风雪，阴兆时顶着风埋头前进。路上只有一二行人，迎面走来一个女子，低着头，从他身边擦过。阴站住回头，看出是董修，走过去在她的肩上拍了一下，董修一惊抬头。

阴（拉她一同走）到法院。

〔乐声不停，渐趋森然。

〔画面叠化入。

〔阴卧室里黑黝黝的，床前一盏台灯用布遮上。阴忽然从浓睡中跃起。

阴（惊慌，低声）到法院！

〔乐声中忽然一片杀气，混乱错杂。

〔昏黑中从远远近近各个角落发出无数阴兆时的声音逐渐宏亮地嚷着：

“到法院，到法院，到法院，到法院！”

〔乐声突然静止，岑寂无声。

〔画面渐显。

〔无天无地，冷落空洞，灰濛濛一片。

〔金焕吾，杨大远远出现，金在前面，杨在后紧跟着，两人仿佛足未着地似地缓缓向前走进。

〔冷寂中，金杨二人慢慢低下头来向前步行，渐走渐近，几乎到了我们的眼前。〕

〔蓦地他们脸前一扇粗重的铁栏门碰啷一声关上。〕

〔二人猛然抬头，脸上露出恐怖与绝望。〕

〔乐声轻快欢愉。〕

〔杨柳树的嫩枝条抽出新芽，在和煦的春风里摆动。〕

〔法院开庭，五位法官入座。法警嚷“起立！”“坐下！”〕

〔在旁听席的第一排坐着魏卓平，董修，阴太太，姚三错和员外。〕

〔阴兆时站在原告栏。〕

〔金焕吾，杨大立于被告栏。〕

审判长（宣读判决文）金焕吾等汉奸一案宣告判决。（立起）金焕吾，通谋敌国，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

〔金焕吾愀然变容。〕

〔董修高兴地拉着阴太太的手，魏和员外全神贯注地听着，三错拍了一下手，员外用手臂碰碰她，她立刻放下手，旁听的人们高兴但又抑压着，寂静无声。〕

审判长 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必需费用外，均予没收。杨大兴通谋敌国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四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必需费用外均予没收。

〔杨大怒目垂视。〕

〔退庭。

〔人们欢呼。

〔阴一面向外走一面向听众中的许多熟人点头招呼。记者们跟着他。

〔董修等被挤得无法走近。

魏（挤上前拉着阴的手）兆时！

阴（望着他）民庭也宣了判，孤儿院发还。

魏（喜极不知如何表示）发还！

〔董修等走过来，他们刚要说话，记者们已将阴包围起来。记者 阴先生，对于这次的判决您有什么感想？

阴（微笑）我没有什么感想，我就是快活，快活，快活！

第 九 本

“ 嗯，不远了。”

〔当晚八时许，在一条小街和黑巷的转角处，巷口电线杆子上街灯昏黄，魏坐在电杆旁一块石头上气呼呼的直喘。

〔董修和周二人漫步低语，走到小巷口。

魏（向他们叫）董修！

〔二人赶上去。

董（不见阴，关心地）叔叔呢？

魏（还喘呼呼地）我追不上，（指黑巷）他一个人直跑。

董（着急）他喝醉啦，怎么能一个人走啊！（望着黑巷）这么黑！（向周）快点，（跑着）叔叔，叔叔！

周（跑过董修前）阴先生，阴先生！

〔小巷里，黑漆漆地没有一点光亮，只衬着夜晚的天空模糊地看得出一堵高墙的边缘。

〔阴喝得醉醺醺地，沿着墙根下，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向前迈着小方步。忽然他撩开西装衣襟，手一扬，做着挥马鞭的姿势，飘然疾走。

阴（放声大唱）“一马离了啊——”

〔高墙上，离他两三步距离，露出一个人影，慢慢站起来，举起一块大石头等待着。

阴（声调悠扬）“西凉——”

〔墙上人用力将石头狠狠向他身上一砸，即行隐去。

〔阴一声未响，踣倒地下。

董（从后面追上来）叔叔，叔叔！（突然止步。）

〔董修，周二人跑近前，董修蹲下，周二蹲下抱住他上半身。
二人仔细一看，地上一小摊血和一块石头。

〔一小时后，卧室里。阴兆时头上扎着白纱布，闭着眼，仿佛有点昏沉沉的，靠在一叠被褥枕头上。周弯着腰，站在床边细心地摸他的脉搏。魏忧虑地坐在床边上，望着阴太太一脸泪痕，立在床头町望着他。董修在阴太太身后正把一碗水交替倒着弄凉了，递给阴太太。阴太太弯腰把水轻轻送到他嘴边。

阴（眼睛微微张开一下，摇摇头低声）不喝。

〔阴太太一阵心酸，走开坐到桌前椅子上，转身流泪。

〔董修回头同情地望望阴太太，又焦虑地看着周二，等候他的诊断。

〔门把扭动，员外轻轻推开门，探望一下，蹑着脚轻悄悄地走进。三错蹑手蹑足跟在后面。

〔阴太太看见他们，默默地站起来。

〔员外忧形于色，走到床前，对阴望了半天，又回头望望大家。
三错随在他身后也是一脸忧愁。

员（对阴太太低声）这会儿怎么样？

太（摇摇头擦泪。）

〔周摸完脉，把阴的手小心地放进被里，走到一旁。魏立刻站起跟过去。〕

董（望着周低声）怎么样？（走近周）不危险了吧？

周（有点难色，低声）现在还难说。

〔董修回头望望阴，忍不住低泣。〕

〔阴太太又掉泪，三错，员外，望着阴太太，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三错扶着阴太太的手臂，也擦着泪。〕

太（望着他们）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阴家大门前小巷口，一个傻傻的老人，驾着一辆殡仪馆的尸车，高踞在车座上，口中衔着旱烟袋。一匹瘦弱的白马拖着车拐进巷子，寂寞的巷内响着石子路上的马蹄声，车子缓缓朝阴家大门走去。〕

老人（注意望望路旁的门牌，知道前面就是了，把烟袋从嘴里拔出，顺手在座沿上敲敲。）

〔卧室内。员外和三错站在阴太太面前，摇头叹气。周沉思着，董修擦着泪走到阴太太身边。〕

〔魏站在窗前，望着外面，落下泪来。〕

阴（忽然伸出手）哼！

〔大家回头，阴太太赶快过去。〕

阴（无力地）渴得很。

〔董修递碗水给阴太太，阴太太拿给阴喝。

阴（喝了口水）刚才喝多啦。

〔董修上前扶着阴太太，二人脸上微露欣慰。

〔魏不动，擦着泪，眼睛盯着他。

员（走到床边）阴先生！

阴（霎霎眼低弱地）又三缺一啦？

员（点头安慰他）啊，啊，就等您好了打牌啦。

错（站在员外旁，温和地）是啊，阴先生！

阴（微微一笑）哼，阴先生这次怕真要“阴魂不散”啦。（闭上眼）

〔阴太太哭。

〔忽然有人乱敲大门高声嚷：“阴太太在吗？”

〔大家听见一愣。

阴（睁开眼）有人找你？

〔阴太太慌张走出。

〔阴书房门外过道。

〔阴太太打开门，老者带着两三个人一涌而进。

〔董修走出书房门。

太 你们找谁的？

老者 我们是殡仪馆抬尸首来的。

太 抬尸首？

堇（惊叫）啊？

〔周，三错，员外匆匆走出书房门。

老者（愣头愣脑）嗯，抬尸首来了。

〔周顺手关上房门。

〔卧室内。

阴（手臂撑着身子，半坐着谛听，对魏）你听！（指指自己）
抬我来啦！（一跃而起。）

魏（着急拦他）干什么，干什么？（拦不住。）

阴（光着袜底，在屋中乱找。）

魏（急切跟着他）什么，什么呀，你要什么呀？（扶他。）

〔阴一把抓起凳子上放的筒板。

阴（回头）他们要我死啊，我偏不死！（甩开魏，愤怒地踱进书房，摇摇晃晃，一直走向通过道的门。魏在后面追着喊，“老弟！老弟！”）

〔过道上。

老者 你们有电话来。

〔过道门推开，又有四五个人拥进，提着许多纸钱，香烛，寿衣和孝衣。

送纸钱人（冒冒失失）您这儿办丧事？

老者 你看！

〔阴忽然推开书房门，迈入过道。魏跟在他身后。

太兆时！

太堇周（想不到，同声）叔叔！

阴先生！

阴（目光向来人等一扫）尸首来了！（举起简板闷头就打。）

堇周（同时）叔叔！

阴先生！

老者（慌张失措，闪躲着）哎呀，弄错了！

太魏（同时急叫）兆时，兆时！

兆时！

阴（不理他们，向来人等，噼啪乱打。）

错（一声不响，顺手抓起一根拖把，对准他们，没头没脑地乱扫。）

众人（闪躲，乱嚷）哎，哎，别打人别打人！

〔众人挤着叫着向门外拥出。

〔卧室内。

阴（站在床前，兴奋地）哼！我偏不死！我偏不死！（有些不支，阴太太和魏赶忙扶住他。）

〔卧室，翌晨八时。

〔窗子上洒满了阳光，阴躺在床上宁静地闭着眼。阴太太轻轻地替他加上一床毯子。

〔魏坐在桌前椅子上翻看一本中医书。堇修把窗子打开一点，

放进新鲜空气。三人脸上都有点睡眠不足疲惫的神气。

〔窗外屋檐下一只麻雀吱吱叫着，跳来跳去，又飞了。〕

〔周轻轻推开门，他们回头，周赶快走到床前。〕

周（细心地摸脉，露出喜色，轻声对他们）奇怪，他真地好些了。

〔惊蛰过，春雷鸣，雨后田野里一片清新，微风吹动碧油油的禾浪，池塘里涨满了水，一群鸭子自在地悠游。树枝上隔夜的雨水在温暖的朝阳里闪着光。〕

〔半个多月后清晨九时，书房内。〕

〔阴兆时靠在沙发里，腿上盖着毯子，面容较前稍显丰腴，头上的伤处只贴着一小方白纱布，他露着恬愉的微笑，慢慢地拍着渔鼓。旁边小矮桌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肉汤。〕

〔孤儿院的钟声又响了，他停止渔鼓谛听着。〕

〔孩子们在唱歌，他抱着渔鼓站起来，光着袜底轻轻走到窗前瞭望。〕

〔厨房里。〕

〔阴太太正在洗着菜。〕

太（愉快声音）兆时，兆时，你在干什么呢？

〔书房内。〕

阴 我在躺着呢！（立刻又拍着渔鼓。）

太太的声音 兆时。

〔阴又轻轻走回沙发。

〔阴太太端了一碗豆浆走进。

太（温和地）这才对了，一个人弹着唱着，伤就好了。

阴（放下渔鼓）太太，我已经好了，你看。（他站起要走。）

太（赶快放下豆浆，要扶他）别乱起来走路，你给我靠着，打你的渔鼓，唱你的道情，再养几天。这回我再也不许你多管闲事了。

堇的声音（在院子里嚷）叔叔！

阴（面露喜色抬头朝外望。）

〔堇修与魏卓平进来。

魏（提着一包点心，走近阴，关心地望着他）兆时，今天怎么样？

阴 看吗，（又站起来）完全好了。（挺起胸做出强壮的样子。）

太（又过去按他坐下，像对一个顽皮的孩子）坐下！（转对魏）翘翘她们都好吧。

魏（高兴地）都好都好，（把一张支票交给阴太太）这又是一笔捐款，报馆替你们收下的。

堇 叔叔，你看多少读者关心您，他们都希望您快好，好了以后您再继续——

太 堇修！你别又鼓动他啦！

魏（笑嘻嘻地）不会，不会。

太 我该做饭去了。（对堇修）别叫你叔叔乱动。（对魏）魏大

哥今天在我们这吃饭啊！

魏 好。

〔阴太太走出。〕

堇 叔叔您真地完全好了吗？（把桌子上豆浆递给阴。）

阴（喝两口豆浆）我偷偷下地走了好几天了。（喝完豆浆把碗交给堇修。）

堇（接下碗盯着他）有精神吗？

阴（翻翻眼）我什么时候没精神过？

堇（小声）叔叔，我告诉您一件实在气人的事。

魏（笑责）你又来了。

阴（非常感觉兴趣的）你说。

〔厨房里〕

〔阴太太忙着做菜。〕

堇（蹲在阴腿边，兴奋地说着）您看这气人不？

阴（谛听着点点头。）

魏躺着吧！

阴（忽然把毯子掀开）走。

堇（惊讶起立）走？远得很哪！

阴（站起）咱们就走。

魏（上前要拦他）兆时你——

阴（把渔鼓向他手里一塞）拍！（按他坐下。）

魏（不由他不接。）

阴（从地下一推书里翻出鞋，提在手里）走！

魏（看着他也忍不住要笑。）

董（也笑着又有点担心）好吗？

阴（腿一扬，精神抖擞，对魏）怎么样？还年青吧？（对董修）咱们轻轻的（指着通过道门）从这边。

〔阴和董修二人向门走。

魏（站起）兆——

太太声音 兆时你在干什么呢？豆浆喝了吧？

阴（高声）喝了，我在打渔鼓呢！（对魏做拍渔鼓势。）

魏（不觉地又坐下望着他们，老老实实拍起渔鼓。）

〔董修和阴二人走出门。

〔董修和阴二人在大门前。

董（伸手一让）叔叔请！

阴 小姐请！

〔二人同时走出大门。

〔周走过阴家大门。

阴（好心情地）咦，周先生。

周（惊讶高兴地）阴先生，您怎么都出来啦？

阴（一本正经地）我有事。

董（对周眨眨眼）你不跟我们一块去吗？

周（举起医药皮包）我要到孤儿院给孩子们检查身体。

阴 也好，等着，等我的头再打破了好找你。

周（恍然，笑笑，向他们挥挥手）再见！

阴堇 再见！（挥着手走。）

〔厨房里。

〔阴太太在淘米。

〔渔鼓声从书房里传出来。

〔阴太太带着很愉快的样子。

〔书房里。

〔阳光从玻璃窗射进来照着魏。他端坐在沙发上，索性痛痛快快，起劲打着渔鼓。

〔阴和堇修二人在旷野大路上向前走，堇修脚步逐渐慢下来。

阴（望望她）累了吗？

堇（又提起精神爽快地）不累，您呢？

阴 我？走！

〔二人向前走。

〔阴和堇修二人又走了一程，堇修停住。

堇（望阴）快到了吧？

阴（举手遮住日光，向前眺望。）

〔碧蓝的天空，无垠的旷野，宽畅的黄土路上高高低低起伏着一些小土岗。天边上飘着白云，远远地平线上隐约望得见一点树影。

大地洒满了阳光。

阴（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却点头笑嘻嘻地）嗯，不远了。

〔二人并肩举步。

〔隐约的乐声逐渐宏亮，亢奋快乐，渐渐充满了整个的空间。

〔董修愉快地随着乐声哼唱，眉眼间洋溢着朝气，阴兆时昂着头满脸兴奋和严肃，二人大步向前迈进。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 9 4 8 年 5 月版）

日出

曹 禺 万方改编

乡村的黎明，田野灰蒙蒙的，雾像水纹般波动着，飘荡着。两个人的身影在雾中若隐若现。

陈白露，还是少女的模样，站在一座小小的坟前。她的身旁站着诗人。他曾经是她的伴侣，但是现在，两个人的脚边都放着各自的简单的行李。

坟上竖了一块木牌——爱儿小露之墓。

诗人沉浸在哀伤的遐想之中，然而，这并不能抑制住他对生命的渴念和热情，这是从他那仰视远天的双眸中能够看得出的。

如同石像般一动不动的陈白露。在她那母亲的眼睛里，泪水已经干枯了。此刻，这双眼睛凝神地望着坟上的一株小草，一颗露珠儿压得它微微摇摆着……，像泪水一样沉重的露珠反射着东方白色的天光；终于，它悄悄地滚落了，消失在黝黑的泥土之中。

诗人垂下头。

诗人内心的声音：“够了，白露，够了，不要再缠在一起了。”

陈白露慢慢地抬起眼睛。

陈白露的声音：“是啊，小露已经死了，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她颤抖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双周岁孩子穿的小鞋，用一只手举着，送到诗人面前。

诗人挥了挥手。

诗人的声音：“不，过去的，忘记吧，不要再想了。”

陈白露的双眼霎时蒙上了一层泪翳。

诗人移开视线。他弯下腰，拿起了手提箱。

陈白露：（不由地）不，别走……

诗人转过身，痛苦地对她看着。

诗人：你，还想干什么呢？

陈白露：（嘴角弯起一丝苦笑）你不要误会，我只想要一本你写的诗。

诗人很快地从怀中掏出一本小书，递给陈白露，那本小书的封面上印着——《日出》。

日出之前，诗人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走着。天边云峰峥嵘。一线朝霞划破一道云隙，那金色的长箭般的光辉，射中了诗人的眼睛。

诗人惊喜地站住了。紧接着，他像孩子一样，撒开腿跑起来。太阳！太阳升起来了！

他那自由自在的奔跑的身影，溶进了炫目的霞光。

远处，隐约传来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

在铅灰色的云层低压的远方，一列火车吃力地开过来。陈白露提着箱子朝着那个方向走着，她孤零零的身影越来越小，逐渐消失了。

一个个像炮口一样粗大的聚光灯，耀得人睁不开眼，头戴贝雷

帽的导演脖子上挂着哨子，紧张地指挥着。

导演：左边 5 号灯！5 号灯再向当中照！

高高的竹梯上，照明工人用力地扭转着灯架：一束强烈的光，对准了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的背影。她衣饰华丽、乌发垂散着，低头坐在“花园”的石凳上。

这是在摄影棚里。灯光圈外围着一堆黑幢幢的人影。“嘟”的一声，导演吹响了哨子，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

导演：（大喊一声）卡姆拉！

机器哒哒地响起来。少女的身旁斜站着一个人，此刻，他热情膨胀得似要爆炸。

中年人：（用那颤抖的嗓音）妹妹，我爱你。

少女回眸一笑，慢慢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摄影机，刹那间，那美丽而娇媚的脸庞变得这样近，这样清晰。这正是陈白露。

她不再是那个忧伤无助的少女了，她是一个决定了自己命运的女人，同时，又是一个焕发着迷人光彩的女人。

陈白露：（半痴半醉的眼神望着那中年的求爱者）你爱我？你爱我什么？爱我哪一点儿？

中年人：（愣头愣脑地）我爱！我爱，我就是爱！

陈白露停顿。她的眼神觑向导演，导演给她做了个手势，叫她打求爱者的耳光；不料陈白露忽然冲着求爱者的脸蛋上，十分俏皮地拧了一下，笑起来。

导演：(跳起来大喊)卡特！(他跑到陈白露面前)陈小姐，灵感，伟大的灵感，烟土披里纯！这一拧，一笑，就值一千美金，我服帖。

陈白露：该什么了？

导演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往下说戏，李石清拨开人群，急匆匆地走到导演身边。他很瘦很小，一对小眼睛十分有神。

李石清：(凑近导演，低声地)潘四爷潘经理，在等她义演，陈小姐的节目早就该上场了。

导演显出有些尴尬，他与李石清对视了一眼，然后转向陈白露。

导演：陈小姐，你今天的戏不拍了。

陈白露神气地走出光圈，一群崇拜者们围了上来。

李石清：(赶上前一步)在下李石清，潘四爷的秘书。潘四爷叫我接您来了，二三百人都在等着您。

陈白露：(不介意)知道，你忙什么。

李石清：(更郑重地)您不明白，连金八爷都来了。

这句话使那群吵吵嚷嚷的崇拜者们突然沉默了。不知是震惊，是羡慕，还是害怕，他们让开一条路。

陈白露径自走出人群。

会贤俱乐部的大厅里。台上，一个魔术师变着乏味的把戏，支撑着场面。几乎没有人看他。

台下闹哄哄地挤满了人，互相交谈着，不时地回头向门口张望。

门口过道里，潘经理笑着迎接陈白露。他头发已经斑白，肚子也挺出来了，然而毕竟，气派是有的。尤其在陈白露面前，更是既气派又年轻。

潘月亭：你呀，可真难请。再不要拍什么电影啦，快，都等着你哪。

陈白露微笑着，向潘月亭伸出手。

她走进大厅，一眼望过满厅的男男女女，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她。有人鼓起掌来，有人向她叫好，她姿势优美地扬起手，招呼着，带着迷人的梦一般的神态，走向大厅中的一桌荣誉座。

坐在这里的都是些显要的人，洋行买办，银行巨头，公司经理……其中还有金八的秘书丁先生。他是个小胖子，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正稳稳地坐在圈椅里。

潘月亭红光满面，向这桌客人介绍陈白露。忽然，他看到一张奇大的圈椅是空的。

潘月亭：（疑惑地望着丁秘书）金八先生呢？

丁秘书显然赏识陈白露的光彩，抬眼瞄着她。

丁秘书：（慢吞吞地从鼻子里“哼”出一声）陈小姐，我们金八先生还有要事，不能恭候，走了。

潘月亭：（向陈白露）这位是鼎鼎大名的丁先生，金八爷出色

的军师。

陈白露睃望他一眼，就大模大样地坐在金八的那张空了的圈椅上。

陈白露：（对丁秘书一笑）有您这样一位白白胖胖的金财神（伸出手，轻轻拍着丁秘书的肩膀），大家看，看我这一摇，就哗哗地滚出金镑、美钞、大洋钱！

丁胖子冰冷的面孔，顿时溶化成滚圆滚圆的汤团笑脸。

这时，从另一张桌边站起来张乔治，美国留学生，博士，财政部的科长。

张乔治：露露，快上台唱吧！

许许多多的声音都跟着喊起来：“露露，露露，唱啊！”

轰然奏起响亮急促的鼓声，随后是琴声、弦音，伴着人们的呼喊，仿佛有一阵风吹着她，陈白露像只蝴蝶似的，飘上台去。

她唱起了一支流行歌曲。她的嗓音很低，那样浓郁，使人心醉。

歌声开始时是感伤的、多情的，逐渐变得欢悦、热烈，越唱越响亮。

突然，如急雨落下的鼓点，随着加了弱音器的小号，高昂快速地奏起来，陈白露跳起了“踢踏”舞。

她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舞步，使人们疯狂了。空气炽热到极点。

重鼓猛停，陈白露向着台下微微弯腰。她的额上沁出几粒细小的快意的汗珠儿。

欢叫声四起：“露露，好！”“E n c o r e !”“再来一个！”……

陈白露：（撩起遮住脸庞的长发）不唱了，不想唱了。

不肯罢休的人们更加声嘶力竭地喊着。

陈白露：（忽然举起手）静一下，……先生们，女士们，太太老爷们，少爷小姐们，请为河南受苦的灾民慷慨解囊捐款，请你们慈悲慈悲吧。

话音未落，几位花枝招展的名门贵户的小姐，端着四周插满花朵的大花篮，托着一盘盘香烟、香水、别针，各色讲究的手帕……，从台口走了出来。一个个脸上露出得意与娇气，随着陈白露从台上走下。

后面，跟着一位西装笔挺的青年办事员，拿着小本和笔。

乐声大作。陈白露一路微笑：“谢谢您！”“您费心！”“破费了！”一张张的钞票投进了花篮中。

人群中有人高喊：“白露小姐，请您过来，我们少爷要买您的东西！”

陈白露走过去，一位衣着讲究的翩翩少年摇晃着三百元钞票，贪婪地盯视着陈白露。

翩翩少年：白露，送我一瓶你的香水吧。

陈白露从铺着金纸的盘里，取出一瓶装璜精美的香水，放在他手中，把钞票接过来，放进花篮。

翩翩少年：（凑近一步）白露，把香水洒在我身上行么？

陈白露：回家找你太太去洒。

大家哄笑。陈白露又向前走去。

忽然那个青年办事员高呼一声：“齐家大公子，义捐八百元！”
随手记下数字。

那位瘦而高的齐大公子，目光在众人头顶上炫耀地扫过。在他的身边站着富豪的孤孀，丰腴的顾八奶奶。

只见她笑眼一眯，走到陈白露面前，从小皮包里掏出一块漂亮的手帕，打开，里面是一叠钞票。

顾八奶奶：（十分爱呢地望着陈白露）我最亲爱的露露，亲亲热热地叫我一声姐姐，说，姐姐！

陈白露笑着，娇滴滴地连叫了两声。立刻，顾八奶奶气魄地把手绢一抖，钞票纷纷地落在花篮里。

办事员：（高声）顾八奶奶义捐一千元，陈小姐代表河南灾民，向热心慈善事业的顾八奶奶致谢啦！

顾八奶奶：等等！

她摘下耳朵上的钻石耳环，又投到篮子里，然后，用得意而睥睨的目光瞥了齐家大公子一眼。

一个年轻的学生模样的人从人群里挤出来，他喝醉了，嘴角上挂着嘲讽的笑。

年轻人：（直直地望着陈白露的眼睛）白露小姐，亲我一下，你能不能“义捐”？

所有的人都哗然了。

陈白露望着离得这样近的那张脸，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然而却是冰冷的。

忽然她笑了，微微点点头。

陈白露：（突兀而又响亮地）行，可以。

有人大喊起来：“那好，亲一下，五百！”又一些人：“六百！七百！八百！”……此起彼落。

年轻人的苍白的脸上显出迷惘的神情。

头发斑白的六十多岁的刘善人，色迷迷地把食指一翘：一千银元！

人们被震住了，大厅里静下来。

陈白露：（大大方方地走过去）谢谢你，刘善人，您好慷慨！

刘善人掏出皮夹，数出十张一百元的钞票。有人接了过去，然后，他掏出手绢擦了擦嘴。

刘善人：一亲香泽，死而无憾！（刚要向陈白露探身。）

潘月亭：（突然喊出）一千五！是我的！

大厅里爆发出一阵喧嚣。潘月亭走到陈白露面前，拿起她的一只手，弯下身，轻轻地一吻。

掌声、笑声、叫声，一张张狂热的面孔。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白露回过头张望了一下，像是在寻找什么——那年轻人的脸在人群里一闪，看不见了。

在大厅的一角，丁秘书坐在那儿，呷着酒。青年办事员走到他身边，毕恭毕敬地弯下身。

办事员：（压低声音）给金八爷留多少？

丁秘书：（伸出厚实的手掌，食指、拇指分开）八成。

陈白露回到了属于她的房间——亨德大饭店最舒适豪华的一套。

她的嘴角仍挂着笑容，由于兴奋，她在房间里随意地走来走去。她听见了自己轻柔的纱裙发出的窸窣窸窣的响声，这是多么叫人快意的声音。

她洗完了澡，她那年轻的脸更加新鲜了。她坐到宽大的梳妆台前，一下下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她爱这瀑布般的黑色的长发，她爱镜子里这张吐露着花一样芬芳的脸，她爱她自己——她默默地欣赏着。

忽然，她想起什么，走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向餐厅要了一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她悠闲地点起一支烟，靠在沙发上。她吐出一口烟，眯起眼睛，细细地注视着那变幻无穷的烟雾。她哼起了一支歌——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低沉的声音充满了一种牵动人心的难言的情感。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叫我如何不想她……

烟雾遮住了她的眼睛，一切都暗淡了。

陈白露的歌声戛然而止。她垂下头，在一瞬间，似乎又看到了那个哀伤的少女的影子。

这时，房门轻轻地推开了，茶房王福升端着酒走进来。他有点奇怪地看了看默然不动的陈白露。

王福升：小姐，您的酒。

陈白露仍然没有动，王福升走近两步。

王福升：小姐，潘经理来了，在四号等您呢，陈小姐……

陈白露惊醒似的，抬起头，目光茫然地望着。

繁华的街道。路边的法国梧桐的枝叶已经开始变黄。风吹过，一两片干枯的叶子飘然落下。

崭新的雪弗莱汽车在街上飞驰。人力车、有轨电车、排子车、卡车都被甩在后面。

坐在司机旁边的是陈白露，穿着淡雅却质地极贵重的衣裳。她把车窗打开，秋风吹起她蓬松的长发和围巾。长长的白绸巾呼啦啦地在坐在后座上的顾八奶奶与胡四眼前飞舞。

顾八奶奶：受不了，露露，关上吧。

陈白露：吹吹，痛快！活着要点空气。

顾八奶奶：没法子，白露，一个胡四，一个你，我爱不是，恨不是的。

她说着瞟了一眼胡四。胡四带着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气坐在那儿，高鼻梁，削薄的嘴唇，头发梳得光光的，嘴边两条极细的小胡子。此刻，他用他那对经常做着“黯然消魂”之态的眼睛，回看了一下顾八奶奶，顾八奶奶没有原由的，然而又不由地噗哧笑了。

陈白露：（对司机）停车。

汽车猛然在路边煞住。

顾八奶奶：（忙问）干什么？

陈白露：下去到公园走走。

顾八奶奶：我的小白露，刚才好好地你答应我一块儿到照像馆的。

陈白露：我不想去了。

顾八奶奶：我的小婆婆秧子！您就将就点儿吧，咱们送完胡四，就去照像，下一段该唱哪段就唱哪段，都由你。（对司机）到大丰银行。

汽车停在大丰银行门口。陈白露下车。她拾起一片落叶，向着太阳举起来，树叶发出金黄色的光，她笑了。

顾八奶奶：（一把拉住她的手）走呀，露露。

叶子落在地上，被顾八奶奶的皮鞋碾碎。

大丰银行的办公厅里，办事员们忙碌着，许多户头在柜台等候。

顾八奶奶拉着陈白露，后面跟着胡四走进来。大厅里的人目光都被他们所吸引。一些职员站起来向顾八奶奶点头、鞠躬。由一个

办事员引路，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李石清正坐在桌前，研究裁减人员的名单，算着帐。

顾八奶奶：李秘书！

李石清：（连忙站起身）八奶奶，稀客，哎呀，连陈小姐都光临了。快请坐，可惜潘经理出门拜客去了。

顾八奶奶从皮包里取出一张便条，“啪”的一下放在桌上。

顾八奶奶：四爷不在也一样。

李石清：（拿起一看，满面笑容）潘经理早就吩咐下来了。八奶奶您真周到，还来个便条。（转向陈白露）陈小姐您请坐，您这一来，这办公室像点了十万支电灯，闪的我都睁不开眼，您满身都是——

陈白露：电力、魔力。

李石清：（笑得更厉害）白露小姐就会找我的口头语。

胡四突然开口了。

胡四：你把我搁在哪儿呀？

李石清立刻又朝向胡四，依然是一脸的笑。

李石清：您在银行的事儿早安排好了，先坐，歇歇。

这时，录事黄省三穿一件退了色的布罩袍走进屋。

黄省三：（低着头，局促地）李秘书，这是您要的紧急抄件。

李石清：好，放这儿吧。

黄省三放下抄件，他微微抬起眼睑，碰上了胡四漠然的直瞪着

他的目光，他赶忙垂下头，向门口走去。突然，在他身后响起李石清的声音。

李石清：黄省三。

黄省三站住。

李石清：下了班，你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黄省三急骤地回过身，脸色惶恐，他怔怔地望着李石清冷冰冰的面孔，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敢开口。

陈白露注视着黄省三，注视着他的嘴唇无声地哆嗦了一下，注视着他慢慢地转过身，消瘦的身影在门口消失了。她的目光移向桌子，在桌上摆着的裁减人员名单上，她看见了黄省三的名字。

胡四突然笑起来，他拉了拉李石清的袖子。

胡四：嘿，前两天在牌桌上看见你媳妇啦！长得真不赖。

下午四五点钟，在旅馆陈白露的客厅里，光线暗淡，由窗外高楼的缝隙间，射进一道微弱的夕阳。

一盏亮得耀眼的立灯，纱罩下，一桌“麻将”稀里哗啦搓得正响。

牌桌边顺序坐着精明阔绰的刘小姐，张乔治，顾八奶奶和一位面容秀气，温良的妇人，李石清的太太。她脸上薄薄地敷了一层粉，几乎没有怎么修饰，眉宇间透着一丝忧戚与不安。

牌桌的四角，都放着红木茶几。上面摆着刚端上来的热腾腾的小笼汤包、细瓷小碗的鸡丝面、清香翠绿的龙井茶，以及专为张乔

治与刘小姐喝的咖啡、牛奶、苏格兰威士忌酒和苏打水。

灯光照着四个人不同的神色。刘小姐伸出雪白的手，摸了一张牌，看也不看地打出去，一张“八万”。

张乔治一边摸牌，一边意味深长地盯着这位富翁的女儿刘安妮。

张乔治：（意在言外）安妮，你呀，真紧哪，我一点都吃不着你。

刘安妮：（眼一翻）你说什么？

张乔治：我说你手真紧，麻将打得真精。

他打出一张“一万”，顺势用手拉住刘安妮的手臂。

张乔治：你的手真比“白板”还白，比奶油还嫩。（伸着头颈，笑着要吻她的手。）

刘安妮：（缩回手，似怒非怒地）讨厌，打牌！

坐在顾八奶奶身后的胡四，凑在顾八奶奶耳边唧唧啾啾，不知说了些什么。

顾八奶奶：（美在心里）你也讨厌，就你没规矩。瞧瞧人家（睃了一眼刘小姐和张乔治），人家多有情分，多么文明。

胡四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他掏出粉盒，对着小镜子，用粉扑脸，又把粉盒搁进衣袋，朝着李太太一笑。李太太赶紧低下头。

隔壁的卧室里，陈白露从一堆照片中拿起一张顾八奶奶的戏装像，是“游龙戏凤”的李凤姐，叉着腰，举着一个盘子，戏装紧紧

地裹着她那小鲸鱼似的身躯。那扮正德皇帝的正是陈白露。又是一张：陈白露微微蹙着眉坐着，身后站着顾八奶奶，打扮成西装革履的男人，手持文明杖，扶着陈白露的肩，神气活现。

陈白露：（吐了口气）这叫什么东西！

正想把照片撕了，坐在她身边的潘月亭一把抓住她的手。

潘月亭：可别撕，别再任性了，我的小丫头。这位八奶奶，你替我要好好敷衍。

陈白露：（淡淡一笑，扭过头来）你用她存的钱干什么啦？

潘月亭：（拍了拍她的手）咳，有了我的，不就有你的了！

他拉陈白露站起来。

潘月亭：我的小露露，你去看看他们，谢谢你啦！

陈白露走进客厅，窗外天已黑了，壁灯映着嵌镶着绯红缎子的墙板。

她慢慢踱到牌桌旁。这圈牌已剩下不多的几摞，正是紧张的时刻。屋里没有一点声音。

陈白露转了一圈，在李太太身后站住。

陈白露：（轻声）李太太，小心点儿。

顾八奶奶：（十分兴奋）白露，你可不兴插嘴，叫李太太自己打。

李太太，你抓牌呀。

李太太伸手摸了一张牌，是“二饼”，她愣愣地看着。

顾八奶奶：(催促)李太太，打呀！

胡四：是个母鸡总得下蛋，别麻烦了。

张乔治：(抑扬顿挫，像朗诵诗一般)李夫人，请不要浪费这黄金一般的时间。

刘安妮用冷冷的而又神秘的眼神斜望着李太太。

李太太盯着手里的牌一动不动。

顾八奶奶的声音：打呀，李太太，你倒是打呀！

“叭”的一声，李太太手里的那张“二饼”落在桌面上。

李太太恍惚地四下看了看。

顾八奶奶：(拍手大叫)谢天谢地，我可开胡了！

她把牌往桌上一亮，抓过那张“二饼”嵌在自己的牌里。

顾八奶奶：(乐不可支地)平胡！

这时，刘安妮的脸上露出尖刻而又得意的笑容。

刘安妮：(十分冷静)慢着。

她把自己手中的牌亮出来，接着伸手取过顾八奶奶牌中的“二饼”和自己手上的一张“二饼”摆在一起。

刘安妮：单调二饼。

张乔治：(大叫起来)满贯，清一色，满了！

忽然，只见顾八奶奶把牌一推。

顾八奶奶：李太太，哪有这种打牌法！人家饼子落地两副了，你，你怎么还打“饼子”！

李太太：（怯生生地）对，对不起，我原不会打……

顾八奶奶“哼”了一声，白眼狠狠乜斜着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李太太。

陈白露：（忽然变了颜色，冷笑了两声）八奶奶，你有钱，可李太太还有气呢！李太太，我来替你打。

大家一下僵住了。李太太急忙站起来，从皮包里取出一小卷钞票，陈白露拦住她，把钱又塞回皮包里。

陈白露：李太太，李石清先生来了，请你说句话，这儿你就不用管了。

他不顾牌桌上另外三个人的脸色，扶着李太太向门口走了两步。

陈白露：问李先生好。

李太太感激地点点头，走出门去。

陈白露猛地回过身，粲然一笑。

陈白露：对不起，耽误了你们黄金一般的时间。（兴致十足的样子）看我的！

门外的走廊里，李太太四面环顾，并没有李石清的影子。她似乎明白了，回头望了望刚刚走出的那扇门，然后低着头，匆匆走去。

当铺里，昏暗、清冷。那黑黢黢高高的柜台上，一双手递上来一个包袱，李石清仰着脸，望着柜台后面一张发青的面孔，两只镜片闪着白光。

包袱打开了，里边是一件八成新的皮大氅。

李石清：（低声地）掌柜的，没穿过几回。

对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连声音也是冰一般的。

掌柜的：当多少？

李石清：（望着那双镜片后的无神的眼珠）一百五吧。

没有回答，一双青筋毕露的手立刻把包袱皮重又包起来，推到柜台边上。

李石清：（愣了一下）那您给个数。

掌柜的：八十。

说完扭过头去。镜片不再向李石清闪烁了。一阵使人感到喘不出气来的沉寂。

李石清默默地把包袱拿下来，向着门口走了几步……苍白的阳光猛地照到他脸上，他用手遮住额头。远远的，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向这边走来，手里拿着的一个铜盘，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目的光。小孩儿的脸那样瘦，那样蜡黄。

李石清忽然回过身，重又走向柜台。

李石清：（阴沉地）您写吧。

大衣被抖开了。

掌柜的：（高声地）写！壕绒筒，水獭领，礼服呢大氅一件。虫蛀鼠咬，光板无毛。八十元。

柜台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响起了算盘噼啪的声音和撕纸的声

音，接着，一叠钱和一张当票摆在柜台上。

李石清伸手拿了钱和当票，他没有数，也不想去数，转身就走。

掌柜的：慢走，您的东西。

李石清回过头，掌柜的用手指挑起那张包袱皮，晃了晃。李石清一把抓过来，塞进口袋里。

在当铺门口，李石清和那个抱着铜盘的男孩迎面碰上。小孩急忙把自己瘦小的身体贴在门上，李石清匆匆地走了出去。

李石清走在街上。在一个小铺门口，他站住买了一包香烟。他点起一根，狠狠地吸了一口，由于太猛，甚至呛得咳嗽起来。

这时，马路对面的一个门洞里，忽然闪出一个人，黄省三。他那一身穿在身上的长衫已经破了，脸色愈发地灰黄。但是，由于看见了李石清，那双本来暗淡、呆滞的眼睛里，似乎闪出一线光亮。他愣了一下，接着，不顾一切地跑过马路。

黄省三喘着，在李石清身后站住了。

黄省三：（胆小地）李，李先生。

李石清倏地回过身，当他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是黄省三，心中刚才积蓄起的无处发泄的怨气，像是忽然找到了一个出口。

李石清：（狠狠地）你，又是你！

黄省三：（简直不知怎样开口）是，是我。我，我又要，求您啦。

李石清：我跟你是亲戚？是朋友？还是我欠你的？

黄省三：(苦笑，很凄凉地)您说哪儿的话，我都配不上。

李石清：那你给我走！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

李石清说完就径自走开了。黄省三急急地追着。

黄省三：李先生，李先生，我在银行里一个月才用您十三块来钱。您知道，左扣右扣，一个月，我实际领下的才十块二毛五。现在您辞了我，不要我干了，您叫我到哪儿去？我能到哪儿去？！

李石清：(斜了他一眼)银行又不是给你保了险，你一辈子就吃上银行啦，笑话。

黄省三：我，我知道银行待我不错，我不是不领情，(他喘了口气)可是……您是没瞅见我家里那一堆活蹦乱跳的孩子，……我实在，实在是没路走啦，李先生。

李石清：(连头也没回)那怨谁？

黄省三的眼睛突然间盈满了泪水。他默默地跟在后面。

黄省三：(自语般地)怨谁呢？怨谁呢？我整天写，从早到晚地写，我抬不起头，喘不出一口气地写。五年哪，五年的工夫，我不是白白拿你们的钱，我是拿命换的呀！

他忽然跑了两步，抓住李石清的袖子。

黄省三：(悲声)李先生，我为着我的可怜的孩子，我跪下求你！说着，他的双腿弯曲了，就要跪倒在地上。李石清一把拉住他。

李石清：(压低嗓音，厉声地)你疯了！你这个疯子！

黄省三被吓住了，呆呆地望着李石清凶狠的面孔。

路上，一些行人停下来，表情各异地观望着。在不远的地方，出现那个怀抱铜盘的男孩，他睁着一双成人似的痛苦的眼睛，望着父亲的背影。一滴泪水沿着面颊滚落下来。

李石清悻悻地四下扫了一眼，转身穿过马路。

像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瞅着黄省三，扯着他，压迫着他。

隔着一条马路，黄省三继续跟着李石清走着，走着。他并没有看见，在他身后隔了一段距离，他那小小的儿子，抹着眼泪尾随着他。

马路渐渐热闹起来。路边，首饰店、肉食店、玩具店栉比鳞次，李石清大步地走着，黄省三几乎跟不上了，他逐渐跑起来，越跑越快。在一个路口，他突然地穿过马路，一辆飞奔的人力车差点撞上他。

男孩儿：（尖声地）爸爸！

车夫大声地骂起来。然而黄省三没有听见，他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只有一个念头，只有一条路。终于，他又追上了李石清。

黄省三：李先生。

李石清回过头，他看见黄省三淌着冷汗的脸。

李石清：（可怜他，但又厌恶地）你老跟着我有什么用！

黄省三：李先生，您行行好，求您再跟潘经理说说，只求他老人家再让我回去，就是再累，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李石清：经理！经理会管你这样的事儿。

他冷冷地盯着黄省三，黄省三低下头。

黄省三：（嗫嚅）可你们，你们要那十块二毛五，干什么呀！

李石清没有说话，两个人沉默地站立在熙熙攘攘的街头，过了一會兒。

李石清：（目光看着别处）其实，事情很多，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做。

黄省三：（燃着了一线希望）真的？

李石清用手指着路上的一辆人力车，拉车的小伙子啪哒啪哒地跑着。

黄省三：（明白了，但失望地）我，我拉不动。（咳嗽起来）您知道我有病，医生说，我这边的肺已经……不行了。

李石清：（转过身，慢慢走着）那，你可以到街上要。

黄省三：（脸红，不安）李先生，我也是个念过书的人，我实在有点……

李石清：有点叫不出口，是吗？那还有一条路，这条路最容易、最痛快。

黄省三紧跟在他身边，瞪大了眼睛。

李石清：（脸上掠过一丝冷笑，一字一句地）你可以到人家家里去——

他盯住黄省三，看见黄省三的嘴喃喃地动了动。

李石清：对，你猜得对。

黄省三：您说，您说，要我去——

他站住了，只见唇动，听不见声音。

李石清：你大声说出来，怕什么！偷！偷！这有什么做不得，有钱的人可以从人家手里大把地抢，你怎么不能偷！

黄省三：（惧怕地）李先生，您小点儿声，小点儿声。

李石清：（爆发出一股怒气）好啦！我知道你了，叫你要饭，你要顾脸；叫你拉洋车，你没气力；叫你偷，你又胆小。你满肚子的天地良心、仁义道德，你这个废物，根本不配养一堆孩子！我告诉你，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黄省三：怎么走？李先生。

李石清猛地伸出手臂向上一指。

他们正站在一座摩天大楼下面。笔直的楼顶直插青天。

黄省三仰头望着，他的眼睛有些发花，那巨大的建筑仿佛立刻就要倒下来。他听见了李石清凑在他耳边的语声。

李石清：（声音）你一层一层地爬上去，爬到顶高的一层，你迈过栏杆，站在边上，然后你只要再向外多走一步……

突然，一切都静止了、模糊了，以至消失了。只剩下黄省三，他那双懦弱的恐惧的、像千千万万和他一样走投无路的人的惨然的眼睛。

后来，他伸出手掩住了双目。

一个孩子的声音：爸爸！爸爸！

黄省三惊醒过来，他低下头，看见了自己的儿子。

儿子：（拼命忍住眼泪）爸爸，回家吧，妈妈还等着你呢。

黄省三像是没有听懂似的，直愣愣地望着。

儿子：（害怕了）爸爸，你说话呀！

黄省三慢慢地抬起手，抹掉儿子眼里的泪水。他看见了那个一直抱在儿子怀里的铜盘。

黄省三：怎么？

儿子：（垂下头，悄声地）他们不当。

李石清家里，李太太坐在床边，她的怀里搂着四儿，其他三个孩子也围着她趴在一张大床上。应该说这是一间陋室，屋里的一切都显出主人好体面，但又掩饰不住寒酸的味道，连孩子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显得太小太紧了。然而，此刻的李太太脸上闪着一种慈爱的光辉。她不再是牌桌上的那个压抑而张惶的女人了。她是一位母亲，四个可爱孩子的母亲。

李太太掰着小儿子的手指，仔细地看。

李太太：看，这是斗，这是簸箕。

孩子们的头都围拢起来：“妈妈，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李太太（逐个看着孩子的小手，喃喃地）一个，两个，三个……

（她笑了）哟，我的小四子有六个斗哪。

小儿子兴奋的目光闪闪。女儿连忙举伸出自己的手。

女儿：（把手举到妈妈面前）妈，你看我有几个斗？

李太太：（拿着女儿的手，一边看一边念叨起来）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孩子们嘻嘻地笑开了。

这时，李石清推开门，走进来。他的神色疲惫、阴郁，但是孩子们看见了他，一齐扑上来：“爸爸，爸爸！”李石清答应着，举起手中拿着的四根糖葫芦。

夜晚，孩子都睡着了。李太太坐在桌边缝着小四的衣服，李石清捧着一杯热茶，坐在她对面发呆。他微微打了一个寒战。

李太太：（抬起头，轻声地）冷么？

李石清没有动。

李太太：（忽然想起）你的皮大氅呢？

李石清看了她一眼。李太太盯视着他，急切地。

李太太：怎么，你是不是又把皮大衣当了，啊？

李石清：（突然地）你嚷嚷什么！

面对丈夫阴沉的脸，李太太委屈地低下头。

李石清：（咳了一声，缓和地）今天你牌打得怎么样？

李太太听见这话，头埋得更低了。

李石清：你怎么不说话，输了？赢了？

李太太仍然没有回答。

李石清：你哑巴了吗？我问你话呢！

李太太：（终于抬起头）石清，我不想再去了。

李石清：你又输了？

李太太望着他。

李石清：我给你的一百块钱都输了吗？

李太太还是望着他。

李石清：（气了）你怎么能输这么些！

李太太：（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落下眼泪）我不去打牌，你偏要我去打，我听你的话，陪着那帮有钱的人打大牌，我心里急，我怕输……

李石清：急，都是一样地打牌。你着什么急，你真，真不见世面。

李太太抽泣了。

李石清：（更加气）哭！你就会哭！哭顶什么！顶个屁！

他从怀里掏出皮夹，取出一叠钱。

李太太：（害怕地）不，你别再给我钱了，我不要钱。

李石清：你说什么？

李太太：石清，我实在受不了，那不是我们玩的地方，那些人……

她不想说下去，但是李石清已经明白她要说什么了。

李石清：你用不着说，我比你清楚，那帮东西！

李太太：那你干吗还非要我去呢？拿着这样造孽的钱陪他们打牌。你想想，小英儿要上学，小四身体又弱，芳儿连件像样的过冬

的衣服都没有……

李石清：不要再说了，我难道不知道咱们穷，我心里就不难过。

我恨，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爹，生来有钱，叫我少低头，少受气！现在，我四十多的人，成天的弯腰、鞠躬，一个个地奉承，一个个地拉拢，一个个地巴结，我，李石清，一个男子汉！

李太太：（心疼地）石清，你不要难过，不要丧气。我明白你，你在外面受了许多委屈……

李石清：（打断她）我不难过。（他猛地站起来，困兽似的在屋里走了几步，睁着一双满是红丝的眼睛）我才不难过！我要破釜沉舟地跟他们拼，我要狠狠地出口气，我要硬得成一块石头，决不讲一点人情，决不可怜人，决不……

他突然停住了，对着床上的孩子望去。

床上，四个孩子睡得正香，发出均匀的无忧无虑小小的鼾声。

李石清深深地透了一口气，目光变得柔和了，他坐下来，一动不动地和李太太两个人，默默地长久地望着。

响起了舞厅的音乐声。

在昏暗中，挤集着许多人。起先除了人们闪烁的眼睛，因为笑而露出的发亮的牙齿和一张张白的异样的脸，什么也看不清楚；接着，逐渐看清了周围的一切；这是各色各样的人在舞厅里如痴如狂跳着。

乐队一曲接着一曲。女人的衣裙在幽暗中飘荡，旋转，整个舞

厅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旋涡。

在人群中，一束强烈的光突然照在一个人身上，那是陈白露。她的头发正扬起来，像一个光环，罩着她那亢奋的忘却一切的脸。她的眼睛时而烁烁发光，时而充满了迷离的神色。她消失在阴暗处，一会又舞进了虹光中，多少双眼睛在跟随着她。

她意识到这一切，她笑了，头微微昂起。潘月亭更加紧地搂住她的腰肢，凑到她的耳边悄声说了句什么，她放声大笑起来。

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坐着一个男人，一个青年，他也在注视着陈白露，目不转睛地凝望着。然而，他的目光是那样的与众不同，混杂着震惊、痛苦、失望、同情，像看着一个陌生人，然而又像是……

晃动着的肩、背、头颈，在他眼前飘过去。

……那是一个十分稚气的小姑娘，坐在一棵大树下。绿色的浓荫，绿色的田野，绿色的雾一般的空气。一缕笛声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少年的方达生坐在她的对面，闭着眼睛，轻轻地吹着。

阳光透过树叶的空隙照在竹均——还是小女孩时的陈白露的脸上，就像是她的眼睛在调皮地一明一暗地闪着。

挂在树枝上的两个书包，微微地摇来摇去……

掌声。音乐停止了。舞厅里灯光通亮，如若白昼。

陈白露脸色绯红，笑着向这边走来。一路上，有人请她喝酒；有的女人抱住她亲吻；她随意地拍了拍一个老头的脸蛋儿，向远一

些的桌子递着飞吻。

她终于走到方达生面前。方达生慢慢地站起来。

陈白露：（依然笑着）你好客气呀，坐吧。

方达生没有坐。

陈白露：我让你坐下。

方达生坐下来。他不说话，只是久久地仔细地着她的脸。

陈白露瞟了他一眼，慢慢地拿起一杯酒，向着方达生举起。

陈白露：你还要这样细细地看我很久吗？

说着她把酒一饮而尽。

陈白露：（有心难为他，自然也因为他的态度使她不愉快）这地方怎么样？好玩吗？

方达生：（闷声地）好，好玩。

陈白露：那你为什么不玩玩。

方达生：你知道，我不会跳舞。

陈白露：（“叭”地打了一个响亮的“榧子”，站起身，走到方达生面前）我来教你跳，我可是这地方跳得最好的一个。

方达生：（忙不迭地摆手）不，不，千万不能。

望着他那副尴尬的样子，陈白露忍不住笑出声。

张乔治端着一杯酒走了过来。

张乔治：哟，露露，这么亲热，让我想想，我们见过面。

陈白露：（好笑地）见过？

张乔治：当然见过。

他费力地思索着。方达生莫名其妙地瞪着他。

张乔治：（恍然大悟的样子，高声地）啊！我想起来了，两年前，我们同船一块从欧洲回来的。（用力握着方达生的手，非常热烈）啊，好极了，好极了，请坐。

方达生：（无可奈何地看了看陈白露）竹均，这是……

张乔治：竹均？不，不不，老朋友，你弄错了，她叫白露，她是这儿顶红顶红的人，她是我的——（他亲昵地把手搭在陈白露的肩上）嗯，是我所最崇拜的红人！

方达生忽然站起来，望着陈白露。

方达生：（断然地）竹均，我想出去透透空气。

已经很晚了。家家户户门户紧闭。黑幢幢的大楼，只有很少几扇窗户里透出灯光，像一只只孤独的眼睛。咖啡馆的老板娘关掉了一盏盏灯，唱机也停了。但街头，生意仍然在进行。

两个女人站在一条巷子口拉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说话。卖乌豆、肥卤鸡和糖墩的小贩，各自拖着粗哑了的声音，悠悠地喊着。一个卖辣萝卜的，嗓音清脆，叫声：“小刘庄的萝卜，不辣管换……”

陈白露和方达生从昏暗的马路上走了过来，此刻，陈白露的心情似乎是欢悦的。她大口地吞咽着冰凉的空气，不时地抬起头望着黑漆漆的闪烁着星光的深秋的夜空。

陈白露：（情不自禁地）多美啊，你看，你看见了吗？

方达生：什么？

陈白露：星星！好久没有看到过星星啦，多有意思！（忽然地）你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喜欢星星。

方达生：记得。（回忆起来）那时候，晚上，常常是……

陈白露：（并没有在听方达生，她的眼里显出一种梦幻的神色，耳语一般地）夜，并不，并不可怕，因为，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两颗美丽的星……

方达生：你在说什么？

陈白露：（仿佛被惊醒）哦，没什么，一个人曾经对我这么说。

（略微停顿了一下）他是个诗人。

方达生沉默了，悄悄地注视着陈白露若有所思的侧影。像是要摆脱掉什么，陈白露将长发一甩。

陈白露：（转向方达生）你饿吗？

方达生：（诧异）饿？干什么？

陈白露：（带着突如其来的兴致，拉住方达生的胳膊）走，咱们吃碗馄饨去。

他们已经坐在一个简陋的小店里。看得出，这里绝不是陈白露该来的地方。又挤又脏的屋里，那些车夫、小贩，穿着寒酸的人，因为她的到来都显出隐隐的不安。

陈白露满不在乎地坐在一条木板凳上，伙计有些紧张地站在她面前。

伙计：您，您想吃点什么？我们这儿，只有馄饨，煎饼果子。

陈白露：就来两碗馄饨吧。

馄饨端上来了，陈白露也不怕烫，立刻就吃起来。

方达生默默地看着她。陈白露抬起头，向他笑了笑。

陈白露：吃呀，好吃极了。

方达生依然看着她。陈白露吃完了自己的一碗。

陈白露：你为什么不吃？

方达生：我不饿。

陈白露：（认真地）真的？

方达生笑了。

陈白露：那我替你吃吧，我可饿了。（她调皮地一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四碗哪。

陈白露端起方达生的那碗馄饨。

方达生：是么？（脸上露出愉快的颜色）今天，我看了你一夜，就这会儿，还像从前的你。

陈白露愣愣地对着方达生看了一会儿，垂下眼睛，默默地吃着。

他们走在一条狭窄的街上。四周更加昏暗了。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石头的路面上清晰孤寂地响着。

陈白露：（轻轻叹了一口气）达生，我从前真的有过那么一个时期，是一个快活的孩子吗？

她并不期待回答，一个人继续向前走。

方达生看着她的背影，他的面孔因紧张而变得僵硬了；然而，他终于鼓足了勇气，他跑了几步，追上她，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陈白露被拉得扭过身来。

方达生：（激动地）竹均，跟我走吧，只要你肯跟我走，就可以像从前一样快活、自由……

陈白露直直地盯视着他，有一瞬间，她的眼里似乎闪过一层泪光，但转瞬即逝了。她微微地笑了笑，那微笑流露出无言的悲哀。

陈白露：自由？哪里有自由！（望着他）你在说什么呀。

方达生：（看着她的眼睛，随后低下了头）我说的是真心话。

陈白露：你那么老远跑到这儿来，难道是为了这个吗？

方达生：（喃喃）学校来了一个新老师，我请他替我代一段课，我……（他猛地抬起头）我就是为了来看你，来找你的。

陈白露：（停顿片刻）现在，你认为这值得么？

方达生：不，竹均，我看你这两年的生活已经叫你死了一半，不过我来了，我不能看你这样下去，我一定要感化你，我要——

陈白露：（忍不住笑）什么，你要感化我？

方达生：我现在不愿跟你多辩，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傻，不过我还是要做一次请求，我希望你跟我走。请你慎重地考虑一下，最好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陈白露：（做出惊吓的样子）二十四小时！天哪，要是到了你

的期限，我的答复是不满意的，那么——怎么样？

方达生：那——那我就离开你。我要走得远远的。

微笑从陈白露唇边隐去——她看见了方达生的脸上那真挚的苦闷的神情，她被他的这种神情感动了，自然而然地伸出手，想去抚摸一下他的脸颊。但是，突然她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她意识到了这个习惯的动作意味了些什么，意识到了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的脸色变了。

陈白露：（恢复了她那玩世不恭的语气）那么，好，你先等我问你一句话。

方达生：（怀着希望）什么？

陈白露：（满不在乎的样子）你有多少钱？

方达生：（没有想到）我不懂你的意思。

陈白露：不懂？我问你养得活我么？

方达生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陈白露：（索性更彻底地）咦，你不要这样看我！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花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你难道不明白？！

方达生：（冷酷地）竹均，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个读过书的人，还是个书香门第的小姐！

陈白露：你知道么？我还是个社交明星，演过电影，当过红舞

女呢。

方达生：（望着她，不知说什么）你变了，你简直叫我失望，失望极了！

陈白露：失望？

方达生：（痛苦地）失望，嗯，失望，我没有想到你已经变成这么随便的女人。我在几千里外听见关于你种种的事情，我不相信，我不信我心里最喜欢的人会叫人说得一钱不值。我来了，看见你一个单身的女人，住在旅馆里，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这种行为简直是放荡、堕落——你要我怎么说！

最后一句话，他几乎是喊出来的。陈白露也突然火了。

陈白露：（咄咄逼人地）你怎么敢说 I 堕落！你怎么敢当面说对我失望！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么教训我。

方达生：（顿住了，片刻）自然，现在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陈白露：（不放松）难道从前我们有什么关系？

方达生：（嚅嚅）自然也不能说有。（低头）不过，你应该记得你是很爱我，我也是。现在……现在我看你这个样子，你真不知我心里头……

他不想再说下去。

陈白露：（略带嘲讽地）你心里头？

方达生：对了，“心里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永远在心里活着。可是你，（他看了看陈白露）你倒像是很得意的？

陈白露：（冲口而出）为什么不呢？我一个人闯出来，不靠亲戚，不靠朋友，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到了现在，我不是好好活着，我为什么不得意！

方达生：你以为你弄来的钱是名誉的么？

陈白露：（吃吃一笑）可怜，你这个书呆子，你知道什么叫名誉！我这儿很有几个场面上的人，银行家、实业家，假若你认为他们的职业是名誉的，那我弄来的钱比他们还名誉得多。

方达生：可你这样的做法——

陈白露：我怎么样！我爱钱，我想法子弄钱，可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没有挖空心思骗过人，害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情愿维持的。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人最可怜的义务，我享受着女人应该享受的权利。

方达生：（望着陈白露明灼灼的眼睛）难道你就不需要一点真正的感情，真正的爱？！

陈白露：（略带酸辛）爱，什么是爱情？（她看了方达生一眼，疲倦地微微笑了笑）你真是个孩子。

她向前走去，他们不再说话了，各自沉浸在翻腾的思绪之中。陈白露把皮大衣更紧地裹在身上。忽然，她站住了。

方达生抬起头。

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一些披着报纸麻袋的人，瑟瑟地紧靠着墙根，挤在一起。在黑暗中，如同一片鬼影。

一张张惨白的脸，一双双空洞的眼睛里，生命正渐渐让位给死亡。

方达生呆住了，他向前走了两步。陈白露突然厌恶地扭转身，要走开。这时，响起了一个声音：“陈小姐！”

陈白露不由回过头，茫然地四下看着，就从那群“鬼影”中，走出一个人，或者说一个还有一口气的人。他摇晃着，在陈白露面前站住了。

那个人：（嘴唇微微地动了动）陈、陈小姐。

陈白露惊愕地看着这张可怕的脸，她终于认出了，这，就是那个曾经在募捐会上，走到她面前，说“亲你一下”的年轻人。现在，在这张脸上已经难以分辨年龄了。

那个人：（索性无赖地）白露，给点儿吧，我这儿给你跪下了。

他“扑咚”跪在地上。

陈白露向后退了一步，她感到恶心，慌张地打开皮包，掏出两张票子，扔在地上。

那人一把抓过钱，连一句话也没说，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几乎就在路边，一个小铺子还亮着灯，他冲了进去。

在小铺里，颤抖的手把钱递过去，于是，一个人往那几乎已是透明的胳膊上扎了一针。一针劣等的吗啡。立刻，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忘记了。

马路上，那些身上披着报纸与麻袋，一刻也忍受不下去的人，

把陈白露围住了，伸出一只只瘦得叫人害怕的手，疯子般地：“小姐，太太！给点儿，给两个吧！”

陈白露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她下意识地死死抓住方达生。

正在这时，一辆汽车揞着喇叭，风驰电掣地开过来，在很近的地方猛然刹住。车轮发出刺耳的尖叫。

刹那间，“鬼影”消失了。就像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一样。大街空荡黑暗，只有陈白露和方达生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中间。

车灯照在他们身上。车夫打开车门走下来。

车夫：陈小姐，潘经理让我来接您回去。

陈白露走上旅馆的楼梯，方达生跟在后面。她走在门廊里，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茶房王福升在她身后出现，紧追了两步。

王福升：（手里拿着一叠帐单）陈小姐！

陈白露：（站住）干什么？

王福升：您的帐单。

陈白露：（蹙起眉毛）您没看见我有客么？

王福升瞟了一眼方达生，躬了躬身子。

王福升：是，小姐。是潘四爷让我把帐条交给你，他老人家已经把帐都还了。

陈白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没有说话，伸手接过那叠帐条。

王福升：小姐。

陈白露：还有什么事？

王福升：您屋里来了不少客，呆了一晚上。

陈白露：谁？

王福升：顾八奶奶、刘小姐、胡四爷……

陈白露：（一摆手）行了，知道了。

她疲倦地合上眼睛，又慢慢地睁开。

陈白露：现在几点？

王福升：已经两点来钟了。

陈白露：（自语地）他们为什么还不走？

王福升：（向陈白露的房间溜了一眼）在这儿，又是吃，又是喝，有的是玩的，谁肯走？

陈白露：（突然笑了笑）是哇，这儿是他们玩的地方。

她扭身向房间走去，在快到门口时。

方达生：竹均，我不想进去了。

陈白露站住，缓缓回过头。

陈白露：怎么，你要走么？

方达生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掏出车票。

陈白露：（拿过车票，原来是两张）你真的买了两张——哦，连卧铺都有了。（笑了一下）你真的真周到。

她把车票撕成两半，扔在地下。

方达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陈白露默默地看着散落在地上的车票。片刻，她抬起头——一个盛装的美丽的女人，孤单地站在旅馆的走廊上，目光中含着恳求。

陈白露：（轻声地）别走，住两天，陪陪我。

房间的门突然敞开了。满屋的人大声嘻笑着，站在门口的顾八奶奶一眼看见了陈白露。

顾八奶奶：（乐得声音都走调了）露露，宝贝儿，乐死我了，我受、受不了了，哎哟……

刘小姐：（也看见了陈白露）白露，快，快来。顾八奶奶要和胡四唱《坐楼杀惜》呢！

胡四：（烟容满面，一脸油光，拿着一块手绢，扭扭捏捏地走了两步）台步要轻，眼神要活翻，出台口一亮相，吃的是劲儿足，就这样……

一阵哄笑，喝彩。

大丰银行的走廊里，经理室的门打开了。潘月亭彬彬有礼地陪着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走出来，向大门口走去。

李石清趁机溜进了经理室。

他紧张地在一张钢制的大办公桌上略翻了一下，瞥见当中的抽屉上挂着钥匙。他立刻拉开了抽屉。里面放着一份机密的房产抵押的合同。他飞快地读着，额头上青筋突突。

传来脚步声，已经很近了。他“砰”地关上抽屉，呆立在那儿。

潘月亭走了进来。他先是诧异，接着，立刻发现抽屉上的钥匙

在晃动着。他的眼睛顿时喷出火来。

面对潘月亭残忍的目光，李石清本能地想躲避，想逃走，但，他

咬住牙，没有动，正视着潘月亭的眼睛。

突然，潘月亭的脸色不可思议地平和了。他走到桌前，拿起一支雪茄，李石清掏出火柴为他点烟；接连两根火柴，划亮即灭了。潘月亭拿出打火机自己把烟点燃。

他悠悠地吐出一口浓烟，指着一张沙发。

潘月亭：请坐。

李石清不动。

潘月亭：（平静地）你很关心银行的大事。

李石清：（硬逼出话来）我是真心实意地为经理效劳。

潘月亭：哦？

李石清：（索性）现在银行把最后一大片房地产抵押给友华公司，有了现款，又立刻宣布盖大丰大楼。

潘月亭：怎么样？

李石清：石清打心眼儿里佩服经理的气魄。前几天市面上风传银行的准备金不足，现在过去了，很少有人提款了。

潘月亭：石清，你聪明，也能干，真有点儿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儿。

李石清：（紧接）石清还有一张嘴，对不该说的事，就是哑巴。

潘月亭：（眉毛一挑）好！痛快。银行刘襄理要调动，你立刻补上，做我的襄理。

李石清突然向潘月亭蹲身请安。

李石清：士为知己者死。经理，您放心吧。

银行的大门里。李石清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职员忙从衣架上取下皮大衣为他穿上。

李石清：有事儿，打电话到交易所。

职员点头，然后打开大门。

外面正下着雨。石阶上，司机撑着伞迎上来，扶他上车。

车门“砰”地关上，汽车疾驶而去，消失在雨雾里。

像眼泪一般凄冷的秋雨，滴落在朦胧的玻璃窗上。

从窗子里透进来的昏暗的街灯，照着黄省三瘦削的面颊。他在睡梦中痛苦地叹息了一声。

门轻轻地响了一下，被人打开，又关上了。黄省三猛地惊醒。他坐起来，看着那扇破旧不堪的屋门，又望望墙上挂着的那副对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字很清秀，这是他许多年前写的了。接着，他的目光移到一张大床上。黑暗中，三个孩子挤在一起睡着；在他们旁边，本来应该是妻子睡着的地方，却空了。

黄省三怔怔地望着那空了半边的床，一种不祥的可怕的感觉袭上来。他扑向窗子，额头抵在冰冷的玻璃上，他模糊地看见，楼下

的马路边停着两辆人力车。一个打着伞的男人，站在那里等待着。黄省三惊恐地睁大眼睛，似乎也在等待。

终于，一个女人提着一个包走了出来，打着伞的男人迎了上去，接过她的包，扶着她向人力车走过去。当女人正要跨上车时，突然，她回过头；黄省三看见了妻子的脸，她痛苦的目光最后一次望着自己家的小窗。

屋门“砰”地推开了，黄省三跌跌撞撞地跑下狭小的吱呀作响的楼梯，绊倒了，又不顾一切地爬起来……

他冲进雨中。

黄省三：（嘶声喊叫）淑芬，你回来，你不能走，不能哇……

黄省三追着、喊着，人力车越走越远，在雨中消失的那样快。

黄省三站住了，不再跑也不再走了，他的脸像是死了的人那样，呆滞，只有雨水顺着脸颊不断地流下来。

突然，他跌坐在路边，绝望地嚎哭起来。

小屋里，那空着一半的床上，放着一副玉石的手镯，发出冷森森的光泽，下面压着一张写了几个字的纸——

女人的喑哑的声音：“我实在过不下去了，这是我唯一的東西，原谅吧。”

女人的啜泣声，黄省三的哭声，被雨声吞没，渐渐消失了。

黎明前，在亨德饭店的一个房间，方达生睁着清醒的眼睛躺在床上。他看着低压在头上的昏暗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没

有一丝声响，一切都仿佛埋在坟墓里。

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隐约传来一种声音……，方达生欠起身，谛听着。那声音渐渐地清晰起来：是石礮落在地上的声音，是木夯砸在地上的声音，是打夯的工人们用低沉的嗓音发出的“哼哼唷，哼哼唷”的声音。

方达生坐起来，他慢慢地走到窗前。

窗外，城市仍在沉睡，曙光还没有升起，但是，在远处朦胧的灰色的阴影里，一些人影在活动着，夯声就从那里传来。

方达生呆呆地靠着窗户站着，出神地凝望着那些看不清面孔的劳动着的人们。随着那沉重而有节拍的声音，东方的天空微微露出一一点白光。

陈白露从梦中惊醒，她猛地坐了起来，恍惚地四下看着。她明白了，这是在旅馆里，窗外，建筑物在黎明的光影里透出深蓝色的轮廓。

她幽幽地叹息了一声，重又倒下去。夯声隐隐传来，时断时续。

这时，从门边的柜子后面悄悄爬出一个人，倚着柜子立起，颤抖着移向门口。

陈白露听见了窸窣声。

陈白露：（低声）谁？（没有回应，吓得不敢动）谁？是谁？（还见不答应。她大声地）干什么的？！

人影钉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很细小的声音：我……

陈白露跳起来，揷亮了墙上的开关。室内通亮。在她面前立着一个瘦弱胆怯的小女孩。约莫十四五岁的样子，两根小辫垂在胸前，穿着一身十分肥大的蓝绸衣裤，惊惶地睁着两个大眼睛望着陈白露。

陈白露：（望着这可怜样的孩子，松了一口气）哦，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东西。

小东西：（惶恐地）是，小姐。

寒冷和惊吓使小东西止不住微微发抖，她手提着裤子，一点点向后蹒跚，不小心踩在裤管上，几乎跌倒。

陈白露：（一时忍不住笑——却故意绷起脸）啊，干嘛跑到我这来偷东西，啊？

小东西：我没有偷东西。

陈白露：（指着）那你这衣服是谁的？

小东西：（低头看一下衣服）我，我妈妈的。

陈白露：谁是你妈妈？

小东西：（呆呆地撩开眼前的头发）我不知道我妈妈是谁。

陈白露：（忖度地）那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小东西：我妈妈，他们把我带来的。

陈白露：（似乎有些明白了）他们带你到这儿干什么？

小东西：（低头不作声）……

陈白露：你说，这儿不要紧的。

小东西：（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他们要我……要我跟一个黑胖子……

小东西猛然用手捂住脸。陈白露望着她，突然颤抖了一下，像怕冷似的用双臂抱住自己的身体。她默默地在房子里走了几步，站住，点燃一支烟。

小东西慢慢垂下手，站在那儿，看着陈白露，她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小东西：小姐，求求……

陈白露急忙走过去，拉她的手。

小东西：（痛楚地）啊！

陈白露：你怎么啦？

小东西：（眼泪流下来）痛。

陈白露撩开她的袖口。

陈白露：天！

小东西：他们堵住我的嘴，掐我，拿……拿烟钎子扎我。他们怕我跑，不给我衣服，叫我睡在床上……

陈白露：你跑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

小东西：妈妈睡着了。

陈白露：你怎么不一直跑出去？

小东西：我怕，门口有人，会抓住我。

陈白露：可是在这儿，他们很容易找着你的。

小东西：(恐惧地) 不，不，不.....

她突然跑过去，把灯熄灭了，然后缩在一个角落里。

外面天光已慢慢升起，传来一两声吱吱的雀噪。

陈白露看着那蜷缩在阴影中的小小的身体。她走到窗前，把厚厚的窗帘拉紧，屋里重又黑暗起来。然后，她走到小东西身边，蹲下。

陈白露：别怕，现在不用怕了，告诉我，你妈妈呢？

小东西：在楼上。

陈白露：不，我是说你的亲妈妈，生你的妈妈。

昏暗中，小东西的眼睛闪着泪光。

小东西：她，她早死了。

陈白露：父亲呢？

小东西：前个月死的.....他正在砸夯，我眼瞅着一个铁桩子掉下来，把他砸死了。

小东西抽泣起来。这时，外屋的门“吱呀”响了一声。小东西赶忙用手堵住自己的嘴，不敢出气。

陈白露站起身，走过去，打开卧室的门。

王福升拿着扫帚和抹布，站在客厅里。

王福升：哟，小姐，您今儿怎么起这么早？

陈白露：(拢了拢长长的黑发，走进客厅) 福升，你去拿点吃的来，再给我拿杯咖啡。

王福升：是，小姐，您要吃点儿什么？

陈白露：随便吧，点心、牛奶……

敞开的卧室的门，从里面一点点地被推上。王福升立刻注意到了，他瞟了瞟；陈白露回过头。

陈白露：（一笑，随便地）不要紧，是茶房。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小东西的脸，随即不见了。

王福升：咦，小姐，哪来的这么个丫头？

陈白露：你不用管。

王福升：是。（要出门，但又站住，转回身）小姐，我劝您少管闲事。

陈白露：怎么？

王福升：外面有人找她。

陈白露：谁？

王福升：一帮地痞，都是吃卖命饭的。

陈白露怔了一下，继而冷冷一笑。

陈白露：哼，谁管他们是吃什么饭的。

王福升：（立刻赔着笑）小姐，我是说，这帮人不好惹。

陈白露：我就不信。把一个孩子打成这样，闹急了，我可以告他们。

王福升：（隐隐的鄙夷）告他们，告谁呀！他们跟地面上的人都有来往，怎么告？就是这官司打赢了，这点仇您可跟他们结下了！

陈白露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抬眼盯着王福升。

陈白露：那依你，把这个孩子给他们送去？

王福升：（故意犹豫）这事儿难，您看着办。不过，我听说，这孩子打了金八爷一巴掌，金八爷火了。

陈白露：（没料到）金八！……怎么单单碰上这么个阎王。

王福升：您想想，金八爷，大财神，又是钱，又是势，还有洋人撑腰，那一帮家伙都是他手下的……

陈白露不听王福升说下去，她跑进卧室。小东西正躲在门后。

陈白露：（望着小东西亮晶晶的流露出天真和哀求的眼睛）你，你是打了金八！

小东西：你是说那黑胖子？嗯，他要跟我——我躲不开，急了，就把他打了。

陈白露：（兴奋得自语）打得好！打得好，打得痛快！

王福升赶过来，站在门口。

王福升：小姐，这件事，我可先说下，没有我在内。您要大发慈悲，管这个孩子，这可是您一个人的事。过一会，他们要问到我，

陈白露：（干脆地）你说你没看见！

王福升：（望着小东西，不安地）没看见？可是……

陈白露：出了事，由我担戴。

王福升：（巴不得这句话）好，好，由您担戴，上有电灯，下有地板，这可是您自个儿说的。

陈白露：(点头)嗯，自然，我说一句算一句。你去拿点心吧。

王福升没有再说话，转过身，用不出声的脚步走出门去。

陈白露快步走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

天色大亮。一辆汽车疾速地开来，在旅馆门前停住。潘月亭从汽车里下来，走进旅馆。

在走廊里，王福升殷勤地迎上前去。

走廊的尽头，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匆匆闪过。

陈白露的房间。一缕阳光照在小东西的脸上。这会儿，她闭着眼睛，躺在沙发上，恐惧、痛苦、紧张，使她精疲力竭；她终于睡着了。在睡眠中，她显得愈发小了，脸上的线条像孩子一样纤细、柔和。

在屋子的另一头，陈白露默默地坐着，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小东西熟睡的脸庞。

忽然，一双手捂住陈白露的眼睛。她吓了一跳，几乎叫出声。原来，是潘月亭站在她身后，正俯身，凑近她的脸。

潘月亭：白露，你坐在这儿，简直像个天使。

陈白露：(闪开，口快地)你这样偷偷摸摸的，简直像个贼。

潘月亭：(笑了)我可是接到你的电话就来了，(低声)我知道你想我了。

陈白露：(睨视着他，蓦然地笑起来)嗯，我想你，给我办一件事。

潘月亭：（故意皱起眉头）又是办事，你见着我就没有别的可说。

陈白露：你想听什么？我叫你一声爸爸好不好？

潘月亭：白露……

陈白露：（不等他说什么）哦，我的爸爸，我真喜欢你，你是我的爸爸，老爸爸，最可爱的老爸爸！你看，你来看我这儿有一个小东西。（拉着潘月亭的手，向小东西走过去）

潘月亭：（无可奈何地）好了好了，你呀，专门好管这些闲事。

陈白露：（停住）怎么，你知道了？

潘月亭：福升跟我说了。

陈白露：你管不管？

潘月亭：（低头看了看睡着的小东西）就是她吗？

陈白露：你看她多小，多可怜，她……

潘月亭：得了，我都知道，反正总是那么一套。

陈白露：（作出要挟的样子）月亭，你管，还是不管！

潘月亭：说吧，要我干什么？

陈白露：我要你把他们找来，跟他们说，这小东西我认她干女儿了。

潘月亭：这帮人，他们都认识我，叫他们放手，还不难。

陈白露：好，月亭，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人。

潘月亭：（高兴起来）自从我认识你，你第一次说谢谢我。

陈白露：（揶揄地）因为你第一次当好人。

潘月亭：你又挖苦我。（朝陈白露一笑）

他走到客厅，陈白露跟在后边，潘月亭正要开门出去。

陈白露：（突然想起）可是月亭，你当然知道这个小东西是金八看上的。

潘月亭：什么（缩回手）这是金八看上的人？

陈白露：福升没有告诉你？

潘月亭：没有，没有，你看你，差点儿做个错事。

潘月亭退回来。

陈白露：怎么，月亭，你改主意了？

潘月亭：白露，你不知道，金八这个家伙，背景很复杂，不大讲面子。再说，为了这么个乡下孩子……

陈白露：那么，你不管了？

门上响起了几下重重的敲击声。陈白露一惊，她的目光慢慢地移向潘月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阵短暂的静寂。潘月亭一动不动地站立着。

又是几声门响。

卧室里，小东西在睡梦中颤抖了一下。

陈白露突然转身向门口走去，她俯在门上听了听，——粗声粗气的对话：“是这个门么？”“八成没错儿！”“敲，再敲！”

她回过头，发现潘月亭已经不在客厅里了。

陈白露的脸上浮起一丝冷笑，她毅然打开门。

黑三带着几个打手立在门外。

陈白露：你们是干什么来啦？

黑三：（不理睬，对后面的人）进来，你们都进来！

陈白露：（突然声色俱厉）站住！都进来？谁叫你们都进来！你们吃什么长大的？你们要是蛮不讲理，这个码头不讲理的祖宗在这儿呢！（黑三们呆住了，陈白露笑）你们是搜私货么？我这间屋子里有五百两烟土，（指着卧室，又转而指着左面小客厅的门）那间屋子里有八十杆手枪！你们说，要什么吧，这点东西总够你们大家玩的吧！

她目光灼灼地从门口的人脸上扫过。

黑三：（尴尬地笑着）您这生的是哪一门子气？我们没事也不会到这儿来打搅。我们跑丢了一个孩子，一个刚混事由的。我们到这儿来也是看看，怕她藏在什么地方，回头吓着您。

陈白露：哦，（恍然地）你们这一帮子赶到这儿来，是为了找一个小姑娘呀。

黑三：（狡猾地）那么说，您是看见她了。

陈白露：对不起，我没看见。

黑三：（悠着）可是您瞧，刚才有人像是看见她进这屋了。

陈白露：进我的屋子来了！那我可说在头里，我这儿要是丢了东西，你们可得包赔。

黑三：您别打哈哈。我们说不定都是一家子的人，您也帮个忙，您跟金八爷……

陈白露：金八爷，哦，你们也是金八爷的朋友。

黑三：（笑）够不上朋友，常给他老人家办点小事儿。

陈白露：那就对了，金八爷刚才告诉我，叫你们滚开。

黑三：刚才？

陈白露：（索性做到底）八爷就在这儿！

黑三：（疑惑）在这儿？（停顿，看出她说谎）那我们得见见，我们得把这件事禀告禀告他。（向门口的人）你们说，对不对？

打手们：对，我们得见见八爷。

陈白露：不成，八爷说不愿见人。

黑三：他不能不见见我们，我得见见。

陈白露：不成，你不能见。

黑三：不能见，我也得见！

向小东西睡着的屋门走去。陈白露忽然跑向左面小客厅的门，她站在门口，不顾一切地死死盯视着黑三。

黑三：（向陈白露走来）哦，八奶奶又要跟我们打哈哈啦！

他越走越近，慢悠悠地狞笑着。

陈白露：你大概要找死！（高声、急不可待地）八爷！八爷！您出来，教训教训这帮混帐东西！

小客厅的门开了，潘月亭披着一件睡衣走出。

潘月亭：(低声、平静地)白露，吵什么，八爷睡觉了。(望着黑三)咦，黑三，是你？

黑三：(想不到)哦，四爷，您老人家也在这儿。

潘月亭：我跟八爷到这儿来歇歇腿，抽口烟，你这是要干什么？

黑三：(喃喃)怎么，八爷是这儿，呃，在这儿睡觉了？

潘月亭：你要进来谈谈么？我烧一口烟，叫金八起来陪陪你。

黑三：(陪着笑)潘四爷，您别跟我们开心，您看我们也是有公事……

潘月亭：好极了，你们要有事，那就请你给我滚蛋，少在这儿废话！

黑三：是，潘四爷，您别生这么大的气。(忽然对身后的人)你们看什么，你们这些混蛋还不滚，他妈的这些死人！(转过笑脸)没法子，这一群人！回头，潘四爷，八爷醒了，您千万别说我们到这儿来过。小姐，刚才的事，您——是我该死！(打自己的嘴巴)该死！该死！

陈白露：好好，快滚吧！

黑三：(谄媚地)您出气了吧，好，我们走了。

黑三们退出去，门关上了。

陈白露默默地看了看潘月亭。

潘月亭：(嘘了一口长气)我第一次做这么个荒唐事！

陈白露：我第一次做这么一件痛快事儿！

突然间，她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止不住，潘月亭看着她，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轻轻的敲门声。

潘月亭：有人敲门。

陈白露不理，依然纵声大笑。门推开了，方达生走进来。

方达生：（有些奇怪地看着这样无比快活的陈白露）竹均，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陈白露并不回答，而是一把拉住方达生的手，“咚”地打开卧室的门。

小东西猛的惊醒了。睁着一双天真的、惊奇的，还未醒过来的眼睛，望着面前的陈白露和方达生。

陈白露：（欢悦地）哦，你醒啦，可算醒啦！

她满心欢喜地望望小东西，又望望方达生。

陈白露：这是我的干女儿，她叫小东西。（解下自己头上的红缎带，给小东西扎在辫子上）你看，她多美！

小东西害羞地低下头。

一个清冽的下午，天空湛蓝，阳光明媚。

在租界的法国公园里，陈白露和方达生坐在长椅上。草坪早已枯黄了，树枝光秃秃的，几片发黑的叶子在风中轻轻作响。

不远处，是儿童的游乐场。

方达生：多好啊，这里。

陈白露：(同样畅快地)是啊，总算找到一块清静的地方。(她把头向后一仰)真舒服啊！

方达生：在我那里，就更好了。你知道吗？冬天的田野，一片白，和天都溶在一起了。你会感到一个人，是多么自由。

陈白露眯起眼睛望着天空。

陈白露：是啊，我知道。

她闭上眼睛。方达生望着沐浴在冬日阳光中的陈白露宁静的侧影。

方达生：竹均，你真美，这个时候，你才美。

陈白露睁开眼睛，面对方达生凝视的目光，她忽然不好意思地笑了。

方达生仍然目不转睛地向陈白露望着。

方达生：(恳切地)跟我走，竹均，到乡下去……把小东西也带去，她可以在那里读书。

陈白露突然站起来。

陈白露：来，咱们去荡秋千吧！

游乐场，秋千在风中微微摇晃。

陈白露一边笑着，一边站了上去。她两手抓住绳子，用力地一下一下地荡起来。秋千越荡越高。

方达生仰头望着。

陈白露散开的长发随风飞扬。

背景上，远处的教堂的尖顶在阳光下闪烁。响起了钟声：当、当、当……钟声越来越响。

方达生的喊声：“小东西！小东西！……”

陈白露从门外走进自己的房间。她看见，窗子打开着，方达生探身在窗外，向下面张望。

陈白露：达生！

方达生：（猛地回过头）竹均，你刚才上楼来看见小东西了吗？

陈白露：她不是在屋里吗？

方达生：不，这儿没她，你来，快来！

陈白露跑向窗子。

方达生：（指着远处）你看，你看那边。

陈白露：哪儿？什么？

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方达生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会儿，无力地垂下来。

方达生：看不见了！他们把小东西带走了。

陈白露：（不相信地看着方达生）你说什么！

方达生：真的，我看到的，两三个男人夹着她，一晃就没有了。

陈白露转身飞快地跑进卧室。卧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又跑到另一间屋子，同样是空的。她在房间里寻找，然而没有任何痕迹，就像小东西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她瘫软地坐在沙发上，怔怔地望着地板，一滴愤怒的泪水，无

声地流下来。

方达生：（走到她身边，蹲下，震动地）怎么，你哭了？

陈白露没有说一句话，狠狠地抹去了那一滴挂在腮边的眼泪。

……一辆汽车停在报馆门口，陈白露从车里面下来，匆匆地走进报馆。

……方达生穿过一条破旧的小街，他不断地四下观望着。

……陈白露从一家事务所里走出来，面色疲惫而阴沉。

……两个妖冶的女人从一座小楼的窗口探出头来，向方达生招手。方达生厌恶地扭过头，走开了。

……在一个街口，方达生远远地看见了陈白露的身影，他飞快地向她跑去。陈白露默默地注视着他。方达生在她面前站住了，沮丧地垂下头。

陈白露和方达生无言地并肩走着。

天空阴暗。他们两个人的身影，在嘈杂的街道上，在偌大的灰色的城市里，显得那么渺小。

夜晚，约莫十二点钟了。

宝和下处的大门口。贴着“南国生就美佳人，北地天然红胭脂”的对联。中门框上是“桃源佳境”的横幅。门前两三个女人指指点点，挤眉弄眼。她们身后墙上的乌光红油纸，上面歪歪地涂了四行字：“赶早×角，住客×元，拉铺×角，随便×角。”

沿街，有哼一两段二簧的漂泊汉，有唱曲的姑娘，有租唱话匣

子的，卖花生、栗子、热茶鸡蛋的……在这条胡同里，充满了各种喧嚣、叫卖、女人诟骂、打情卖笑的声浪。

一个唱“数来宝”的乞丐，打着“七块板”，边走边唱着：

嘿！紧板打，慢板量，

眼前来到美人堂，

美人堂前一副对，

能人提笔写得详……

宝和下处院里一个小屋门口。门上挂着满染黑污的对联：“貌比西施重出世，容似貂蝉又临凡”；上面横挂着“千金一笑”。在门上还悬着一个镜框，嵌着“花翠喜”三个字。

翠喜，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满脸涂着粉，前额故意掐出一排花瓣似的紫痕，站在门口，招呼着离去的客人。

翠喜：（扬起声音）明儿见，胖子！你明儿个一定来“回头”啊！……

传来胖子和他朋友的嬉笑声。

竹板提提挹挹一阵响，乞丐走过来。

乞丐：（用本来的苍老的声音）掌班的，老板们，可怜可怜我瞎子吧。

翠喜：去，去去，别在这门口吵秧子！（她把嘴上叼着的烟头扔到地上）去，给你个烟卷头抽。

乞丐立刻捡起烟头。

翠喜：咦，这年头改良啦，瞎子看见烟头就伸手。

乞丐：我一个眼儿瞎，回见，大老板。

乞丐转过身，向别处去了，竹板又响起来：

一步两步连三步，

多要卖菜少卖铺，

黑脸的喝茶白脸的住

.....

翠喜回到屋里。这是一间狭小阴黑的屋子。她走到铁炉前，拿起坐在炉子上的水壶，看了看火。

进来一个小矮子，提着一小桶煤，他把煤放在门边，走到方桌前，拿起桌上的角票数了数，然后，翻着白眼看看翠喜。

翠喜：你看嘛？小顺子。

小顺子：（有些结巴）这是那胖.....胖.....胖子给的。

翠喜：你嫌少？人家留着洋钱置坟地呢。

小顺子：（摇摇头）都.....都交柜么？

翠喜：不都交柜，掌班的印子钱一天就一块，你给？

小顺子：可你.....你吃嘛？

翠喜：还用着吃，天天喝西北风就饱了。（低头愣神，忽然想起什么，向小屋走去。在小屋门旁挂着一面又小又破的镜子，她停住照了一下）不成了，人过时喽。

翠喜走进小屋。床上躺着一个襁褓里的孩子，旁边一个小姑娘

脸朝墙挤在一边。

翠喜：小翠，你还不起来，你再也不听话，（小姑娘没有动）咳，这死心眼儿的孩子！（她拿起一件破棉袄，盖在小姑娘身上，一边念叨着）我跟你说，你在老姐姐我的屋子里搭住这三天，也是咱们姐妹们的缘分……

小姑娘慢慢地回过身，这是小东西。然而，已经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她的脸消瘦、阴沉、木然，目光冰冷。

翠喜：（继续说着）我不是跟你妹妹瞎“白货”，我从前在班子的时候也是数一数二的红唱手，白花花千儿八百的洋钱也见过；可是“人老珠黄不值钱”，岁数大了点，熬不出来，落到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亲妹子，你到了这个地方来了，你不用打算再讲脸。

小东西抬起眼睛看了看翠喜。

翠喜：哼，到这儿来的，哪个不是色催的？有钱的大爷们玩够子，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都是人，谁生就这么贱骨头，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

她埋下头，像是要落泪。已经坐起来的小东西掏出手绢。

小东西：（把手绢递到翠喜面前）你……你擦擦。

翠喜：（一仰脸，睁着一双干枯的、微肿的眼睛）我没有哭，我好些年都没有眼泪了。（她噓了一口气）我是老了，早晚替家里大的小的累死了，用芦席一卷，往野地一埋就完事。

说完，她挽起床上的孩子，解开衣襟，给孩子喂奶。孩子使劲地吸吮着。小东西默默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

翠喜：（替小东西撩起额前的头发）妹子，你年轻，还有的是指望，熬几年，看上个本分人，从了良，养个胖小子就快活一辈子。

小东西垂下头，一阵沉寂。

小东西：（悄声地）黑三快来了吧。

她抬起眼睑，眼中含着惧怕。

翠喜：（劝慰）不怕的。你擦擦胭脂，抹个粉儿，一会儿挂上个客，今儿格就算过去了。（小东西不动）去，快去呀，要不，黑三来了……

小东西的眼睛因痛苦而睁大了。她抬起来，慢慢地走到外屋。站在小镜子前面。

隔壁一个女人随着二胡唱起一支淫荡的小曲：

叫声小亲亲哪，

眼瞅着到五更，

五更打过哥哥就起身哪！……

小东西往脸上抹了一点胭脂，然后，她呆呆地望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忽然，她扑到桌子上，无声地抽咽起来。

一个尖锐的声音：“前边，请这边走，腾屋子。”

小顺子掀开门帘走进屋。小东西抬起头，脸上挂着泪痕。

小顺子：有客，点着名找你的。（向小屋）三姑娘，有客来了，

招呼你们姐儿俩。（又回头对小东西）别哭了，快收拾收拾，要是能住下，你就能早点睡了。

小顺子从外面掀开帘子，让进来胡四，后面跟着王福升。胡四穿着皮大衣，高领碎花灰缎皮袍，花丝袜子，黑缎鞋，一副风流潇洒的模样。王福升也是兴高采烈，油光满面的，一件旧羊皮袍子，下面露着号衣底襟。

胡四进门后四面望望，拿出手帕掩住鼻子。

王福升：怎么啦？

胡四：这屋子好大味。（轻轻坐在凳子角上。）

王福升：（用手在桌子上一抹）瞧衣服。

胡四：（忙站起，掸大氅）他妈的，这缺德地方。

王福升：（油嘴滑舌的）四爷，我可把您送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得赶紧回去。

胡四：（一把拉住他）不，不成，你得陪着我。

王福升：我的爷爷，您叫我陪您到这儿来，这可是没人知道，回头顾八奶奶……

胡四：提她干嘛。（脸上没一丝表情地）老妖精！

王福升赶紧扭过头，憋不住笑了。

翠喜和小东西从小屋里走出来。

翠喜：（非常老练地）侍候哪位？

胡四上下打量着两个人。小顺子放下茶壶，从口袋里拿出一包

瓜子，打开，放在方桌上的一个铁盘里。

胡四：(指着自己) 我。

翠喜：我这妹子呢？

胡四：(指自己) 也是我。

翠喜：(笑嘻嘻地) 这合适么？

王福升：这有什么不合适。

小东西抬起头，她认出了王福升，目光仇恨地一闪。

翠喜：(对胡四) 二爷贵姓？

胡四：胡，胡四。

翠喜：胡四爷，(指王福升) 四爷，您引见引见。

胡四：这是王八爷。

翠喜：(举起瓜子)，四爷，八爷。四爷您不宽宽衣。

胡四：不，我怕凉。

翠喜：(向小东西) 你这么愣着干嘛。(对胡四) 四爷，您得多包涵点，这孩子是个“雏”，刚混事由没几天。

王福升：(替胡四) 没有说的。(转身对小东西) 你认识不认识我？

小东西：(切齿) 磨成灰，我也认识你。

王福升：(高了兴) 喝，这丫头在这儿两天，嘴头子就学这么硬了。

胡四：(拉起小东西的手) 我得瞧瞧你……，这孩子真是头是

头，脑是脑，穿几样好衣服，叫我胡四带她到马场俱乐部走走，这码头不出三天她准行开了。

王福升：那“赶子”好，可您问她有这么大福气么？

胡四：（忽然冲小东西）是你把金八爷打了么？

小东西低下头，一语不发。

翠喜：四爷跟你说话啦，傻丫头。

小东西石头似地立在那儿。

王福升：瞧瞧，这块木头。

胡四：（点着烟卷）奇怪，这么一点小东西怎么敢把金八打了？

王福升：要不庄稼人一辈子没出息呢？你想，金八爷看上她，这不是运气来了？哪一样不是要什么有什么。他妈的！（回过头对小东西，伸出手指着她）可你爸爸是银行大经理，还是开个大金矿？（对翠喜）大洋钱来了她向外推，你说，这不是邪行！

翠喜：咳，“是儿不死，是财不散”，这都是罡着。

王福升：（对小东西越看越气）妈的，我要有这么一个女儿，把那么一个活财神都打走了，我就宰了她，活吃了她。

突然间，小东西跑到王福升面前，打了他两个嘴巴。

王福升：（捂住脸）你，你要干嘛？

翠喜：（拉着小东西）你发疯了。

小东西：（浑身发抖）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你又把我扔到黑三手里。

黑三，穿着皮袍，满面胡须，瞪着凶恶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出现在门口。

寂静。

黑三：（很和气地向小东西招手）过来，过来呀！

小东西望了望房里每个人的脸，慢慢地走过去。

黑三：（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您受惊，四爷，这孩子有点不懂规矩。

他猛挥手，打了小东西一个耳光！小东西吸着气，倒退了几步。

翠喜：（急忙走上前）这是怎么说的？这孩子的脾气也是太“格涩”。八爷，真是怪过意不去的。您刚才没有撞破哪儿？

胡四：（格格一笑）连金八爷都劈啪两耳刮子，王八爷挨这两下子，算什么？

翠喜：（赶紧拉过小东西，站到胡四面前）快，还不快谢四爷。这是碰着四爷，好说话的，要是碰着个恶主儿，还不连窑子都砸了。

胡四嘻嘻哈哈地点头。

黑三：（盯视着小东西，阴沉地）这回便宜了你，好好侍候四爷，叫声四爷！

小东西：四爷。

黑三：跟八爷赔不是。

小东西望着王福升。

黑三：说，说下次不敢了，王八爷。

小东西：下次不敢，王八爷。

王福升：（干巴巴的）没的说，没的说。

黑三：给四爷倒杯茶。

王福升：得了，四爷，我看您也该回旅馆了。

翠喜：谁说的？（对王福升）去去去，你看你这个忙劲！谁也不许走。

王福升：（向胡四）您这身新衣服也该在客人们面前显派显派！

胡四：（忽然想起来，很高兴地）这身衣服我穿着不错吧。

翠喜：赶子，可着这大地界，也找不出另一身来。

胡四：（不由地又开始搔首弄姿，掸掸衣服，自得地）我看也差不离。

这时，小东西已斟好茶，向着胡四送上来。

王福升：（奸笑着，狠狠地）哟，小心点儿，别烫着手，小姐。

小东西低着头，走到胡四面前，眼泪汪汪的。

王福升：四爷，您瞧，小翠跟您飞眼儿呢。

胡四：（乐了）是么。（想拧小东西的脸蛋）

小东西蓦地抬起头，没想到胡四这样近靠着她，茶碗碰着胡四的手，茶水溅湿他的衣服。

小东西：啊！

胡四：你看！

黑三：（大吼）妈的，你看你！

小东西吓了一跳，失手，一碗茶整个倒在胡四的新衣服上。

胡四：（急青了脸）你奶奶的，这个不是人揍的孩子！

黑三跳到小东西面前，举手要打。

王福升：黑三，人家衣服要紧。

翠喜赶紧拿了一块手巾，和福升一起擦衣服，黑三看着他们。

胡四：（恼怒）去，去去，别擦了！（将衣服凑在灯光下看看）
哼，这一身新衣服算毁了。妈的，（对王福升）走，走走，（忽然跑到小东西面前）你这贱骨头，我——（仿佛要动手，但他却一下子从口袋里取出一束钞票）你瞧见这个么？大爷有的是钱，可就凭你这德性，（向黑三）一个子也不值。（抽出一张）把这个拿给三姑娘盘子，（又拿出一张）这个给外边。

黑三：谢谢您。

胡四：走，回旅馆。

他扬长而去，福升后面随着。

翠喜：（送到门外）明儿来呀，四爷，明儿来回头呀！

她立刻回到屋里。

黑三野兽似地盯着小东西。

黑三：（低低地）过来，你跟我到这屋子来！

小东西不动。

翠喜：（抱住小东西）黑三，你别打她。

黑三：你少管！

翠喜：(哀求)这孩子再挨不得打了。

黑三：(上前，一手推倒她)去你个妹子的！

翠喜叫了一声。黑三拉着小东西进了小屋，砰地把门关上。

翠喜：(忽然想起自己的孩子，她跳起来，扑过去)开门，黑三，我的孩子在里面，开门！

里面不应，只有黑三喘着气的咒骂声、毒打声。

翠喜：(乱打着门)开门！开门！你要吓着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孩子开始哭起来。

翠喜不顾一切地喊着，擂着门。

旅馆里，顾八奶奶坐在沙发上，向陈白露愤愤然地诉说着。

顾八奶奶：哼，我才明白，男人真是没良心。你待他怎么好，也是枉然。

陈白露：(淡淡地)怎么，胡四跟你怎么样了？

顾八奶奶：(长叹一声)谁知他怎么样！这两天就没见着他的影子，我待他的情分可真不薄，你看，他一不高兴，就几天不管我。(忽然地)露露，你给我倒点儿水，我.....

顾八奶奶从手提包里取药。陈白露递给她一杯水。

顾八奶奶：(吞下药，捂着胸口)我的心痛。一想起胡四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的心又痛起来了。

陈白露：你真是天下最多情的女人。

顾八奶奶：所以我顶悲剧、顶痛苦、顶热烈、顶没法子办。喂，

爱情，从前我不懂，现在我才真明白了。

陈白露：（抬起眼睛，瞟着她）哦？

顾八奶奶：（十分自负地）我告诉你，爱情是你甘心情愿地拿出钱来叫他花。他怎么胡花，你也不心疼。

陈白露：（一笑）怪不得常听人说爱情是要有代价的。

顾八奶奶：那是一点也不错的。白露，我们是好姐妹，你在四爷面前替我给他说说，在电影公司再给他找个事。他嫌银行的事儿钱少，没意思；我也想过啦，他当明星，准红！你看他哪儿不像个电影明星，身材、相貌、鼻子……

这时，张乔治推门走进来。

张乔治：（满腔热情）Hello！我一猜你们就一定在这儿。（走过去紧紧拉住两个女人的手）Hello、Hello，哦，密司顾，（上下打量）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顾八奶奶眉飞色舞正想说话，他又转向陈白露。

张乔治：O h m y，我的小露露，m y d e a r。

顾八奶奶：博士，你别老这么叽哩呱啦地翻洋话好不好？

张乔治：O h，Sorr y，So r r y，完全对不起。我简直不习惯说中国话了。

顾八奶奶：博士，这两天你没跟胡四一起玩么？

张乔治：胡四？前两天我在俱乐部又看见他拉着那条狗，走来走去。

顾八奶奶：这个没良心的，他情愿拉一条狗，也不带着我。

张乔治：怎么，你们又闹了？那他在门口干什么？

顾八奶奶：什么，他在门口？

张乔治：奇怪，你不知道？

顾八奶奶：亏你还是个出洋念过书的人，你怎么早不告诉我？

张乔治：念了书，不见得就算得出顾八奶奶想见胡四呀。

顾八奶奶：（美美的一笑）好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要走了。

（快步走到门口）古得拜，拜——拜！

门突然打开了，胡四站在门口。

顾八奶奶一看见他，先是想乐，忽然又瞪瞪地走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下，扭过身去。胡四还是他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只是又换了一套衣服，更“标致”了。他看了一眼作出生气状的顾八奶奶，径自走到镜子前。

胡四：（对着镜子照着，整了整领带，漫不经心，慢吞吞地）我可开了眼啦，那个小东西，真有股邪行劲儿！

顾八奶奶：（憋不住）谁？你说什么小东西？

胡四：金八爷都没玩成的那个。

陈白露猝然回过头。

木梆一声一声地响过去。

一个声音：（低声地叫出花名，因为客人们都睡了）宝兰、金桂、海棠、小翠……

屋里，小顺子把灯熄灭，从抽屉里拿出洋蜡头点上。小东西缓缓地走进来。

小顺子：怎么样，挂上了么？

小东西摇摇头。

小顺子：（叹了一口气）那你一个人……先睡吧。

小东西：（看了他一眼）……

小顺子：（安慰地）去……去他的，……先别，别想它。

老远忽然传来翠喜的哭嚷声：“你打吧，你打吧！你今天要是不打死我，你不是你爸爸揍的！”

小东西：谁？谁在打她？

小顺子：她，她男人。三姑娘也是苦命！……

翠喜哭哭啼啼地走进门。

小顺子：怎么，瘸子又让你回去？

翠喜：（还嚷着）回去，我今天就跟你回去！回去咱们就散，这日子有什么过头！

小东西愣愣地望着她。翠喜从小屋里抱出孩子。

小东西：你走了？

翠喜：（抽噎地）嗯，妹、妹子，刚才那个住客，你……你挂上了么？

小东西：……

翠喜：（一手摸着小东西的脸，一字一噎地）苦……苦命的孩

子，也……也好，你今天一个人在我这个床睡吧，半夜里冷，多盖点被……落到这个地方……病了……就更没人疼、疼了。

小东西望着她那哭肿了的扭歪的脸，忍不住，猛地抱着翠喜呜咽起来。

翠喜：（心酸地掉下泪）妹子，你，你别哭，我明儿……一大早，我……就来看你。

小东西拼命抹去眼泪。

翠喜：我走了。

小东西点点头。

小顺子：我也歇去了。（对小东西）睡吧。

小东西：嗯。

翠喜和小顺子都走了。

外面一个人的声音：“落灯啦，落灯啦！”

小东西坐在桌前，睁着大眼睛，木然地望着摇曳的烛光。

……一片阳光。阳光下石礅腾空而起，有力地落在地上。一个高大的汉子回过头来，黝黑的脸上，汗珠闪烁着铅灰色的光泽。他咧开嘴笑了，目光中流露出怜爱、温情，……

父亲的脸渐渐模糊了。

摇曳的烛光。小东西孤零零的影子映在墙壁上。

灰色的拂晓。清冷的街上几乎还没有人，远远的，在巷子的尽头，几个人影围成一团。从那里传来哭声。

那是在宝和下处的门口，一张席子卷着一具尸体，翠喜怀里抱着她的孩子，嘶哑地哭着。

翠喜：苦命的……妹子，你，你死的屈啊，你不该……死！

小顺子站在一边，低垂着头，看不见他的脸，他手上拿着的一根扯断了的绳子，在冷风中飘飘悠悠。几个脸色惨白的女人，悲哀地在严寒里瑟缩着。

忽然，围着的人无声地闪开了一道缝，就在很近的地方，陈白露和方达生站住了。

翠喜：（什么也没看见，她的眼泪滴落在卷起的席子上）妹子，再苦也得、得活着，你怎么……走了这条道啊，妹子……

方达生望着眼前的一切，他的脸因震惊和痛苦而扭歪了。在他身后是陈白露，她的眼睛显得那么大，充满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迷惘、恍惚和震惊。从卷着的席子里露出一根小辫，上面还扎着那条红缎带……陈白露突然用一只手捂住眼睛。

翠喜终于慢慢地抬起头，满面的泪水，她发现了面前这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她看着她。

陈白露的手顺着脸颊一点点垂下来，她也看见了翠喜。

一个年轻的美貌的女人和一个受尽欺凌、蹂躏而憔悴衰老的女人，就这样默默地，彼此对视着。

……下雪了，纷纷扬扬的雪，一点点掩盖了小东西的尸体，掩盖了这个世界。

公园里，还是在那条长椅上，方达生和陈白露坐在那儿，头上和身上落满了一层雪花。他们谁也没说话，像两个陌生人似地坐着。过了很久。

方达生：（喃喃地）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陈白露一动也不动。

方达生：（猛然转向她，声音暗哑地）我问你，为什么允许金八他们这么一群禽兽活着？！

陈白露：（终于抬起眼睛，她的声音很轻，一字一句地）我告诉你，不是我们允许不允许金八他们活着，而是金八允许不允许我们活着！

说完她慢慢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去。雪地上，留下她的一行足迹。

空荡荡的游乐场，落满了雪的秋千一动不动。

窗外，雪还在下着。陈白露站在窗前，她穿着黑丝绒旗袍。屋里没有一丝动静。

一扇门打开了，立刻传出人们打牌的喧笑声。有人在叫：“露露！露露！”

陈白露不回答，依然那样站着。

张乔治从里面走出来，一面向里边的人说。

张乔治：不，不，我就来，你看我来请她。

他的领带散着，背心的扣子敞开着，兴高采烈地向陈白露走过

去。

张乔治：（似灵感附了体，站住）哦，我的小露露。

陈白露看着窗外，不动。张乔治走到她的侧面。

张乔治：你真美，今天你简直太美了！（吟诗一般）美，美极了！你穿得这么忧郁，这么诱惑！

从窗子里可以看到，旅馆的大门口走出一个人，提着一只箱子，那是方达生。他走下台阶，走上马路。有一瞬间，他似乎想停下来，抬起头，但他没有，他沿着街道走去了。

张乔治的声音一直在继续着：“露露，你真会用香水，闻起来（一声长长的“嗯”）这么清淡，而又这么幽远！我一闻着那香水的香味，O h , no！你的美丽的身体所发出的那种清香，就叫我想当初我在巴黎的时候，（飘飘然、神往地）那巴黎的夜晚，夜晚的巴黎！”

方达生的身影渐渐地远了，终于消失在雪雾中。

张乔治：露露，你为什么笑笑？露露！

陈白露伫立不动的黑色的背影。

一片黑暗。红色的小蜡烛一支支地燃着，跳动着，映出了陈白露朦胧的脸。

烛光。陈白露的声音：“这光，多美，多亮，……”

潘月亭的脸在她旁边出现了。

潘月亭：吹灭它！快，吹呀！

陈白露：为什么要吹灭它呢？

潘月亭：（笑着）吹灭了，让大家吃啊！

陈白露：（冷笑一下）好！我吹灭它！让大家吃！

她一口气把蛋糕上的蜡烛吹灭。满厅灯光大亮，乐队奏起响亮欢快的音乐。男男女女们，围着一张张又圆又大的餐桌，个个举起酒杯，喧笑哄闹着向陈白露身边挤过来。

“恭喜你，我的白露，干一杯！”

“永远发亮的明星，我们干杯！”

“美丽的小寿星，喝我这一杯！”“干吧！露露。”

陈白露谁也不推让，一杯杯地喝下去。

潘月亭：（为陈白露拦着）白露，你要喝醉了。

顾八奶奶：不行，潘四爷，白露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家里还有一场。（对陈白露）你八姐还要为你做寿哪！

张乔治：我们都去，为了露露！

报社的于总编挤上来，身后跟着一个照像的。

于总编：白露，我的报纸已经把你选做今年的“爱情皇后”，来，为皇后的二十二岁生日拍一张。

镁光灯“扑”地一闪。一个茶房喊着：“李襄理到！”

李石清神气活现地走进来，他的气派与从前大不相同，马褂换了坎肩，头发也亮光光地梳着。

张乔治：（故意夸张地）喝，李襄理怎么才来？

李石清：（不由得卖弄）抱歉，我刚从丁秘书那儿来，马上还要去交易所。

他瞟了潘月亭一眼，但从潘月亭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反应。

李石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陈小姐，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陈白露：李太太没来么？

李石清：家里实在有事，她让我替她向陈小姐道喜。

他说着，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只金子的麻花手镯。

顾八奶奶不由地撇了撇嘴，露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张乔治趴到胡四耳边不知说了什么，胡四突然哈哈干笑了两声。

陈白露：（伸手接过盒子）太破费了，谢谢，替我谢谢李太太。

她转过身，指了指桌子中央的极大的奶油蛋糕。

陈白露：吃，吃吧。（她忽然面向大厅，高声地）吃！都来吃呀！

一片喧闹声。

她拿起一把银亮的刀子，把蛋糕切开。镁光灯闪闪发亮。

西下的夕阳发射着绯红的余辉，在短暂的冬日的黄昏，映照着城市的暗影，映照着一一条铅灰色的大河和河面上一座黑色的大桥。一个像幽灵一样的人影从桥上走过，在人群里穿行。

他走着，一直走着，什么也没看见；不知道，也记不得他这是到哪儿去。一双深陷的黑洞般的眼窝里，两只冰冷呆滞的眼睛，叫

人不寒而栗。还可以认得出，这是黄省三。

终于，他衰弱地靠在了一根电线杆上。不远处，饭店的霓虹灯在他的脸上一黄一绿地闪着。

饭店门口，穿着大褂的茶房，脸上堆着献媚的笑，毕恭毕敬地站立一旁。陈白露微微地依在潘月亭的肩上，从大门里走出来。

现在，她的脸上泛起红晕，眼睛闪闪发亮，像通常喝多了酒的人那样，莫名其妙地笑着。李石清跟在他们的身后。当茶房不断地弯腰鞠躬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得意之情。

突然，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抓住他的胳膊，他一扭头，看见黄省三目光灼灼地立在眼前。

黄省三：（朝着李石清）经理，潘经理，您行行好！

李石清：（愣了一下）什么经理，你疯啦！

黄省三：不，我没疯，您行行好，告诉他们我没疯！

潘月亭回过头来。

潘月亭：这个人是谁？

李石清：原来是大丰的录事，早被裁了。

潘月亭：他要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黄省三突然双膝跪下，抱住潘月亭的腿。

黄省三：法官，我自己买的鸦片烟，买的红糖掺上，叫孩子们喝的，我亲手把他们毒死的！我没钱再买鸦片了，法官！你们不能放我，我亲手毒死了人，毒死了我的孩子！您杀死我呀，杀死我！

李石清像惊醒一般，扑上去把他拉开。

黄省三：忽然嚤嚤地像一个女人哭起来）我的孩子，我的可怜的孩子！（他抬起头，对李石清）潘经理，人不能这么待人啊，不能这么待人啊！……

李石清绝望地推了他一把。黄省三侧在陈白露的脚边，他连忙磕着头。

黄省三：潘太太，求求你，让我死吧，我没疯，没疯呀！

陈白露呆住了，微笑仍然挂在嘴边，但，这是一种惊惧而又僵死的笑。她恍惚地打开皮包，把手伸进去，她想像平日那样地施舍一些……可是几乎就在同时，她“叭”地把皮包关上了，冲进等在路边的汽车里。

汽车轰地开起来，黄省三的嘶喊和他扑倒在地的身影，被甩在后面。

汽车里，陈白露倚在角落里，头低垂在胸前。潘月亭轻轻托起她的脸。她看着他，没有反应，没有表情。

潘月亭：露露，怎么，又难过了？

陈白露闭上眼睛。车窗外响着街上的喧嚣。她听见了潘月亭凑在她耳边说：“我的小露露，你看看。”

陈白露双目紧闭的脸。

潘月亭的声音：“睁开眼吧，乖乖，你看这是什么？”

陈白露睁开眼睛，她看见潘月亭把一只发出幽蓝光彩的“火油”

钻戒，套在她的手指上。

潘月亭：这是我今天特别给你挑的生日礼。喜欢么？

陈白露缓缓地抬起自己的手，看着那颗美丽的钻石。

潘月亭：（兴高采烈的声音）行市，我真看对了，沾你的福气，我赚了一票大的。我真的有钱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陈白露垂下手，目光移向车窗外。

潘月亭：别不理我，我的小露露，现在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明天，我一定把小东西给你活蹦乱跳地弄回来，好不好？你说呀！

陈白露：（没有回头）好。

顾八奶奶的中不中西不西的老式客厅里，正墙喜桌上高烧着一对又粗又长的红蜡烛。烛光闪闪，已经燃去一小半了。

墙上悬着一个鲜花扎成的大“寿”字。顾八奶奶和陈白露合拍的像片，放得大大的，嵌在一个红木的大镜框里。

疲乏的乐队有一阵没一阵地奏着。

穿过螺钿镶嵌的瓶状木窗，望见一群客人在另外一间客厅里打麻将、掷骰子、打扑克。仆人们穿梭一般端着茶点，来回侍候。

潘月亭醺醺然地靠在大沙发上。顾八奶奶、胡四、刘小姐，以及一些男女们，也都已不再跳舞。只有张乔治，他虽然已经醉了，但仍然摇晃着身子，笑嘻嘻地走到陈白露面前。

张乔治：（拉住陈白露的手，一边用脚踩着地板）露露，来，跳啊！

陈白露喝了太多的酒。此刻，她的眼睛半睁半合，脸上现出那种痴醉的、虚幻的神态。她胡乱地摇了摇头。

陈白露：不，不，我跳不动，我老了。

张乔治：（格格地笑起来）我的小猫咪，你才刚刚生下来呢。
（他晃动着，转过身去）各位男士女士们听着！我们的皇后，现在要为我们跳个T a p - d a n c i n g，美国最时髦的“踢跹舞！”我来做她的舞伴！乐队！乐队！

于是，乐队骤然乱糟糟地大响特响。

张乔治握住陈白露的手，把快要倒下去的陈白露拉了起来；他用手紧紧搂着她的腰，硬拽着她跳。

陈白露：放开我！

她看着张乔治，眼里射出厌恶而又愤怒的光。

陈白露：（大喊）你这个洒了巴黎香水的洋狗！

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客人、侍仆们从窗口、壁门缝隙惊望着。
胡四忽然凑上去。

胡四：爱情皇后，我，该够格吧！

陈白露挥起手，像是要打胡四耳光；胡四灵巧地一闪。

陈白露：（指着他）你这个兔子！找你的母猫叫春去吧！

顾八奶奶站起身，又惊又怕地喊着。

顾八奶奶：这是怎么啦？

潘月亭：（对顾八奶奶解释着）她喝醉了，不认识人了。

陈白露的目光从人的脸上滑过，朝向屋顶。

陈白露：（茫然地）哪里有人哪！哪里有人哪！

她低声地嘶喊着，抽泣起来。

顾八奶奶：算了，算了，让你的老爸爸，你的老头陪你回去吧。

潘月亭：（挽住陈白露的胳膊）我陪你回去，回去吧。

陈白露：（试图挣脱着，大声呜咽，最后成了一种歇斯底里）
我要回去！回家去，回家！

潘月亭：不哭了，不哭了，走。

陈白露倚着潘月亭的肩膀，恸哭着，向门口走去。

旅馆，陈白露房间的客厅里，李石清异常兴奋地来回踱步。潘月亭从卧室走出来。

潘月亭：（冷冷地）你来这儿有事么？

李石清：有事商量。

潘月亭：（坐下，对李石清，不耐烦地）你说吧！

李石清：（凑到潘月亭跟前）月亭，（他不大自然地顿了一下）
经理，你知道市面上怎么回事么？

潘月亭：（故意地）不大清楚，你说说看。

李石清：（压低声音）我这是从一个极秘密的渠道打听出来的。
谣言说金八故意放空气，好向外甩，完全是大家神经过敏，假的。
这一次买进，我们算拿准了，我粗粗一算，说不定有三四十万的赚头。

王福升这时推门走了进来。

王福升：李襄理，您太太打过电话来，说您的少爷病了，催襄理赶快回去。

李石清：（简直不屑于听这些琐事）我知道，知道了。（继续向潘月亭）我跟你讲，要是这个看涨的消息越看越真，客户们再忍痛补进，跟着一抢，不出十天，再赚个十万、二十万不成问题。

潘月亭：（叫住正要退出的王福升）福升，你去看看陈小姐有什么事。

王福升：是。

王福升走进卧室。

李石清：（既得意又激动）我告诉您，这个行市要大涨特涨，我提议……

潘月亭：（并不看他，打断）你的太太不是催你回家么？

李石清：不要管她，先不管她。我提议，明天还是可以买，吃不了亏的！就这么决定吧，这一次成功了，我主张，以后行里再也不冒这样的险，留点信用。不过这一次，我们就破釜沉舟干它一下。

卧室里，王福升正轻轻拉上华丽的窗帘。

陈白露在床上呻吟了一声。

陈白露：（喃喃地）回家，回家了……

王福升注意地听着，他犹豫了一下，轻轻走到床前。

王福升：（试探地轻声问）小姐，您刚才说什么？

陈白露用手支起身体，四下看了看。

陈白露：（又扑倒在床上）玩够了，该回家了！

王福升：（惊奇）您，有家？

陈白露：（看着他）……

王福升：您，真有这意思？

陈白露：怎么？

王福升：（赶紧）小姐，您要是真想回家，那您在这儿欠的那些帐，您得一一

陈白露：（慢慢转过脸去）对了，我还欠了许多债。（自语地）不过这些年，我难道还没有还清？

客厅里，潘月亭吐出一口烟。

潘月亭：石清，你还是回家看看吧，你的儿子不是病了吗？

李石清：（眨眨眼睛）您何必老提这个？

潘月亭：（用眼梢睃了一下李石清）我看你太高兴了。

李石清：不错，这次事我帮您做得相当漂亮。我的确高兴。

潘月亭：（微微一笑）对不起，我忘了你早已经是襄理了。

李石清：（感到了潘月亭话里有刺儿）经理，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潘月亭：（不露声色）李襄理，现在我手里这点公债是一笔钱了吧！

李石清：自然。

潘月亭：这一点赚头已经足够还金八的款子了吧？

李石清：（小心奉迎地）当然，还大大地富余。

潘月亭：准备金也有了把？

李石清：是的，有。

潘月亭：好极了！石清，你想现在我还怕不怕有人跟我捣乱？

李石清：（含混地）我不大明白经理的话。

潘月亭：也许有人说不定要去说，我把银行房产都抵押出去了，或者说……（他停住，眯起眼睛望着李石清）

王福升：（手在口袋里摸索着，一边望着陈白露）小姐，您刚还了八百，又欠了两千，这样花法，一辈子也是还不清的。您看，这些帐单，（从口袋往外拿）这一共是……

陈白露：（纵身坐起）不用拿，不用拿，我不要看。

王福升：（无奈地）可是人家说您明天下午是非还清不可了，我一个劲儿跟他们说好话……

陈白露：谁叫你跟他们说好话！冤有头，债有主，我自己没求过他们，要你去求！

王福升：我说小姐……

陈白露：（愈发烦躁地）我知道，知道了！钱！钱！钱！为什么你老拿钱来逼我，你滚！

王福升垂手立在一边。

客厅。

李石清：（强自镇静着）经理，您一定知道，圣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潘月亭：（冷酷地）我是很忍了一阵子，你也许还不知道，行里的同人背后骂我是个老糊涂，瞎了眼，叫一个不学无术的三等货来做我的襄理。

李石清：（极力压制自己）我希望经理说话无妨客气一点，字眼上可以略微斟酌斟酌再用。

潘月亭：我很斟酌，很留神。

李石清：（勉强一笑）好了，这些名词字眼儿都无关紧要，头等货、三等货，都是这么一说，差别倒是有限。不过，经理，我们都是多年在外做事的人，我想，大事小事，最低该讲点信用。

潘月亭：（一阵大笑）你也要谈信用！信用我不是不讲，可是我想，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我明白跟哪一类人可以讲信用。

李石清：那么，经理对我是不打算讲信用了？

潘月亭：这句话真不像你这么聪明的人说的。

潘月亭将雪茄捻灭，掸掉落在袖子上的一点烟灰。

潘月亭：你的汽车在门口等你，坐汽车回家是很快的。（由身上取出一个封套）李先生，这是你的薪水清单。襄理薪水一月是二百七十元。这个月，会计告诉我你预支了二百五十元，我想我们还是客气点好，我照付一个月全薪，这是剩下的二十元，请你点一点。不过，你今天的汽车帐，行里是不能再给你付了。

李石清睁着一双愤怒得呆住了的眼睛，瞪视着潘月亭；他伸手接过钱。

潘月亭：（站起来）好，我不陪你了。你以后没事可以常到这儿来玩玩，你叫我月亭也可以，称兄道弟，跟我“你呀我呀”地说话也可以，现在我们是平等了。再见。

他转身走进小客厅，把门关上了。

李石清，手中紧握着那两张钞票。

李石清：二十块钱！（牙齿格格作响）二十块钱！

一阵残酷的绝望和仇恨攫住了他。他面部歪曲，如同一只负伤的野兽扑倒在沙发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电话铃响了，突兀而刺耳。

李石清缓缓地抬起头，他望着电话，脸上的神情由恍惚变得激动起来，似乎有什么预感，他猛地冲过去，抓起耳机。

李石清：……哦，是报馆于先生，我是石清，潘经理不在，有事您告诉我吧。哦……哦，什么，消息不好？……金八的人露出来的？……您有封信已经叫人送来了，好！好极了！

他“砰”地扔下电话，转身冲出门去。

在走廊上，他撞上一个女人；他全然不顾，正要跑开，那女人叫住他。

李太太：石清，石清！你上哪儿去？

李石清：（看见了李太太，激动使他有些语无伦次）你？！啊，

好，真是太好啦！

李太太容颜憔悴，衣服满是皱纹，眼中含着泪。

李太太：你在说什么？你这一天都干什么去了？小四病得厉害，你连家也不回！我叫了车送他到医院，走了三个医院，都不肯收……

李石清：（渐渐听懂了李太太的话，喃喃地）你说，小四病了？

李太太：医院要钱，他们要现款，最低要五十块押款。现在家里只有十五块钱，石清，你得想法子，你听见了吗？

李石清摸了摸自己身上，掏出几张零碎票子。

李太太：（忙数着）只有十七块多。

李石清：……

李太太：可怜小四这孩子，（抽泣）你得想法子救救他呀！

眼泪涌流出来，李石清呆望着。突然，他转身又跑回房间。他趴在地上寻找，终于，从沙发底下找到了那两张揉皱了的钞票。李太太跟在他身后，诧异地看着他。

李石清把钞票递给李太太，手有些发抖。

李太太：（不敢接，犹豫）这，这是什么钱？

李石清：（暴怒）这是二十块“卖脸钱”！拿去！拿去吧！

李太太惊愕的、泪痕满面的脸。

亨德饭店门口。李石清焦急地走来走去，冷风吹乱他的头发，他面色发青，不断地朝着一个方向望着。

李石清从一个人的手里接过一封信。他跑到饭店门口的灯光下，迫不及待地把信封撕开……他一口气读完，又读了一遍，信纸在他的手中“簌簌”地抖着。

他目光狂乱地抬起头，随即，猛地转身撞开饭店的玻璃大门。

李石清在大厅里飞跑。他奔上楼梯；他绊了一下，立刻又不顾一切地向上冲去。

一路上，所有的人都站住了，惊讶地看着他。

陈白露房间的门被“咚”地推开了。潘月亭正坐在沙发上翻着报纸，他看见李石清。

潘月亭：哦，你还没有走么？

李石清站在那儿，喘着，渐渐地，他冷静下来。

李石清：（缓步走进屋，稳稳地）是，经理，我心里老惦念着您行里的公事，所以总不想回去。

潘月亭：（十分厌恶地）你又来做什么！

李石清：自然是公债的事。经理，（他举起手里的信）这是于总编给您的信。

潘月亭：（恼怒）你怎么能把我的信拆开！

李石清：（笑起来）不拆开，我怎么知道是喜信，好给您报喜呢。

他把信捋捋平，递给潘月亭。潘月亭似乎觉出了里面的蹊跷，一把抓过信，读着……

李石清：（在一边，慢吞吞地）这件事，我实在是想不到，不会这么巧，不会来得这么合适。

潘月亭：（看完信，脸色大变）我，我不相信，这是假的！

他扑向电话。李石清在沙发上坐下来看着他。

潘月亭：喂，报社吗？我姓潘，潘月亭，我找于先生！什么，刚走？你知道上哪儿去了？混蛋，你怎么不问一声！

李石清的面上浮起满意的微笑。

潘月亭：（又拨了号码）你是会贤俱乐部吗？我找丁先生，就是金八爷的私人秘书！他回家了！怎么会这时候回家！现在不过才，（看看自己的手表）……

李石清：不过才早晨五点多钟，快天亮了。

潘月亭看了他一眼，再拨电话，这一回耳机里“嘟嘟”地响着，却没有人接。

李石清：（狡黠地）经理，其实公债要跌个一毛两毛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您看没看信上说要跌多少？

潘月亭扔下话筒，从桌上拿起信，李石清走过来在后面指点着。

李石清：不，在这一张！

信纸上的字：“……此消息已传布市面，明日行市定当一落千丈，此事由金八在后操纵，决无扳回的可能。”

潘月亭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抱住头。电话铃骤然响起。潘月亭全身一抖。李石清过去拿起话筒。

李石清：你哪儿，哦，是您呀，丁先生。

潘月亭恐惧地盯视着。

李石清：什么？明白了，金八爷早上就要提款！好，我一定告诉他……

潘月亭冲上去，抢过话筒。

潘月亭：我和金八明明说好再缓几天！他不能不讲信用。喂！喂！

那边的电话已经挂上了。潘月亭挥起手把电话打到地上。

李石清：经理，现在该我们俩谈谈了。

潘月亭：（暴怒）谈什么！

李石清：不谈什么，三等货要看看头等货现在怎么样了。

潘月亭：（咬着牙）你小心，你这样说话，你要小心。

李石清：我不用小心，我家没有一个大钱，我口袋里尽是当票，我用不着小心！我没有到了手的钱，又叫人家抢走，我没有多少万还不清的债……

潘月亭：（向前走了一步）不要再说了。

李石清：（豁出来了）我要说，我要痛痛快快地说，我叫一个流氓耍了，我只是穷；你叫一个更大的流氓耍了，他要你的命！天一亮，我就要亲眼看你的行付不出款来，看着那些十块八块的穷户头，骂你、咒你，他们要宰了你，活吃了你！

潘月亭：我先宰了你再说。

他双手掐住李石清的头颈，死命地摇晃。

卧室的门突然打开了，陈白露站立在门口。

李石清：（挣扎）你杀了我吧！宰了我吧，可是金八不会饶了你……

陈白露看着这两个厮打着的发了疯的男人。李石清已面色发青。

陈白露：（大叫了一声）不要打了！

潘月亭浑身一震，手慢慢地松开了。他回过身，看了陈白露一眼，什么都没有说，默默地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李石清摇晃着，站了起来。他向陈白露望着。半晌。

李石清：（无比的蔑视）你这个娼妓！

陈白露的脸抽搐了一下。她向后退了两步，靠墙站住。

陈白露：（望着李石清，悲哀地一笑）真对不起，你太太来电话了，说、说你的儿子已经不行了。

李石清惊呆的脸，泪水涌流出来。

陈白露独自站在淡紫纱罩的立灯下。灯光照着她。她抬起手臂，让手臂顺着脸颊滑过，不知怎么，她又重复了这个动作。

她内心的声音：“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人？”

蓝蓝的天空，阳光照在河面上，冰已经在溶化，波光粼粼。

陈白露坐在河边，微风吹动她的头发，水下浮游着一群小鱼秧子；她用手轻轻在水中拨弄着，小鱼从手指间游了过去。一片不知

从哪儿飞来的、去年的枯叶，和几片碎冰，从水面上飘过。

陈白露的声音：“我是水？——是鱼？——是树叶？——还是风？——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人？”

陈白露走进花店，到处摆满了美丽的鲜花，杜鹃花、山茶花、君子兰、康乃馨，陈白露朝着一片火红的玫瑰花走过去……

团团簇簇的玫瑰，在空荡而华丽的屋子里，悄悄地开放着。

夜。陈白露躺在花丛旁的地毯上，她空虚的目光朝向屋顶。在她的身边，满是撕碎的花瓣。一个声音：“竹均，竹均！”

她倏地坐起来，出人意料地，方达生正站在门口望着她。

陈白露：（站起身，仿佛不敢相信）达生，是你么？

方达生：（点点头）……

陈白露：你，没有走？

方达生：（轻轻摇了摇头）……

两个人彼此相视着，最后，还是方达生移开了视线。

方达生：（走到陈白露身边，望着玫瑰花）多好看的花！谁送的？

陈白露：（心中无限的寂寞）没有谁，我自己送我自己的。

方达生又一次盯住陈白露的脸。

方达生：（不由地）竹均，我还是想来看看你，我不明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混！（陈白露转过身去）……你不要再瞒我了，你心里痛苦！一个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是欺骗不了自己。

陈白露的背影，一声叹息：你要我干什么呢？

方达生：你应该离开这儿，你应该结婚。

沉寂。

陈白露：（微微摇了摇头）结婚……我试过。

方达生：（没有想到）和谁？

陈白露：那个人有点像你。

方达生：像我？

陈白露：嗯，像你，他是个傻子。

方达生：哦。

陈白露：因为，他是一个诗人。（她的脸上现出一丝笑意，追想地）那个人哪……他思想起来很聪明，做起事就很冲动。让他一个人说话他最可爱，多一个人谈天，他简直别扭得叫人头痛……

陈白露沉浸在回忆的遐想中。

方达生：（犹豫）你，爱他——

陈白露：（突然之间好像变得非常快乐）嗯，我爱他，他要我跟他结婚，我就跟他结婚；他要我到乡下去，我就陪他到乡下去。他说，你应该生个小孩，我就为他生个小孩。结婚以后几个月，我们过的是天堂似的日子。他最喜欢看日出，每天早上天一亮就爬起来，叫我陪他看太阳。他真像个小孩子，那么天真！那么高兴！有时乐得在我面前直翻跟头。他总是说，太阳出来了，黑暗就会过去，他永远是那么乐观，因为他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

方达生：以后呢？

陈白露：（依然微笑着）以后，他就一个人追他的希望去了。

方达生：怎么？

陈白露：（仿佛刚刚清醒过来）啊，你不懂，你不懂新鲜的渐渐会不新鲜了……我告诉你，结婚后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穷，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两个人互相觉得是个累赘。懒得再吵嘴打架，直盼望哪一天天塌了，等死……

方达生：（探询地）是不是因为你们的想法根本不一样？

陈白露：也许是吧。反正后来那根捆着我们的绳子断了。

方达生：什么？

陈白露：孩子死了。

方达生：你们就分开了？

陈白露：嗯，他追他的希望去了。

方达生：现在他在哪里？

陈白露：不知道。

方达生：他有一天也许会回来看你。

陈白露：不，他决不会回来的。他现在一定工作得很高兴。（低头，悲伤地）他早把我忘记了。

方达生：你似乎还没有忘记他？

陈白露：（肯定）我忘不了他，我到死也忘不了他。你喜欢这两句话么？“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

我们要睡了。”你喜欢么？

方达生：（没有回答她）……

陈白露：这是他写的一个快死的老人说的。

方达生：（突然地）你现在还爱他。

陈白露：（过了一会儿）是的。

她看着方达生。

方达生：谢谢你，竹均，你是个爽快人。

他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身。

陈白露：你就走吗！回去了吗？

方达生：我不打算回去了。我要留下来。

陈白露：（惊讶地）你要在这儿干什么呢？

方达生：这些日子，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在你这儿的那些天，也使我想了许多，也许……我想为小东西那样的人做点什么，（他向窗外望了望，一个昏黑的世界）我想，会有许多事可做的。

陈白露深深地对他看着，似乎要把他的样子印在脑子里。突然，她走到玫瑰花丛前，折下一支。

陈白露：拿着，送给你。也许有一天你会想起我……

方达生接过那朵玫瑰。

门被小心地开了一条缝，随即，王福升闪了进来。

王福升：（脸上堆满了笑）陈小姐。

陈白露：干什么？

王福升：(手里拿着一大叠帐单)您的帐单。

陈白露：(像曾经那样，蹙起眉)你没看见我有客么？

王福升瞟了方达生一眼，躬了躬身子，只是比那一次在走廊时，腰弯得更低，目光也更恭顺了。

王福升：是，小姐。(他停顿了一下，把那一大叠帐条轻轻放在桌子上)是这么回事儿，金八爷已经替您把帐都还了……

陈白露：(猛然一惊)金八？！

王福升：(谄媚地)金八爷他老人家让我把这大摞帐单交给您。

陈白露：(像挨了一个耳光似的，全身一颤)金八！

她的眼里在刹那间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她向方达生望去，方达生痛苦地扭过头，手里的花不觉掉在地上。

渐渐，陈白露的脸僵硬起来，变得那么冰冷，那么冷酷。

陈白露：(低声地)你出去。

王福升站在那儿，一时没有动。

陈白露：(又重复了一遍)你出去！

王福升扭身，朝外走。

陈白露：(猝然转向方达生，提高嗓音)你！你也出去！

方达生抬起低垂的头，在极度的失望中，他的嘴唇颤抖着。他向前走了一步，仿佛想要说什么……

陈白露：(爆炸似地)出去！走！我让你走！

方达生：(看着她，忽然，怜恤地一笑)好，我走了……竹均，

再见。

他走出门去，王福升紧跟在后面。

陈白露冲过去，把门“砰”地关上。她扑向桌子，疯子般地抓起那叠帐条，狠命地一下一下地撕得粉碎。

纸屑飘落下来。

最后，她徒劳地用手攥着剩下的一点纸片，揉着。手指因用力太狠而失去了血色，直至痉挛。

陈白露两手无力地垂下，木木地站在那儿。

陈白露穿上她最心爱的一身雪白的衣裙，毫无表情地坐在梳妆台前，精心地梳妆打扮。

陈白露：（端详着镜子里的这双眼睛、这张脸、这个女人，凄然地）生得不算太难看吧，人，不算太老吧……

她慢慢伸出手，拿起放在台子上的药瓶——鲁米那，她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打开盖子，倒出药片，把空瓶丢在地上。

陈白露内心的声音：“这——么——年——轻，这——么——美——”

她闭上眼睛，长叹了一口气。这是一声极其忧伤的绝望的叹息。

眼泪悄然地流下来，她端起茶杯，背过脸，把药很爽快地咽下去。

随后，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锁住。仿佛胸际有些疼痛、窒塞，她轻轻地捶着胸，从桌上拿起那本《日出》，在沙发上睡下。

她打开书页，无声地读着。

天空浩渺，那样清，那样白。

路边传来砸夯人的歌声。

领头的：（唱）颠儿颠儿走来个小姑娘啊，

（合）嗨嗨！

一双大眼儿明又亮啊，

（合）嗨嗨！

在城市街道的尽头，陈白露提着箱子从远处走来。她还是那个少女的模样，清秀、纯真，刚刚进城，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四面看着。

领头的：（唱）提着箱子上学堂啊，

（合）嗨嗨！

还是急急忙忙看新郎啊？

（合）嗨嗨！

砸夯的工人们冲着她笑起来，陈白露连忙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夯声继续着……

陈白露躺在沙发上，手里的书已经掉在地上。她闭着眼睛，生命渐渐从她的身体离去了。

窗帘的缝隙间，射进一道淡红色的曙光，照着她雪白的衣裙……

隐隐的夯声。

一望无际的田野，无边云峰峥嵘。太阳从云隙间射出金色的长箭般的光辉。

诗人惊喜的脸。

他奔跑起来，那自由自在的身影，溶进了炫目的霞光。

清晨，街上冷冷清清。

从亨德饭店后面的一个小而窄的侧门里，走出两个汉子。他们抬着一副木板，上面放着陈白露的尸体。一缕被划破了的衣裙拖在地上。她仿佛只是睡着了，她的脸依然那样年轻，那样美。只有嘴角边流出一条细细的短短的血痕——是愤怒？是悔恨？还是忘却一切的、不可言传的神秘？

路边，一两个行人停下来，向那远远的女人的尸体望了望，又继续走路了。

夯声骤起。

阳光灿烂地照耀着。蓝天澄澈。

石礅高高地腾向天空，又沉重地落到地上。一个高大壮实的黝黑的小伙子，领头高声唱道：

日出东来哟！

满天的大红来吧！

工人们齐声合着：“ 嗨嗨，嗨嗨…… ”

石礅一下下地砸下来，汗水“ 唰唰 ”地震落在土地上。

领头的小伙子：（唱）往下砸来吧，

咱们弟兄！

工人们：（合）嘻 嗨，咱们弟兄！

一浪浪低沉有力的夯歌与石礅砸地闷雷似的巨响，震动大地。

路边，密匝匝地站了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他们瞧着，听着，嘻嘻地笑个不停。

方达生站在孩子们中间，他凝神望去。他的眼睛逐渐明亮起来，目光坚定……

一盘盘石礅劈空而起，一条条粗大的绳子绷得笔直，连接工人们粗壮的手臂，一下一下，细小的石子粉碎了，土地变得那样坚实。工人们那一张张生机勃勃的黝黑的脸膛朝向太阳，汗珠反射着太阳的光辉。

石礅飞起来，中间的领头的小伙子酣畅地笑着，托着石礅。

领头的小伙子：（唱）往下砸来吧！

咱们弟兄！

石礅砸下来，随着工人们有力地喊着“嘻嗨，咱们弟兄！”深深地落在土里。

那高亢、洪亮的声音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满了世界。

于 沪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二稿

后 记

应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邀约，我与万方改编《日出》为电影剧本，我想在这里说几句话。

多少年来，《日出》这个剧本，我总以为是一九三五年写的。最近问了巴金同志，才知是一九三六年写的。那年六月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上，刊登第一幕。每月一幕，连续刊载了四个月。每到月半，靳以便来信催稿，像写连续小说一样，接到信便日夜赶写。写一幕登一幕，后来居然成为一本整戏。

当时写得很顺畅，不感到如何困难。动笔之前，有一个简略的大纲，心中早已酝酿着几个熟悉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上的横暴荒淫，在下的受尽压榨，许多残酷的事实使我思索，使我愤怒，我觉得必须打倒这个恶鬼当道的旧社会。我年轻，确实不懂革命的道理。我无能为力，只有写戏暴露它，公之于众，抨击它。我只想砸碎这个腐烂的人间，劳苦人才有出路。

那时，我不明白那种人吃人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必然产物。我只痛苦地感觉到这座箍得人透不出气的人间地狱，必须粉碎。在《日出》剧本的跋中，我引用一句古文“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我诅咒旧世界，像要嘶喊出血来。我发誓，情愿随这座牢狱的灭亡，自己与之共埋葬，不愿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继续存在。

写《日出》之前，最早从心里发作的话是：“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睡”就是长睡

不起，这个“我们”，出自陈白露口中，指的是那鬼域社会的操纵者和他们的殉葬人。我想，如果有这一天，像太阳升起似的，新的社会出现了，我将是如何狂喜，如何拥抱它，如何珍视它、保卫它！

新中国终于站起来了。人民不再受压迫，人民在搏斗中，取到幸福的现在和将来。这个胜利，是千百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得来的，是无数先烈为坚持真理流血牺牲得来的。我爱今天的中国，爱明日的中国，真诚地相信祖国有更光明的前途。

然而过去的苦日子是不能忘记的。认识了，理解了往日惨痛的历史，使我们更有决心为今天的好日子奋发图强，为来日的美好河山战斗不止。

因此，把这个剧本改编成电影，使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看一看过去被践踏的劳苦人民，过着如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日子，是一件应该做的事。

在改编为电影脚本的过程中，我仿佛又经过一次可憎恨的噩梦。同时，也感到无穷的喜悦，这场噩梦毕竟过去了，永不复返了。

改编使我逐渐回忆起更多、更远的往事。这个电影剧本把当时的社会写得丰富一些了，广阔一些了。舞台，作为表现的工具，无论怎样运用，究竟有一定的限制，不如电影灵活，那样变化万千，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撒豆成兵”。电影的天地确是广袤无边的。话剧《日出》有四幕和两个场景紧紧地箍着，在这里面，我挤进许多事与人。如今，变成电影本子，就感到松动多了。从前我在朦胧

的意识中想到过却没有地方写进去的，现在可以由我从容地展现出来。自然，任何表现的艺术都有它一定的限制，电影也不例外。它也有它独特的规律与知识，这种基本知识的作用大约就是要“电影化”。从一个舞台剧本一跃而为电影本并不是原来所想的那样容易。要“电影化”，也有个转化的过程，不是画个圈、就成一张面孔，点个点、就是一个活泼的蝌蚪那样简单。我反复想了多次，突破原来的旧框子，把舞台本的《日出》变为电影本的《日出》，倒是用了一些功夫。

这里要说明的，陈白露这个人物似乎比以前丰满了，占的篇幅多了，其余人物保存下来，又加了两三个角色。有些场面比较热闹，其中必然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那只好留待电影导演来勾勒、描写，我觉得无须在剧本上啰嗦。再有，就是剧本的夯歌，我改了一句，把原来的“要想吃饭，可得做工”，改为“往下砸啊，咱们弟兄！”当然，还有不少的改动，也可以说不少地方重新写过了。我多少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新写的戏，仍是根据我当时的生活知识。可见改编工作，也需要充实的生活。

有两个朋友读完了这个电影本子，他们都说它是个新创作，尽管主题未动，但与原来剧本的面目不相同了。他们对我说的话总是真诚的、坦率的、客观的。我也就认为这个本子不是照猫画虎，不是摆弄一点陈旧的玩意儿，冒充新货了。

我仿佛又进了一个天地。这个天地是新的，是亮堂的，是充满

阳光的。

（原载《收获》1984年第3期）